

墨

墨



# 總結工作，提高自己，迎接大經濟建設

## 談談這次中國共產黨天津市第一次黨代表會議

最近咱們天津市開了黨代表會議，什麼叫

黨代表會議？

每一個黨員的思想，迎接大經濟建設，對我們天津黨是很有必要的。

：直接由黨員中選出代表來開代

問：這次黨代表會都是誰參加？開了幾天？

是咱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在兩  
會當中的時間裏，可以按照各地  
需要，由下級黨委選派出代表開  
議，討論和決定當前的各種工作

答：參加這次黨代會的正式代表四百九十四個  
人，列席的代表二百零八人，都是由各個  
黨委、區委推選出來的。四百多個代表組  
成了二十八個代表團。大會由上月十八日  
開始，一共開了十二天，先是由市委書記  
黃敬同志把三年半工作做了總結報告，由  
市委副書記吳德同志作了提案審查報告，  
各個代表團分別討論這兩個報告，把討論  
的意見在會上作了發言，然後由各市委委  
員分別就整黨建黨、財經工作、對待資產  
階級的政策、加強區街工作等幾個問題，  
結合代表們討論的意見，做了發言，由各

答 問

3 2167 5410 5



天津爲什麼要開黨代表會議？

表會是解放三年以來天津第一次  
黨代表會議。解放三年以來，天津市的生  
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特別是「三反」、

「五反」運動以後，正走上一個新階段  
，大規模經濟建設就要開始。在這時候召  
開黨代表會議，總結一下工作經驗，提高

或俠  
長篇

# 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六集

還珠樓主著

## 第一回

大地為洪爐沸石熔砂重開奇境

天崩地裂  
劫後生靈  
飛龍舞鳳  
再建仙山

上集瀨姑仙郡二女袁星袁化米余沙余健兒等保護着芝仙芝瑪在仙禽背上剛由碧崖前飛起  
聽雷鳴地震之聲跟着崖對面左右兩朵仙雲分擁着金蟬石生和一鎗一棍飛升起數千丈高下停在  
半空金石二人各將鎗聲擊了三下金蟬玉振餘音浮漾靈空猶未停歇猛然天驚地動一變大震眼前  
所有峯巒崖嶽全都陷裂晃眼之間山鳴地怒石沸沙翻水火風雷一齊暴發偌大一變美景無邊的仙  
府除仙巔頂一處全都化為火海萬丈洪濤由地底怒湧面上加上呼呼轟轟風雷之勢猛惡非常那一  
二百座瓊樓玉宇仙館台榭連同仙府原有的無數花木也在這時突然拔地而騰高虛浮於狂風迅  
雷烈焰驚波之上這一來上面是仙雲靄靄瑞靄飄空下面是風雷捲恣水火怒溢各色劍光寶光翻雜  
交馳交錯成亘古未有之奇景休說沙米三小便是瀨姑二女袁化等修煉多年的人見了也由不得的  
目眩神搖心驚舌咋稱奇贊妙駭詫不置沙余笑對米余道昔年故山常有地震雖曾見過這等奇景但  
祇管聲勢駭人却白是白紅是紅乾淨淨的好看已極不似我們那裏一遇地震更冒黑霧

MG  
L246.46  
34

黃汗臭得人老遠聞了。都要暈倒。癩姑聞言。笑道。你們幾個小人。怎知奧妙。此景。尊者。遵照長眉師祖仙示。運用玄功。以旋乾轉坤。無邊法力。將原有仙府。重行廣大。改建與尋常地震不同。本來這裏。就是靈區仙域。無什穢污。再經過水火風雷鼓鑄。就有一點渣滓。也都吸入地肺化去了。如何會有臭氣來。祇等玉洞真人。將靈翠峯請回。五座仙府。便可出現。靈師父說。齊師叔要把整座峨眉。山腹掏空。仙府廣闊。大到三百餘里方圓。這還好似一個絕大洪爐。正在鼓鑄。山巒。陶冶。邱壑。那些沸汁。便是資料。現在還是初起。少時聲勢。更猛烈。怕人呢。你們且看當中漩窩。那些雜亂東西。不都沈下去了麼。說時。水火風雷之勢。已自蔓延開來。越延越廣。四方八面。所到之處。無論是崖壁。是石土。是山巒溪澗。全和沸湯激雪一般。挨上便即熔化崩陷。幾句話的功夫。世界條地一寬。水火忽然會合。體火都成了熔。奔騰浩瀚。展開一片通紅的火海。焰威逼人。祇管一女等精通道法。兀是熱得難耐。尤其健兒。更難禁受。通身汗流。口渴如焚。氣喘不出。二女見他人小可憐。忙道。健兒熱得難受。我們護之。仙不能過去。身旁有藥。請癩姑姊代取出來。大家吃些避暑吧。還是芝仙道法高。一點也不熱。癩姑本在二人身後。正話。瞥見芝仙。芝馬。在二女懷中。各睜着一雙碧波晶瑩的雙眼。注視着二女。益顯靈機。一面向二女身。摸取丹藥。故意失聲叫道。這火不比凡火。乃齊師叔煉煉全山金鐵玉石的乾天純陽真火。我們道。薄。如何禁受得生。發熱毒已然攻心。你將丹藥。無什用處。這却怎了。二女見他說時。哭喪着一張臉。神



情甚是惶急。自己已覺熟極。聞言信以爲真。不禁大驚。一眼瞥見衰化。由手上發出一股青氣。托住那株蔭。被十畝枝葉扶蔭的古楠樹。停身隕前。回望癩姑。三和袁星笑使眼色。心想二袁尚不畏熱。他怎說得如此利害。謝琳剛想說。丹藥頗有靈效。何妨試試。話未出口。懷中芝馬。倏地掙起。張嘴一口吐沫。朝癩姑迎面噴去。癩姑立現喜容。張口迎個正着。笑道。謝謝你的好意。這下我不熱了。謝家兩姊妹。不知蔡得住不。話未說完。芝仙似早有心。張口一股青氣。朝謝瓔臉上噴去。跟着又朝謝琳迎面噴了一口。二女原本並坐。當芝馬噴沫時。聞得一股清香。又見癩姑突現喜色。剛剛省悟。芝仙已一口噴來。當時立覺清馨入腦。通體清涼。神智益發靈明。知道得益不少。忙也相隨稱謝。癩姑隨把二女丹藥。分給衆人。忽聽衰化笑道。齊大仙姑。已用天一真水祛熱息焰。用不着了。恭喜三位仙姑。與芝仙緣分不淺。早此一會。便無此奇遇了。二女等往前一看。齊靈雲和秦紫玲。同在彌塵旛。雲幢圍擁之下。各捧着一個玉瓶。由瓶口中飛出一片濛濛水烟。在火海上。四面飛駛了兩轉。直往當中。原出現處飛去。晃眼無蹤。所到之處。炎威頓殺。烈焰也不再上騰。那烈火熔成的通紅漿汁。却由四面滾滾而來。浪駭濤驚。齊向金石。二大雲幢。前面聚攏。激成一個十數畝大的漩渦。這時仙府全區。好似一大鍋羹。得極開的沸水。又似一爐燒燦了的鐵。那火星飛濺。一片通紅。所有雜質。全都浮起。到了當中。隨漩而下。洗入地肺之內。那些沸漿。熔汁。便越來越清明。晶瑩更無絲毫渣滓。漸歸寧息。也不似前汹涌。二女便問癩姑。靈翠峯的來歷。現時後洞已閉。雲

路又經真人行法禁閉。你說那玉洞真人如何進來。癩姑道：今天事多着呢。你看先前兩次關法熱鬧。癩姑外面還有幾個極利害的仇人。想趁這時用大力。倒翻地肺。連仙府帶峨眉山。千里以內。土地生靈。齊化劫灰哩。你說妖人心毒不毒。雖然雪山頂上。我們有人制他。但是這些妖邪。都是出了名的利害。好鞋不沾臭狗屎。無緣無故。誰也不犯着他們。岳師叔和齊師叔。是至交。那靈鑿鑿。乃是宿海底萬年碧珊瑚結成。經長眉師祖取來。煉成一件至寶。中藏靈丹。和丹珠仙草。昔年曾設在日前玉清大師請客的丹台附近。爲全山靈脈發源之所。前者突然飛去。飛經東海上空。爲一水仙截住。看出內中藏有至寶奇珍。連用法術祭煉。終未得開。反損毀了兩件法寶。齊師叔因開府之後。須用此寶鑲山。知那水仙爲人孤傲。海底潛修多年。又無過惡。如若上門索討。難免爭執。結下仇怨。不願爲此傷他。後聽玄真子大師說起。岳師叔昔年有恩於他。託代轉索。那水仙恩怨分明。久欲報恩。不得機會。岳師叔雖然手到取來。但不願和那兩個老怪結仇。特意算准時辰。等老怪敗走回山。方始前來。否則早該到了。乙真人他們必已前知。到時自會放他進來的。說時。下面已成了數百里方圓。紅氤氳一片平波。漩渦也自停息。火燄漸稠。看去仍是奇熱。不可嚮邇。二女等正指湖談論間。隱聞一聲雷震。癩姑剛道：來了。忽見青井穴做址上面。一道金虹。橫天而過。往身後凝碧崖上空飛去。跟着飛落下一個羽衣星冠。周身金光護影的仙童。癩姑忙喊：岳師叔。怎這時才來。二女等見那玉洞真人。三尊劍眉星目。丰采奕奕。左手持有一件八角形的。

法寶。放出敕許方圓。一股紫氣。上面托住一塵玲瓏剔透。這體碧綠晶瑩。四外金霞環繞的翠玉孤峯。右手拈着靈訣。指定頭上。緩緩降落。神情莊嚴。目不旁視。看夫謹慎已極。降離大海文許。便即停住。同時。儘量大師。屠龍師太。也由左近仙館後現身。迎上前去。各由手上。放出一道金光。將翠峯托住。玉洞真人。岳韓。忙將左手寶物撤去。略爲歇息。重將那八角形的金盤放出。這次改上爲下。不在手內。到了空中。翻轉。仍發出一股紫氣。與神尼優曇。屠龍師太的金光。上下一合。圍擁着那峯。緩緩前浮。到了兩朵雲幢前面。輕輕落下。沈約三數丈。地底一聲雷震。便即矗立火海之上。不動。真人大師。也將法寶金光撤去。一同飛向左近仙館而去。跟着地底殷殷雷鳴。密如貫珠。火海中漿汁。也漸漸凝聚。不消片時。便和凍凝了的稠粥濃膏相似。火氣也漸消滅。二女等暗忖。本來仙景多好。經此一番地震。地面雖大出好些倍。原有的峯巒邱壑。全都毀化。祇花木還在。莫非這數百里方圓。一片空場。祇修建上五座洞府。氣象自是雄曠。那有原來好看。正尋思間。忽見儘前頭。那凝聚的火海。碎漿平面上。突然拱起了五個大泡。每泡大均百畝。相際約有一二十里。甚是整齊。跟着周圍零零碎碎。又起了好些長短大小不等的漿泡。隨聽金鐘二次響動。左右各地。棋布星羅。也有無數其形不一的漿泡。相次湧現。顏色也逐漸轉變。不似先前火紅。鐘聲響過。玉簪又響。峨眉門下。男女弟子。忽然各按九宮八卦五行方位。一齊現身。當地震初起時。衆弟子各在方位上。伏着本門靈符。隱護身形。祇將各人法寶靈劍。放出。排盪水火風雷。相助師長收功。滿空五彩。

華交織。並不見人。這時大功告成。突然出現。本來個個仙骨。資稟深厚。因值開府盛典。妙一夫人。又各賜了一身仙衣。冰綃霧縠。霓裳霞裾。與羽衣星冠。雲肩鶴氅。交相輝映。越襯得容光照人。儀態萬方。丰神俊逸。英姿出塵。休說與峨眉兩輩交好的來賓。見了稱贊。便是那些心藏叵測。懷仇嫉忿的敵黨。見了這等境界人物。也由不得戒心大起。詭謀潛消。有的祇是知難而退。不敢再有妄動。安安分分。靜俟會後各散。有的竟由此一舉。頓悟邪正之分。不但不敢再存仇視。反到心生嚮往。恨不能當時歸附。以求正果。這類知道戒懼感化。暗中立誓。棄邪歸正的。竟佔了一多半。這且不提。衆門弟子一現身。神馳乙休。窮神凌薄。百禽道人公冶黃。赤杖仙童阮糾。追雲叟。白谷逸。矮叟宋梅。神尼優曇。屠龍師太等。八位前輩。上仙也各自八卦方位出現。乙凌白朱四人。首用千里傳音。朝衆弟子傳示。嘴皮微動。將手一揮。衆弟子立即依言行事。八方分佈。如法施爲。各將靈符化去。仙府原有那些琪花瑤草。嘉木芳卉。本經衆仙。施展法力。連根帶附着的泥土。平空拔起。附在那一二百座仙館臺榭的平台雲壁之上。一經施爲。紛往下面降。那冒起來的許多漿泡。也繼長增高。越來越大。除當中最後面。先起五泡。祇往生長。看不出是什形相。其餘者漸現峯巒巖嶽之形。地面却漸漸往下低去。有那斜長形的漿泡。長着長着。波的一聲。清脆之音。突然破裂。當中立現一道溪澗。清泉怒湧。流水潺湲。跟着移形換景。現出淺岸幽巖。那些花草樹木。自空下墜。全落在這些成形漿泡上面。晃眼山青水碧。花明柳暗。清麗如畫。約有個把時辰過去。祇眼前十里。法

圓一片。直達當中一個未現形相的大泡。仍是空蕩蕩的廣場。餘者已是峯巒處處。澗谷幽奇。還有四個大泡。已被高峯危崖擋住。彷彿換了一個境界。又似適才是在作夢。地皮全都堅凝。當中一條晶玉甬路。猶是朱紅顏色。兩旁已被碧草勻鋪。那有絲毫劫後形跡。衆人見乙凌等長幼羣仙各自御空飛行。四下迴翔。每到一處。那漿沸燦結的地面。晃眼便現奇景。各仙館中的賓從。全都凭欄眺望觀賞。互相笑語指點。各現贊羨容色。一會功夫。相繼洗降。各擇景物佳處。矗立其上。不再浮起。正在互贊神妙。矮叟朱梅忽然飛來。笑向衆人道。事情已完。袖府將開。地面已然復舊。你們還懸在空中。呆望則甚。這株老楠樹。可移植到仙巔頂上去。現時更無他變。樹穴內有禁法封閉。靈峯飛回。此間地脈。俱都通連。外人不能穿行。二芝却可任意遊行自在。不足爲慮。你們幾個未領衣冠的。快些將樹植好。趕往洞後。等衆弟子行法完畢。隨同排列吧。袁化等本門弟子。聞言大喜。忙拜謝領命。由袁星將芝仙翼過。同了三小。托着楠樹。往仙巔頂飛去。施爲不提。朱梅又向癩姑笑道。你這小淘氣。怎不隨去。你師父打算休你哩。不趁此時熱頭上。找個着落。留神日後。無人收你。癩姑聞言。心中一動。趕急恭身笑問道。矮師伯。莫拿小輩開心。師父爲什麼要休我。我沒犯規條。說什麼也不行。一言未了。屠龍師太忽然飛來。癩姑忙喊師父。怎不要我。屠龍師太對朱梅道。你還是老長輩。總這樣嘻皮笑臉。朱梅笑道。不是你說的麼。我賭你還要他當徒弟才怪。屠龍師太道。你和白矮子。向例不說好話。各自讀吧。我師徒還有話說呢。朱梅笑道。難爲你們師徒三人。這批

尊容。怎麼配的。也捨得分開。小瀨尼。我是爲你好。你師父休。你無妨。那把屠龍刀。却要過手來。莫被別人得去。屠龍師太。正要答話。朱梅已自飛去。隨告癩姑說自己適見妙一夫人。得知齊師叔。開讀師祖玉篋仙示。內中附有賜給自己的靈丹。服後不久。功行便即圓滿。因念師恩深厚。欲令眇姑承授本門衣鉢。癩姑重返師門。拜在妙一夫人門下。已然議定。命癩姑速隨二袁。同由新建立的仙府入內。更了新衣。準備少時。隨衆排班參拜。癩姑聞言。不禁悲喜交集。又想起朱梅所說之言。知那屠龍刀乃本門至寶。定連衣鉢。齊傳眇姑。明索十九不與。推說師恩深厚。不捨離開。如說重返峨眉。師姊還是大弟子。怎單將弟子去。隨說便落下淚來。屠龍師太正要曉諭勸說。眇姑忽也飛到。對癩姑道。你不必如此。那屠龍刀。我請師父賜你好了。屠龍師太道。癩兒重返峨眉。不患無有奇珍。此寶你日後却少他不得哩。眇姑稽首說道。師恩深厚。弟子刻骨銘心。但是宋師伯。既懇懇爲此專提醒。必於師妹他年。安危有關。禦魔全仗自身功力。修爲不在法寶。時已不早。請師父賜給他嗎。屠龍師太微一點首。由懷中取出一把形如月牙。碧光耀目的環刀。遞與癩姑。癩姑素覺眇姑面冷。不甚投契。見他慨然以至寶相讓。好生內愧。堅辭不要。眇姑祇看住他。也不再說。癩龍師太道。你還不知我和你師姊的性情。既已出口。永無更改。不過他將來。道高魔長。性又孤高。無什同道。你爲人隨和。到處皆友。務念同門之情。不可大意。固然他道心堅定。終可無害。到底少受苦難。時已不早。速速去罷。說罷。不俟答言。開了眇姑飛去。癩姑知道再推便。祇得收了。當二袁去。

時二女癩姑已雕鵬飛起。四仙禽也隨往。仙籟頂上飛去。屠龍師徒走後。二女向癩姑致賀。癩姑苦笑道。我師父都不願要我。有什可賀之處。這一來。弄巧小差。山去不成了。前說的話。仍請留意。就不能親往約你。也必以法寶通知。會後得空。再相見吧。說罷。別去。二女蓋到地上。再看場上。地底殷雷之聲。早已將佈置就緒。所現景物。比日前仙府。還要美秀靈奇。祇是地方太大。祇前面小半。林木繁森。花草羅列。後半祇管泉石清幽。山容玉媚。却不見有草木花卉。兩朵雲幢後面的。第一個大漿泡。也長到了分際。不再上湧。看去恰似一個長方形。前低後高。大約百餘畝的。大水晶罩子。本就浮光耀彩。再被無數仙館樓台。祥氛瑞靄。映射上去。越顯光怪陸離。奪目生花。二女才知那是五府中的太元仙府。適才果非地震。乃是運用玄門妙法。將全景整個化去。將山石泥土。與地底五金寶石。融冶一爐。成了漿汁。再照原景。損益增建。廣大好些倍。重又造出邱壑泉石。端的功參造化。法力無邊。本來五府洞府。有三座俱是玉質。祇不知他重行毀了。再建沒有。正尋思間。忽見空中飛翔的諸位長老。齊往右面峯腰。靈嶠諸仙所居仙館平台上飛去。衆弟子也分成兩行。齊往當中晶罩之後飛去。跟着癩姑。袁星。袁化。沙余。米余五人。相繼飛過。却不見健兒在內。猛想起健兒并非峨眉門下。適才見他。隨衆同往仙籟頂時。曾和沙余耳語。面有憂色。許是想一同混進去。吃二袁阻住。留在楠樹穴內。這黠小人如此向道。實是可憐可愛。正想前去。看盤女。颯崙石玉珠。忽然飛來。笑道。二位姊姊。葉島主喚你呢。二女隨他來路一看。因是開府期近。乙凌等八

位長老。連同靈嶠諸仙。爲使來賓得飽眼福。特意把這些仙館樓台。降落在兩旁峯崖之上。都是舉目可及。這時金鐘島主葉續。楊瑾。手邊老尼。和門下五女弟子。俱集在一起。凭闌觀望。二女忙隨石玉珠。飛身趕去。葉楊二人。同笑問道。你兩姊妹真淘氣。差點沒被冷雲仙子余嫺攝走。如何你們還要多事。代人守護芝仙。別人都有事走了。還捨不得回來。半邊老尼。望了二女一眼。微笑道。他兩個且乖巧呢。千年靈物。多知報德。你看他們這雙眼睛。可知沒有白出力哩。葉楊二人聞言。仔細向二女臉上一看。果然自有靈光。神采益加煥發。葉續首先笑問道。芝仙給你們吃了什麼東西了麼。二女笑答沒有。祇噴了一口青氣在臉上。怪香的。當時覺得頭目清靈。通身舒暢。莫非這也得了益處。隨說。又雙雙笑道。我們還未向武當老仙師拜謝哩。真個荒疎。如不是那法寶。差點沒給賊道姑的氣球裝走。說罷。雙雙拜了下去。半邊老尼拉起笑道。小小年紀。不可出口傷人。你休看輕那口青氣。以前芝仙未服濟道友靈丹。尚無現在功力。爲藏金蟬不殺之恩。祇給他雙目舔了一下。便能透視雲霧。辨晰幽隱。如今芝仙。功候大進。這口青氣。乃他本身元精所化。常人略爲沾潤。便可起死回生。况你二人美質。又是嘗齋噴來。別的益處不說。單這一雙神目。便不是妖烟邪霧。所能隱蔽了。如非你緣福深厚。那有這等奇遇呢。二女聞言。好生忻喜。便問葉楊姑。怎不和靈嶠諸女仙一起。仙府開時。是什麼狀。怎的佈置已完。遲不開出。葉續道。看你們問這一大串。我懶得說。自問楊姑去吧。二女又問楊瑾。楊瑾朝半邊老尼看了一眼。笑道。因爲半邊大師。不喜人多。所以



我們陪同來此。你當仙府容易開建的麼。休說急物。好些沒有增建齊全。便是當中那座太元仙府。一切陳設部署。也還有不少事做。本來辰正起始。要到次日午正。才是正經宴會仙賓之時。祇爲此是千古未有之奇。不論何方道友。俱欲目覩盛況。主人又是門戶廣大。一體迎待。所以都是在期前趕來。經過詳情。千頭萬緒。也說他不完。按說此時。已可開放。因有妖人猖獗。暗下毒手。祇管防範周密。內外俱有能者。仍不免吃他用法寶將地底靈脈。毀了一處。爲欲一勞永逸。不得不運用仙法。修復。現在自掌教真人以下。俱在裏面。合力施爲。你們祇見靈翠峯上。放出異香。隔三求敲鑼擊磬。仙府便是開放。那還祇是本門中人行禮參拜。事完才得赴會呢。你師父也在裏面。你忙作什。適才間中推算。你二人少時又啓殺機。可是仙府連日。應有阻難剝葛。俱已過去。又似不應有事發生。葉姊姊恐是今日肇因。事却應在將來。你姊妹一雙兩好。容易惹人注目。今日外客中。有不少異教人物。均是能者。你姊妹不日便去小寒山。至多三年。便要下山行道。何苦樹敵。多結仇怨。恰值半邊大師。想看你。爲此將你二人喚來。最好就隨我們在此。靜候少時。一同設禮罷。半邊大師接口說道。道友雖然知機。貧尼却不如此看法。他二人緣福根基。俱都深厚。肩間雖隱有煞氣。但於他本身無害。迺聽靈籙廿丁二位道友。和崔五姑商量。開府以前。還有好些新鮮花樣。你看他三人。學道多年。祇恐童心。比小徒們還盛。初次出山。難得遇到了這樣空前盛況。我看就由他去吧。如真將來。有什糾葛。貧尼師徒。決不置身事外好了。葉楊二人。原因半邊老尼。未來以前。便

有人告知。二女不久。要樹一強敵。敵人恰與李邊老尼有點淵源。知道老尼難惹。難得對二女格外垂青。當贈二女法寶之時。便打算將機就計。後來二女走後。偏巧鄭顯仙。因老尼神情傲兀。語氣中隱含譏諷。葉揚二人。看出老尼不愛理人。恐生嫌隙。借詞將他師徒。約了過來。就勢喚回二女。明知事有定數。辯阻無用。本心就想引他吐口。不料才一開端。老尼便攬了過去。心中暗喜。立合二女拜謝。二女自得法寶。脫離對老尼已經大改初念。起了敬意。聞言會意。早不等招呼。雙雙拜將下去。其實半邊老尼。道法高深。精於前知。對於二女。也是別有用心。祇當時這一着。因是愛重二女過甚。以爲自己。向不須人相助。將來既有用人之處。自應施惠於先。以便到時。出諸自願。免受對頭譏笑。沒有在意。脫口包攬下來。等日後發覺。才知上套。無奈話已出口。說不上不算了。此是後話不提。當時笑將二女拉起。慰勉了幾句。武當五女弟子。本就心愛二女。意欲結納。又見師父飯例。對外人加恩。情知必非無故。二女又極喜交友。更愛五女。個個生得靈秀美貌。答完了話。便湊向一起說笑。親近起來。互談近况。和適才癩姑應敵時。許多笑話。正在興頭上。照胆碧環錦髮。忽道。二位姊姊快看。諸位老前輩。剛由下面。行法部署完畢。怎又飛落場中。連靈嶠仙府。諸位女仙。也在。一起。真是師父所說。走出竹籬花樣。吧。衆人回望。前面廣場上。神龍乙休。怪叫化凌潭。追雲。更白谷逸。矮叟。來梅。神尼。覆臺。屠龍師太。百禽道人。公冶黃。玉洞真人。岳龍。白髮龍女。雀五姑。青囊仙子。華蕊蕊。玉清師太。鄭顯仙。還有天慈。靈嶠仙府。赤杖仙童。阮糾。甘碧梧。丁孀。尹松雲。管青

衣。陳文璣、趙蕙等師徒男女七位地仙，正同向廣漠空中飛落。益神氣似已議定有什舉動。落地之後，衆仙便自立定觀望。祇乙休一人向前走去，緊跟着兩邊峯崖，各仙當中，又飛落了十好幾位仙賓。二女好些俱未見過。經石玉珠張錦雯，一一指說。那後飛落的，乃是女神墨易靜之父，海外散仙烏周全、子崔海客、滇池香蘭洛寧一子、蘇州天平山女仙雲霜鬢、南海磨球烏離朱、宮少陽神君等。

靈子也在其內。此外祇有最後飛落的兩人，同穿着一身黃麻布的短衣，看去祇是中年鬚面如紙白，最奇是也和二女一樣，是孿生兄弟，不但形貌如一，連舉止動作俱都一樣。

前趕到，衆人都不認得。祇摩雲翼孔凌霄，想起十年前，踏過大庾嶺時，曾見這兩人，在一山僻地方，糾合七八個村人，在織魚網，也因見二人孿生異相，看了兩眼。此時祇當是兩個尋常村人，後雖想起，二人人生就一雙金黃色眼睛，暗無光澤，所結的網，廣被數畝，還未結完，覺着奇怪，想過也就丟開，不曾在意。不料竟是有道之士。這兩黃衣人，由斜對面一所小亭舍中飛落，也不與衆合流，單獨立在一邊旁觀。看藏靈子好似對他有意神情，石玉珠最是好奇喜尋，因兩黃衣人，平空飛墜，隨身不見雲光，又不帶有邪氣，看不出是何路數，正想去向師父請問，忽聽空中一聲雷震，急急回看，滿空光霞灑灑中，金石二人立身的紫雲前面，突現出一座紅玉牌坊，長約三十六丈，高約一半，坐分五個門，一色朱紅，晶瑩灑灑，道體渾成，宛如一塊天生整玉，祇管巧奪天工，却不見絲毫雕琢接筒痕印，當中門樓之下，有一橫額，上

鑄大靈仙境。四個大約丈許的古篆字。字作金色。一時朱靈麗霄。金光映地。纏得仙府分外莊嚴。高皇仙都二女。見衆仙俱集。底下新奇之事。還多。忙向葉揚等三人說了。約同張錦雲。孔凌霄。林綠華。石明珠。玉珠五人。一同趕去。石玉珠等因先時師父不令離開。不料二女一說便允。二女又直催快走。不暇再問。匆匆同往場中飛落。這時各仙館中。長幼外賓。又飛落了二三十位。地既寬大。來處相隔又遠。多半俱在四下圍觀。站在當中一齊的。仍是先來乙凌龍仙。與後添的易周。和寧一子。衆人知道那紅雲牌坊。未開府前。乙休便帶了來。爲顯神通。故作驚人之筆。也沒和妙一真人商量。一到便將凝碧崖前。上空雲路開通。連上洞均整個撤去。展開了十來里方圓雲空。另用七層雲帶。將上下遮斷。等到將紅玉牌坊建好。因仙府諸長老。說起五府未闢前數日。正是多難之期。茲事體大。不可大意。敵人利害。中間又須發動水雷。重行鼓鑄峯巒。陶冶邱壑。就說道術神妙。防備周密。可以無害。妖人刁狡無恥。敗時。希世奇珠。當初海國水仙。採萬年紅珊瑚。煉鑄此寶時。和本府靈翠峯一樣。不知費了。也用至寶換來。得之不易。萬一妖人情急時。有什殘毀。不特可惜。反負道友這番盛情美起。開府時再行建立。乙休先還持強。不肯撤去。力說自己。早已算就。來敵中祇一血神子。扎手極樂童子。到時趕來。用先天太乙神雷。合力除他。決可無害。自己既代了主人。洞開門戶。自然身任其難。不令妖人。妄越雷池一步。後來還是妙一真人。知他性情古怪。這等勸說。據用。笑說此時仙府景物。雖也

不差。終嫌地太逼仄。不稱此寶。與其先立在此。使外人笑我。受了厚禮。立即賣弄。轉不如等到五府宏開。當衆出現。既可使他們見識道友法力高深。又爲新居生色。豈非絕妙。乙你明知衆人說得極是。祇爲與白朱二老。關口已慣。不願輸口。故意執拗。等妙一真人一勸。立即乘機應諾。撤去這大才座。堅硬之物。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一聲雷震。萬道霞光。突然建立。適才又有水火風雷之劫。事前不知隱藏何處。說現便現。遠近羣仙目覩的。十有八九。竟沒看出他的來路。就那看出的幾位。如神尼優曇。屠龍師太白。凌崖。以及靈嶠諸仙。寧一癡靈等二十餘位仙人。見這等神速靈妙。也都贊佩不置。衆仙賓正觀賞稱道間。凌潭回顧癡靈子。和少陽神君。并立一處。談說忙喊道。癡矮子。剛才靈嶠諸位道友。說這裏新建出來。地方大。景致少。想給主人添點東西。由這廣場測後面。看少什麼。添什麼。你看駝子。多人講露臉。你當教祖多年。不似我這窮叫化。才當了三天半花子頭。你說送人。連自己衣食。還顧不過來呢。你打算送什麼。說吧。這不比世人。新屋落成宴客。須得主人親自招呼。莫非你非覓了主人才獻不成。癡靈子道。凌花子。你已創立教宗。還是改不了這張貧嘴。一點修道人的氣度。身分都沒有。真可謂是甘居下流。不顧旁人齒冷。無怪峨眉發揚光大。你看齊道友。平日今時。那一樣不叫人佩服。豈似你們這樣。連說話都惹厭的。朱梅道。癡矮子。我如不和凌花子。站在一處。也不多心。你說他。我不管。爲什麼要加們字。癡靈子微笑道。這話還便宜你呢。凌花子不過說話討厭。人還陽分可交。不似你和白矮子。又討厭。又陰壞。知道駝子吃激。

故意僵他。往銅椰島去惹禍。自己却三面充好人。我聽說日內癡老兒。便要往白犀潭赴約。駝子夫妻敗固是不了。就勝也有後患。看你將來。怎對得起朋友。朱梅方說。這個不用你多心。憑駝子決吃不了人的虧。當是你麼。凌渾道。兩個矮子也要鬪嘴。你們到是有東西。送主人沒有。誰要拿不出新鮮物事。把我這根打狗棒借他。藏靈子冷笑道。你不用巧說僵我。我知兩矮子在紫雲宮。混水撈魚。得了好些砂子。那本是峨眉門弟子之物。再還給人。有什希罕。齊道友千古盛舉。又承他以謙禮相邀。我早備有微意。已將紫達木河三道聖泉。帶了一道來。總比你們這些慷慨人之慚的。見點誠心吧。這句話一出口。衆仙俱知那三道聖泉。藏靈子看得極重。他和峨眉。又無深交。并且門人還有殺徒之恨。就說前仇。已經乙凌二人。上次化解。妙一真人。優禮延請。謙以自牧。藏靈子素來性傲。不肯服人。怎會如此割愛厚贈。除已知用意的有限幾人。俱都驚訝。凌渾笑了笑。方要答話。乙休忽道。你們要貪嘴。有什麼意思。還不快看靈嶠諸仙妙法。說時。阮甘丁三仙。已然預計。命陳文璣。管青衣。趙薰三女弟子。如法施爲。三女領命回身。立時足下雲生。同時飛起。各將肩挑花籃。取持手內。分着三路。由紅玉牌坊前起。始沿着各處巖峯溪澗上空。緩緩飛去。花籃中的花子。俱似微雨輕塵一般。不時向下飛落。當地震時。除仙籟頂一處。兀立火灘之中。不曾崩陷。外。裴芷仙。章南姑。米明孃等。所掌仙廚石洞。因是存儲款待仙賓酒食之所。也由米明孃爲首。用妙一真人靈符。將全洞室。拔地飛起。等地皮略爲堅凝。復了原狀。便移住纔雲澗。故址東面。新建危崖之後。美華

君帶來的。那些化身執役仙童的花木之靈。氣候淺薄。禁不住那大陣仗。也都藏身在內。靜俟後命。陳文璣等三仙。眼看快要繞遍全境。飛到盡頭。這些執役仙童。倏都出現。往五府後面的山上飛去。三女看出用意。沒到後山。便自飛回。神尼優曇笑道。想不到瑛姆師徒也如此湊趣。這些已成氣候的花木菓樹。我們稍爲助力。每株俱能化身千百。仙府前面。本多嘉木美樹。瑤草琪花。祇嫌地方太大。倉卒之間。不夠點綴。如從別處移植。當時又來不及。今有許多天府仙葩異種。再加上許多珍奇道靈的花木菓樹。越發錦上添花。十全十美了。貧尼對齊道友。無可爲贈。且送少許甘露。聊充催花使者罷。藏靈子聞言走過。正要答話。先是陳文璣。管青衣。趙蕙。三女仙趕回。向師覆命。跟着姜雲君。由後山前現身飛來。見面便向優曇大師行禮。笑道。那些花木之精。本在東洞庭生根。後輩起初憐他們。祇探日月風露精華。而不害人。小有氣候。頗不容易。又值齊真人。開府盛典。初意他們。俱有幾分靈氣。種植在此。既可點綴仙山。權當微禮。又可使他們免去許多災害。一舉兩得。本來爲數甚多。因料仙府花木必多。恐難容納。特選帶了一少半。適見仙域廣大。頗有空隙。爲期全盛。祇得令其各盡功力。化身培植。此事自是賤賤元氣。雖然仙府地氣靈腴。易於成長復原。暫時受創。終且大益。但是家師和妙一夫人。適才談起他們區區草木之靈。尙知自愛。連日服役仙賓。也頗勤勉稱職。事後無賞。轉使有所凋殘。未免孤負。知道大師玉瓶中。藏有甘露靈漿。青海教祖。此來又攜有靈沙聖泉。欲請加恩。錫以膏露。俾得即時復原榮茂。於開府之時。略增風華。不知尊

意如何。優曇大師。知道瑛姆師徒。是因自己玉瓶中甘露。所帶無多。遍洒全山花木。雖足敷用。終不如悉數灌注在這些靈木身上。可使得到大益。惟恐兼作催花之用。靈木沾潤無多。而那些靈嬌仙葩的種子。如無靈泉滋潤。又難頃刻開花。終年不謝。恰巧藏靈子心感三仙。前斬綠袍老妖時。許多留情關注之處。久未得報。又以大劫將臨。非有玄真子妙一真人夫婦等。峨眉長老。出力相助。難於脫免。平日性傲。恥於下人。路數不同。正苦將來無法求助。不料妙一真人竟命門人。親往送東。延請觀禮。詞意更是謙冲。不禁又感又佩。又喜。正合心意。竟把守了多年的三道地脈靈泉。用極大力。帶了前來。藉以結納。并爲他年萬一之備。身帶靈丹又多。正好挹彼注茲。所以姜雪君。如此說法。便笑答道。這些靈木。原本不應孤負。時已不早。就煩道友。大顯神通。以靈泉澆灌。那些仙府奇花。貧尼去至後山。助那些花木菓樹成長。就便令他結點菓實。與諸位仙賓嚐新吧。藏靈子道。柴達水河靈泉。不與本源相接。固然不用。終不如源遠流長的好。但是仙府全境。山巒溪澗。均經仙法重行鑿鑄陶冶。地脈暗藏禁制妙用。與凡土不同。不是外人。可得穿通接引。適聞李謝二位道友。鎮壓地肺。不知專完與否。來時泉源。已由荒山引到山外。祇限雷池之隔。可請李謝二位。指一泉路。與外道連。一勞永逸。行法時。也方便些。姜雪君知他用意。笑道。李謝二位真人。已早畢事。現在正面中元仙府以內。與齊真人等相聚。家師與妙一夫人等。仍在太元仙府聚談。來時妙一夫人會說。教祖盛情可感。已將數千泉脈舊參。不特源遠流長。無須竭澤而漁。異日雙方音聲如



對尤爲絕妙。特令轉告本府地脈中樞。便在靈翠峯下。已由極樂真人。留有泉眼。通向府外。飛瀑之下。與教祖所穿泉路相連。而此峯又是長眉真人鎮山至寶。中藏無數妙用。道友祇須將泉母。由峯四角。離地九丈三尺。第四洞眼之中。灌入內裏。自會發生妙用。內外通連。用時再向東方。斜對第三穴中行法。便可隨意施爲了。藏靈子一聽。這等天機玄秘。最難推測。家之事。分明又被識透。越發愧伏。旁立人多。恐被聽出。略爲稱贊了兩句。便掖言行事。走向靈翠峯前。仔細一看。果然仙法神妙。不可思議。隨照所說。把身後措的一個金葫蘆取下。手指靈訣。施展法力。將峯孔中一指。立有一股銀流。其激如箭。由葫蘆口內飛出。射向峯眼中去。衆人見那葫蘆長才一尺二三。泉母未射出時。看去似并不重。及至銀泉飛射。立時。洪洪怒響。長虹一般。接連不斷。往外發射。藏靈子那大法力。雙手捧持。竟似十分吃力。一點不敢鬆懈。凌渾在旁笑道。藏靈子。真虧你。大好遠。把這多水。措了來。要差一點。賠了自己一份家私。還把背壓折去。給乙駝子。當徒弟。徒孫。才冤枉呢。仙府都快開了。種的仙花。連葉還沒見一片。靜等澆水。你不會留點。少時再往峯裏倒嗎。藏靈子冷笑道。凌花子。你知道什麼。隨便胡說。說時。場上諸仙。都已有一多半。隨了優曇大師。越過當中三座仙府。往後山飛去。二女等。覺着藏靈子。水老放不完。也都趕往。姑射仙林綠華。生平最愛梅花。見衆木精。仍是仙童打扮。一個個疎落。分立山上下。見衆仙到來。紛紛拜倒叩謝。却不開口。玉清大師。恰在身旁。笑問那幾個是梅花。二女也具有愛梅之癖。也搶着指問。玉清大師道。你們看那穿

碧蘿衫。和茜紅衫的女童。便是綠萼梅。與紅梅。謝琳笑問。那肩披鮫綃雲肩。穿白紵衣。長得最爲美秀。出塵的。想必是白梅了。謝璽又問。有墨梅異種沒有。玉清大師道。怎麼沒有。祇得一株。那和兩株荔支。附近的。便是。除却穿紫雲羅。腰繫墨綠絲縵。是增城掛綠外。凡是女裝的。都是林道友的。華宗處士的。眷屬。有人惹厭。不必問了。看姜道友。和家師行法吧。二女聞言。也未留意。身後有人走來。祇見姜雪君。朝男女諸仙童。右手一揮。左手一揚。立有一片五色烟雲。把空山籠罩。優曇大師。隨由身上。取出一個玉瓶。手指瓶口。清香起處。飛出一團白影。到了空中。化爲靈雨霏霏。往上飛洒。約有盞茶光景。雨住烟消。再看山上下。男女仙童。全都不見。前立之處。各生出一株樹秧。新綠青葱。土潤如膏。看去生意欣榮。十分鮮嫩。孔凌霄笑告林綠華。如非仙家法力。似這一點嫩芽。間隔又稱。要等成林。開花結實。不知要等幾年呢。謝璽道。就這樣。恐怕也祇開花結果。要想一株株長成大樹。也恐不是容易吧。一言甫畢。眼看那些樹。漸漸發枝抽條。越長越大。轉瞬便有四五尺高下。枝葉繁茂。翠潤欲流。姜雪君道。這樣漫長。等得多麼氣悶。我再助他一臂吧。隨說。正要拈訣施爲。優曇大師。笑說無須。這裏地氣靈腴。使無甘露滋潤。法力助長。也能速成。此是靈木感恩。欲求極盛。加意矜持所致。好在爲時有餘。藏道友尙未施爲。少時與各地仙葩。一齊開放。一新眼目。也是好的。我們回去吧。說完。衆仙便往回飛。二女和林綠華。俱因愛梅。心想相隔前面過遠。少時祇能遙觀。這梅花中。有好些俱是異種。商量看到極大結實。差不多到了時後再走。張錦雲。孔凌霄。與

石氏雙珠。同具愛花之癖。見三女不走。也同留下。那些梅樹。也似知道有人特爲看他。故意賣弄精神。比別的荔支。枇杷。楊梅。玉蘭之類。長得更快。晃眼樹身便自合抱。一會越長越大。綠葉並不凋落。忽變繁枝。衆人知道。樹葉已盡。花蕊將生。又喜又贊。在花前來回繞行。指說贊妙不絕。二女更喜得直許願心。催花快開。幾朵好的。大的。奇的出來。我們觀看。日後我如成道。必對你們。有大好處。張孔林石五女。見三女穉氣憨態。純然天真。又笑又愛。正互相說得高興。忽然身後怪聲同說道。你們如此愛梅。可惜所見不廣。這有限數百株。尋常梅花。有什希罕。西嶼巖絕頂。銀蟾湖兩孤島。有萬頃荷花。四萬七千餘本。寒梅。其大如碗。四時香雪。花開不斷。爲人天交界奇景。你們會後。可去那裏。一飽眼福便了。衆人回頭一看。正是先見那兩個不相識的黃衣人。尙在旁觀。還未走去。這一對面。越看出這一對孿生怪人。異樣。聲如狼嗥。旣極刺耳。面上白滲滲。通黑一點血色。眼珠如死。毫無光澤。板滯異常。鬚鬚却和金針也似。長有尺許。根根見肉。又黃又亮。穿的黃色短衣。茸絲非麻。隱隱有光。神態更做兀可厭。二女先見他。隨衆同來。二人單立一處。默無一言。也無人去保他。心本鄙薄。這時聽他。突在身後發話。武當五女。見多識廣。雖也厭惡。却知不是庸流。未便得罪。姑射仙林綠華。正想婉言回絕。謝璫已先搶口答道。誰在和你說話呢。梅花清高。就爲他鐵幹繁枝。凌寒獨秀。暗香疎影。清絕人間。不與凡花俗卉。競豔一時。所以清風高節。冠冕羣芳。如要以大爭長。牡丹芍藥才大呢。你把他開在這梅花樹上。成了無數纖弱柔軟的花朵。爛糟糟擠滿這一樹。看

是什麼樣兒。真看梅花。要看他的冰雪精神。珠玉容光。目遊神外。心領妙香。不在大小多少。那怕樹上祇開一朵。自有無限天機。不盡清楚。如真講六牛才大呢。謝璽也插口笑道。你兩個枉是修道人。既在此作客。不論是人請。是自來。修道人總該明理。打扮吧。像個鄉下人。衣冠不整。便來赴會。我們素昧平生。要請我們看花。應該先問姓名。不該在人背後。隨便亂說。說得還不客氣。又是假話。你既沒問我們姓名。我們也懶得問你。祇是一樣。你家既有那好那多的花。為何還和我們一樣。守在這裏。等開花結蕊。出家人不打誑語。看你二人這一身。也許不是釋道門中弟子。所以隨便說誑。你莫看凌真人穿得破。一則人家遊戲三昧。自來隱跡風塵。故意如此。二則他是一派宗祖。你們如何能和他比。再說人家祇穿得破。也是長衣服。沒像你們短打扮呀。怪不得一直沒人理你們呢。謝玲又道。按說彼此都來作客。我姊妹至多不理你。不應如此說法。但我們也是為好。想你二人能夠守到開府。福緣實是不小。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應該從此向上。免得叫人輕視。你們要是好人。仙府眼前。多少位上仙。那個不比你們高強。如肯虛心求教。要得多少益處呢。至少也和我姊妹一樣。交下多少朋友。豈不是好。這一身打扮。跟臉上神氣。先就叫人惹厭。還要說人所見不廣。梅花都要生氣。不肯先開。連我姊妹。都看不成了。多糟。武當五女。見二女。你一言。我一語。毫無遮攔。信口敷衍。兩黃衣人。仍是不言不笑。默然難測。知道不妙。連和二女使眼色。全不肯住。正在暗中。懸心戒備。忽聽兩黃衣人。死臉子一洗。朝二女剛說得娃娃兩字。忽然回身便走。也沒見用

遁光飛行雲眼功夫再看便到了十里外廣場之上。竟沒看出他怎麼到的。料知不是奸相與二女已然惹事。看神氣明要變臉。祇不知他何故突然收鋒。反似受驚遁走。俱覺奇怪。回望那數百枝梅花樹。已然大有數抱。長到分際。枝頭繁蕊如珠。含苞欲吐。紫姹紅嫣。妃紅儷白。間以數株翠綠金墨。五色繽紛。幽香細細。同時別的花樹也俱成長。結蕊雖不似梅花。別有芳華。清標獨上。却也粉豔紅香。各具姿妍。方自贊賞誇妙。猛聽連聲雷震。瞥見來路廣場上。水光浩淼。一幢五色光霞。正由平地上升。霄漢矗立空中。倒將下來。連忙一同飛身。趕將過去一看。原來藏靈子。聖泉已然放完。屠龍師太。施展法力。將靈翠峯前十里方圓地面。陷一湖蕩。卽將藏靈子聖泉之水。由靈翠峯底泉脈。通至湖心。湧將上來。已快將全湖佈滿。百禽道人公冶黃笑道。這湖正在紅玉坊。與仙府當中。將正路隔斷。出入均須繞湖而行。再搭上一座長橋。直達仙府之前。氣象就更好了。這該是嵩山二道友的事吧。追雲叟卓谷逸。笑對矮叟朱梅道。紫雲神砂爲數太多。正想不起多的用處。盡建造些樓台高閣。也沒意思。屠龍師太。關此一湖。實是再好不過。隨和朱梅各由身畔。取出一枚朱環。隔湖而立。白谷逸首先左手托環。右手掐着靈訣。朝環一指。立有一幢五色光華。自環中湧起。上升天半。漸漸越長越六。二女等七人到時。候地長虹飛躍。往對岸側去。同時這一頭也脫環而出。恰巧搭向兩岸。橫臥平波之上。戒了一道長橋。易周在旁笑道。這橋還是作半月形。拱起些好。矮叟朱梅道。後半截是我的事。不與白矮子相干。隨說。飛身到了橋的中心。雙手一搓。抓起彩虹。喝

一聲疾。那條筆也似直的彩虹。便由當中。隨手而起。漸漸離開水面。約有四五丈。公冶黃道。夠了。夠了。湖長十里。兩頭離水二尺。當中離水。祇高四五丈。形勢既極玲瓏。日後衆弟子們。可以盪舟爲樂。不致將兩邊隔斷。兩頭看去。還不怎顯。宛然一道虹。臥在水上。太好看了。朱梅道。鳥道人你說好。偏不依你。手指處。彩虹忽斷爲二。各往兩頭。縮退十來丈。懸在空中。當中空出一段水面。朱梅照樣。手托朱環。指着靈訣。往下一指。彩虹又自環中飛瀉。落向水面。晃眼展佈開來。朱梅在空中。直喊白矮子。快幫點忙。我一人顧不過來。這東西一凝聚。再弄他。就費事了。說時。白谷逸已應聲飛起。到了湖心上空。一同行法。施爲。不消頃刻。朱環收處。當中彩虹。隨手指處。先現出一片彩光燦爛。二三十丈方圓的平地。跟着彩光湧處。地上又現出一座七層樓閣。四面各有三丈空地。兩邊彩虹。隨往下落。搭在上面。白朱二老。分向兩面飛去。到了兩橋中心。用手一提。各拱出水面。三丈高下。然後分赴兩頭。各指靈訣。行法施爲。對面馳去。仍到閣中會合。再同住衆人立處飛來。這一來。一橋化而爲二。每道長約四里餘。寬約十丈。中間矗立着一所玲瓏華美的樓閣。兩邊俱有二尺高的雕欄。乍成時。遠望還似氣體。等到二老飛回。便成了實質。直似長有十里。一條具備五彩奇光的整塊寶玉。雕鑿而成。通體光霞燦爛。富麗喬皇。無與倫比。衆仙正紛紛贊美。意欲由橋上。走將過去。觀賞一回。藏靈子道。後山靈木。俱已結蕊。各處峯岩上的仙府琪花。還不長成。莫爲矮子賣弄手法。誤了催花之責。凌潭笑道。糊裏膏的。是水。誰都能夠運用。這也非你不可。藏靈子冷笑道。凌

花子。你知道什麼。我那聖泉。豈是這樣隨便糟場的。湖中之水。雖也有少許聖泉在內。大體仍是飛雷崖上。那道飛瀑。不過仙府泉脈。祇此一條。借我聖泉。引導來此罷了。爲想使湖水亘古常濟。甘芳可用。日後養些水族在內。易於成長通靈。摻入了些。如說全是。休說急切間。沒有這多。便能灌滿全湖。聖泉比飛雷瀑布山泉。重二十七倍。水中生物。怎能在內生息遊行。靈翠峯與妙。我已盡知。少時自會用我聖泉。爲仙府添一小景。並備日後衆弟子煉丹之用足矣。凌渾笑道。如此說來。你那點河水。並沒捨得全數送人。不過帶了些來。做幌子罷了。怪不得我剛才想你。怎會有這大法力呢。藏靈子道。你又說外行話了。這萬年靈石玉乳。與千載空青。祇有輕重之分。一則遮風卽化。一則離了本原。日久便卽堅凝成玉。我起初原想竭澤而漁。全數相贈。祇不過主人要以法力發他。甚是費事。齊道友特意留下泉脈。使兩地相通。不特省事。而且互有益處。你當我吝嗇。就看錯了。凌渾笑道。你當我真不知道嗎。再往下說。你非慚急不可。算我不懂。你自行法如何。藏靈子知他再說必無好話。便不再還言。嗔道。血氣持我紅慾袋。汲水灌花。不可遲緩。熊血兒隨從身後走來。朱梅笑道。你聽你這法寶名字。準不是什好東西。莫要污了靈嶠仙葩。你沒地方賠還人家。藏靈子方欲答話。神師乙休。已先接口說道。你們三個。欺負藏矮子。我不服氣。你們不知此寶來歷。就隨便亂說。藏靈子大笑道。到底駝子高明識貨。不是像你們。隨口胡言亂說。全無是處。追雲叟嘆道。朱矮子。存心嘔你哩。誰還不知氤氳化育之理。此寶用以澆花。實是合用。不過仙能遭劫。多少沾點濁

氣。比起人間用那豬血油汁澆花。總強些罷了。乙休道。你既明此理。還說什麼。藏矮子。彼衆口利。孤嘴難鳴。不要理他。催完了花。白朱二矮。還有事呢。那靈翠峯。自從靈泉灌入。泉路開通以後。峯腰便掛起兩條瀑布。相隔兩三丈下面。各有一原生洞穴。承任。并不外流。說時。血兒早走過去。由法寶囊內。取出一個尺許長。血紅色的皮袋。接住泉流。約有半盞茶時。飛起空中。將袋往空一擲。立即長大畝許。由下望上。絕似一朵血色雲霞。血兒緊隨在後。手拈靈訣一指。適接聖泉。便化爲濛濛細雨。四下飛落。沿着各處峯巒溪澗。遍地洒將過去。血雲飛駛甚速。頃刻之間。便將適才仙葩佈種之處。一齊洒到。水也恰巧用完。血兒收寶歸來覆命。藏靈子正要行法催花。赤杖仙童。既糾笑道。這些小草開花。得道友靈泉滋潤。當益茂盛。道友不必多勞吧。藏靈子知道靈嬌諸仙。法力高強。照此說法。必早在暗中行法。便無滴水。也能花開頃刻。不便再爲賈弄。便停了手。易周笑道。後山花樹。已全結蕊欲開。遠望一片繁霞。道友何不使仙府奇芳。略現色相。使我先飽眼福呢。阮剎笑答得一聲遵命。晃眼之間。適才千百佈種之處。突然一齊現出三尺許高的花枝。都是翠葉金莖。萼大如拳。萬紫千紅。含芳欲吐。有的地方。還現出一叢叢的九葉靈芝。除靈峯平湖。甬道通路廣場外。一切峯巒巖壑。溪澗坡陀。全被佈滿繁茂已極。寧一子道。貧道無多長物。祇帶了千本幽蘭來。不料仙府名葩。開遍全境。一則此間。無可培植。二則幽谷小草。性本孤僻。也須另爲之地。適見那邊溪谷。滿佈喬松。貧道所攜。有一半是寄生蘭。本該寄生老木古樹之上。仙府將開。微禮尙未奉諧。



主人乙道友煩往同行。了此小事如何。阮剎笑道。我適聞到幽蘭芬芳。由道友袖間飛出。已早料到。空谷孤芳。不同俗卉。已暗命弟子。留有一處幽谷。就在繡雲澗後。諸位道友。何妨同去。一賞芳華。衆人俱稱願往。寧一子遂謝了兩句。便由白朱二老前導。往仙府左側橫嶺。轉將過去。一路之上。祇見洞壑靈奇。清溪映帶。原有的瑤草琪花。本是四時不謝。八節長春。名目繁多。千形萬態。又經仙法。重行改建之後。景物越顯清麗。衆仙順着繡雲澗。到了鳴玉峽盡頭。循崖左側。面前忽現出一片松徑。松柏森森。大都數抱以上。疎疎森立。枝葉繁茂。一片蒼碧。宛如翠幕。連亘不斷。左邊一片陂塘。水自仙巔頂發源。中途與繡雲澗會合。到此平衍。廣而不深。溪流潺潺。澄清見底。水中翠荇牽引。綠髮絲絲。樹聲泉聲。備極清娛。寧一子笑道。這裏便好。且把寄生蘭植上吧。隨說。長袖舉處。便有細才如指。萬千翠帶。雨一般。往沿途老松翠柏。枝極之上飛去。立時幽香芬馥。令人聞之心清意遠。定睛一看。那寄生蘭。葉長俱在二三丈之間。附生樹上。條條下垂。每株俱有三五花莖。蘭花大如酒杯。素馨紫瓣。藤花一般。每莖各有十餘朵。累如貫珠。香沁心脾。乙休道。仙蘭渚上奇蘭。異種名葩。何止千百。此是其中之一。雖是人間嘉卉。但經過寧一道友。仙法培植。休說常人。無從覓得。祇恐各地名山仙府中。也未必能有這樣齊全呢。阮剎笑道。丁師妹最喜蘭花。靈幃宮也還植有數十種。除朱蘭一種。得諸靈空仙界外。餘者多是常種。道友奇種甚多。不知還可割愛數本麼。寧一子道。丁道友見賞。敢不拜命。袖中尚剩五百餘本。約百餘種。真罕見的。不過十之一二。荒居所植。

除朱蘭祇有一本。未捨送人外。稍可入目的。每種都分了些來。請了道友指示出來。不俟會畢。便可奉贈。了端笑道。阮師兄饒舌。重辱嘉惠。無以為報。小徒籃中花種。尙有少許。卽當投桃之報如何。陳文璣隨取花子奉上。寧一子喜謝收下。走完松徑。轉入一條幽谷。寧一子見左邊危崖排雲。右邊是一大壑。對岸又是一片連峯。一條極雄壯的瀑布。由遠遠發源之處。玉龍一般。蜿蜒奔騰而來。到了上流半里。突然一落數丈。水勢忽然展開。化爲平緩。遙聞水聲淙淙。山光如黛。時有好鳥嚶鳴於兩岸花樹之間。見人不驚。意甚恬適。趁得景物益發幽靜。仙都二女笑問玉清大師。這多禽鳥。適才地震。怎禁得起。莫又是法力幻化的吧。大師道。這事還虧我呢。仙府本無魚鳥。這些都是申李金石等四人。閒中無事。搜羅了來。瓊妹手下。又有鷓鴣門人。討師父好。每出一夾門。便四處物色。袁星格外已結。竟騎了神鵬。遠去莽蒼山中。尋找異種。以致越養越多。什麼樣都有。直到那日。由幻波池歸途。路遇賢姊妹回來。聞說地震之事。才着了慌。又不捨得放出去。一齊託我想法。我因數目太多。尤其水中魚類難弄。費了不少事。才把這些禽魚。做爲盤處。攝向空中。專心經營。直到仙府重建。才給他們。散放各處。你是沒去魚樂潭。和米桐嶺兩處。不特小鳥。小魚。連鳳凰孔雀都有呢。正說之間。寧一子已將五百餘本幽蘭。植向巖谷之間。果然幽芳殊色。百態千形。俱是人間不見的異種。名貴非常。寧一子請衆少待。行法施爲。每種花上。俱有三五子實墜落。一齊收集了來。交與了端。了端笑命管管衣。收入花籃。乙休同願見嵩山二老。和兩黃衣人。不曾跟來。笑道。白朱

二矮今日跑裏跑外。大賣力氣。不曾回來。想必又有花樣。祇奇怪地。缺天殘。兩個怪物。自己已不來。却命他兩個門人。出來現世。適才見他。忽從後山遁回。我未留意觀看。料又和兩老怪物一樣。打算賣弄。吃那一位道友。給嚇了回來呢。姜雪君笑道。適才這兩人。遁回時。曾見家師。現了一現。定是不安好心。家師不容他們作怪。總算見機。沒吃到苦。家師又在作客。沒有窮追。虧他老臉。不縮回賓館中去。還在場上旁觀。不過這一來。家師和我。又多兩個對頭了。凌潭道。兩老怪還在令師和道友心上。廢。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這兩小怪物。竟生得一般相貌神氣。真討人嫌。一樣孿生。便有天淵之別。我竟不曾見過。看到頗似有點門道。如非乙駝子說。祇恐知他來歷的。還不多吧。二女不知地。缺天殘。是什麼人物。武當五女。却所深悉。聽黃衣人。是他弟子。不由大驚。好生代二女駭心。正要向衆仙。述說前事。丁媻一眼瞥見二女。憨憨的聽衆仙說話。好生愛憐。便從身畔解下兩枚玉瑛。遞給二女道。適才乙道友所說二人。異日在外行道。難免相遇。他有兩件奇怪法寶。此乃古地皇氏所佩。辟魔符瑛。帶在身上。就不怕他了。二女本最敬慕靈嶠諸仙。忙即拜謝。也想述說前事。還未開口。忽聽撞鐘擊磬。金聲玉振。遠遠自仙府來。路傳來。衆仙說聲。仙府開了。紛紛飛起。

## 第二回

熊血兒喜得陰雷球

小仙童初涉人天界

二女等也追隨着。同往紅玉坊前飛去。晃眼落到橋上。仙府也還未開。祇見飛橋兩面。湖波中。又吃嵩山二老。一邊兩座。用紫雲神砂。建立起四座金碧樓台。恰與橋當中飛閣。成爲五朵梅花形對峙。紫霞激灑。金碧輝煌。越發壯觀。仙府後側。各處峯巖上。也有二三十處。各式大小亭台樓閣。隱隱湧現。這次雲幢上。共是百零八下金鐘。四十九敲玉磬。衆仙到時。尙還未住。眼看湖兩岸。各處山巒上。仙葩和後山許多花樹。越顯精神。含苞欲破。忽聽湖水。發發作響。碧波溶溶中。突冒起滿湖水泡。跟着一片極清脆的波波之聲。密如貫珠。每一水泡開裂。便有一箭蓮芽。冒出水面。晃眼伸長。碧葉由卷而開。萼舒瓣展。滿湖青白二色蓮花。一齊開放。翠蓋平擎。花大如斗。這時金鐘玉磬。已將要到尾聲。衆仙方訝半湖新開。剛剛離開不久。適才并無人想到往湖中行法植蓮。頃刻功夫。這佛國靈花。西方青蓮。怎會突在湖中開放。眼前條地又是一亮。再看四外前後的天府仙葩。連同後山千百株花樹。忽然同時開放。仙府前半。立時成了一片花海。晴翠浮空。繁霞匝地。香光百里。燦若錦雲。再加仙館銀燈。玉石虹橋。飛閣流丹。彩虹霓紫。祥光萬道。瑞靄千重。匯成亘古未有之奇。尤妙是境地壯闊。祇管花光寶氣。光怪陸離。依舊冰碧山青。全境光明了不相混。全不帶一毫人間富貴之氣。你說凡人到此。便是這一般老少羣仙。置身其中。也由不得躊躇滿志。神采飛揚。仙家富貴。嘆爲觀止。觀賞贊嘆了一會。鐘磬聲終。隱聞仙樂之聲。起自當中仙府以內。瓊管瑤笙。雲璈錦瑟。交相互奏。衆仙側耳一聽。正是廣寒仙府。雲和之曲。亦杖仙童阮糾笑對神駝乙休道。主

人正在傳授門入道法。祇等此曲奏罷。仙府卽時宏開。我們方可入內。也祇看得謝恩典禮了。說時。各仙館中來賓。知到時候。主人開府宴客之後。便須相率歸去。不便再留。各自紛紛飛落橋亭等處。靜等觀禮。甘碧梧笑對阮糾道。大師兄。仙府景物宏麗。仙賓會後。願留者。已另闢建居室。我們這些小擺設。命衆弟子。收去了罷。阮糾含笑點頭。陳文瓊。管青衣。趙蕙。三女弟子。立持花籃。分途往遠近各仙館樓閣飛去。所到之處。祇見祥光一閃。原有樓台亭閣。便卽無影無蹤。現出本來面目。不過刻許功夫。全都收盡。陳管趙三女仙。飛回復命。丁孀笑道。祇願我們收拾零碎。却忘了客館下面。俱是空地。如今遍地繁花。獨空出一二百處空地。豈非美中不足。諸位道友。法力高深。又不便班門弄斧。貽笑大方。主人正傳道法。還來得及。仍把花子撒上些。如何。甘碧梧笑道。孀妹不必多慮。你看滿湖青蓮。此間大有能著。正不必我們多事呢。話才出口。忽見仙府後面。飛起千萬縷祥光。宛爲虹雨。飛射分往各仙館原址飛去。落在空地之上。緊跟着各有數十百株。娑婆梅檀等寶樹。由地下突突往上冒起。晃眼成林。郁郁葱葱。寶相莊嚴。隱聞異香。比起適才衆仙。植花種樹。又是不同。直似數千株鬱樹。自地湧現。迅速異常。姜雪君在旁。驚問朱梅道。芬陀大師。白眉禪師。均在雪山頂上。防魔未來。優曇大師。適才同在一齊。觀真幽蘭。不曾離開。此與滿湖青蓮。同一路數。眼前何人。有此法力。莫非白眉師伯大弟子。采薇僧朱由穆師兄。又出山來了麼。也在石虎山閉關以來。多年未見。已說靜參正果。不再出頭。怎得到此。矮叟朱梅笑道。誰說不是他別了多年。還是

當年那樣皮氣。來時我和白矮子。正用紫雲砂。在湖中建這四處樓閣。他由雲路飛降紅玉坊前。迎頭遇見天殘地缺。老怪門下兩個孽障。恰巧沒有別人在側。也不知他是否看兩孽障。長得不順眼。安心嘔氣。拿話一引逗。這兩孽障。天生不是人的性情。向例不愛答理。適才後山觀花。又吃令師一嚇。正沒好氣。見來人是個相貌清秀。唇紅齒白的小和尚。通沒一點勢派。誤認作來此尋找師父。就便看熱鬧的小徒弟。竟想拿他出氣。一口怨氣。沒將人吹倒。跟着又想用大擒拿法。將人扔回來路。那知來人神通廣大。笑噴噴連老帶小。一頓足挖苦。把兩孽障。跌了個暈頭轉向。末了才說。這裏羣仙盛會。冠裳如雲。主人決不會請你師徒這樣怪物。你們瞞着師父。混進府來觀禮。既是衣履不周。連長衣服都不備一件。就該悄不聲。找個樹窟窿。或土洞。鑽將進去躲起。偷看完了熱鬧一走。才是。偏不知趣。要在人前走動。我想景致。你已看過。本來不知禮貌。那開府典禮。看他則甚。又不合沖撞了我。本意還想懲治一番。做戒下次。念在主人今日盛典。不便給人家作沒趣的事。好在少時開府。你們這樣神氣。也沒法和別位仙童並列。趁早給我滾回山去。免得當衆丟醜。話才說完。一手一擱。祇空抓了一下。往上一甩。手並沒有沾身。兩孽障便似泥塊一般。被人抓起。身不由己。跌跌翻翻。往雲路上空飛去。看那情勢。雖不致真個甩回山去。這佛家大金剛須彌手法。怕不把他甩出三五百里外去。朱道友和我二人見面。沒談幾句。便向湖中灑下兩把蓮子。往仙府飛去。他師弟李道友。正由後面繞出迎接。同往後庭飛去。他和東海善行頭陀。最是莫逆。以前我

們都是好友。

去看望。打算會後再作長談。好在他既已出山。就不愁見不到了。道友與

他。也是昔年舊雨。現齊道友正在中元仙府以內。宣讀長眉道祖遺留的仙示。並傳門下男女弟子道法。

事完方始正式開府。率領本門長幼三輩同門。

齊奏樂。向教祖所居靈宮仙界。通誠遙拜。行那謝

恩之禮。現時一般知好。除我們有限幾人。受友

侯已齊集。中元仙府。道友無事。何不前往。敘

呢。姜雪君聞言。略一尋思道。我自轉劫以來。

人相見了。朱梅道。本是三生良友。相見何妨。

姜道友此言。豈不又着相了。說時。優曇大師。

一同走來。笑道。采薇大師。今又出山。難得良晤。

姜道友三生舊雨。更與我們情分不同。爲何

姜道友笑道。我先不料朱道友會來。正與朱真

人打聽呢。那就去吧。說吧。隨同飛去不提。仙都二女。和武當五姊妹。俱帶着那兩黃衣人。同時四顧不

仙館已收。無可存身。還在奇怪。聞言才知被一前輩神僧。用大法力。逐出。府去。好生稱快。石玉珠見二女

高興。悄告以兩怪人之師。天殘地缺。有名難惹。得道多年。行輩既高。又並非妖邪一流人物。所煉法寶。最

爲利害。正派羣仙。如非是萬不得已。決不礙和他生嫌結仇。姊姊道才不合。隨口讒嘲。結下仇怨。朱老前

輩。想必知此二人姓名深淺。何不先問出個細底。日後遇上。也好準備。二女本沒把黃衣人看在眼里。因

石玉珠說得十分慎重。朋友好心。未便違拂。便滾過去。向朱梅請問道。朱老前輩。可知那兩黃衣人名姓

本領麼。追雲更白谷逸。在旁接口笑道。這兩孽生怪人。二百多年中。共祇出山四次。還連今天一起。在內。

我到遇到過三次。所以知道得較比別位清楚。以他師徒性情。各有各的乖謬。兩孽障每出山一次。必鬧許多笑話。害上不少的人。這次不知又是受什妖火蠱惑。想來此見景生情。出點花樣。因見兆頭不佳。沒敢下手。打算老着臉皮。赴完了宴再走。不料被小和尚跑來。將他趕去。論本領到還無甚出奇之處。到是二人各秉師傳。煉有幾件獨門法寶。專一攝取人的心靈。道行稍差的人。往往爲他所算。時已無暇詳說。此去小寒山拜師之後。祇把今日之事一說。令師必有破法。至不濟也能用佛門定力抵禦。不爲所惑。無足爲慮。二女剛謝完了指教。鐘馨聲往處。長橋對面當中。頭一座仙府外面。形似大泡的晶罩。突化雲光流動。緩緩升起。將仙府全形現出。跟着後面接連兩座。左右一邊一座。或晶罩。也各由峯巖後面。化爲五色雲光上升。到了中央。漸漸縮小。會合成二。中仙府。高約三十六丈。廣約七八十畝。四面地幾及全址三分之二。四角各有一大石鼎。立着一座大殿。上刻中元仙府。四個古篆金字。正面兩側。設有三十六級台階。平台之上。離地約有三丈六尺。前面平台。獨爲寬大。佔中。設着一個寶座。兩旁各有許多個座位。前。面大小九座丹爐。通體渾成。無樑無柱。宛如盤繞。過鬼斧神工。挖空建造。氣象雄偉。莊嚴已極。這時峨眉山門下。衆男女弟子。各持仙葉。提爐香花。分着兩行。正由殿中。端肅款步走出。排列平台兩旁。後面。玄真子司儀。捧玉匣符箓。引着掌教妙一真人和長一輩同門。到了台中央立定。仍由妙一真人



居中衆仙稍後。依次雁行排列。玄真子隨喝弟子齊漱溟等。敬承大命。卽遵恩師。玉匣仙示。謹畏施行。連日齋戒通誠。虔修絳牒。恭附繳奉天府玉匣之便。百拜聞上。伏乞慈恩鑒管。不勝受命悚惶感激之至。說罷。將手一招。空中卿雲。便卽飛降。玄真子恭捧玉匣。往空一舉。玉匣便被卿雲托往。冉冉上升。玄真子隨命奏樂焚燎。齊漱溟率衆門人弟子百拜。說罷。仙樂重又奏起。那司燎的後輩四弟子。便把幄就租如人臂的洗檀香木。裝向四角石鼎之內。發火燃將起來。妙一真人隨率衆仙。舉空遙拜。玄真子站在妙一真人的前側面。也是隨衆拜倒。這時衆仙均換了一身新的法服。羽衣星冠。雲裳霞裾。加上仙景奇麗。仙樂悠揚。宛如到了兜率仙宮。通明寶殿。衆仙朝賀。同詠霓裳。端的盛態。一會拜罷。禮成。妙一真人等。始命奏樂迎賓。親自下階。往長橋上。向衆仙賓。行禮拜謝臨謁。迎接入殿。同時瑛姆師徒。瑛真真人李靜虛。謝山采薇僧朱由穆。李寧等。相助妙一真人在內裏。行法部置的諸位仙賓。也由寶座玉石屏風後面。相繼轉出。紛向妙一真人等。致賀不迭。妙一真人等。請衆落坐。衆仙堅請真人往居中寶座就位。真人方說。此是衆同門及弟子參拜學道之地。本非延客之所。祇爲仙賓衆多。五府中。祇此殿最大。今日又承諸位道友。大顯神通。厚惠稠疊。添了不少異景。變成全境最勝所在。殿外石台。面對平湖。遍地仙葩。正好觀賞。爲此適和諸位前輩道友商議。將左元洞外。靈桂仙館。預定宴客之所。來此移地。起初因左元洞一帶景物較爲幽勝。有千餘株桂樹。均女弟子申若蘭。由福仙潭帶來的。千年桂實。栽植而成。大都數抱以上。以爲宴

容相宜。沒想到衆仙嘉惠。法力如此神妙。衆弟子已然佈置就緒。倉卒改計。禮成以前。又無法走進。急切間。難於就緒。爲此才請諸位前輩道友。來此小住。尊客在前。並有諸老前輩。怎敢僭妄失禮。衆仙見真人堅持不肯。祇得罷了。便把中座空下。各自歸坐。隨衆弟子。各隨師長侍側。妙一真人等衆主人。各就下首。分別陪坐。仙都二女。見那采薇僧朱由穆。泉是個小和尚。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身着一身鵝黃僧衣。甚是整潔。貌相尤其溫文儒雅。氣度高華。正看之間。忽聽神駝乙休。問妙一真人道。齊道友爲何先不開府。直到纔還玉匣道經。拜章謝恩。才行開放。與預定不符。妙一真人道。玉匣中恩諭如此。不敢不遵。窮神凌渾道。衆弟子法寶。也傳授了麼。怎如此快哉。妙一真人道。衆弟子法寶。俱多能用。祇女弟子李英瓊等。得有幾件。尙不會用。家師所賜真經。傳授之後。照此修煉。不久均能應用。幻波池所得法寶雖多。聖姑所賜目錄小冊。均載寶名用法。極爲省事。所以無多耽延。隨又起立。對衆仙道。衆弟子正式行禮。拜師傳道。本擬宴客之後。在此殿內。當衆舉行。祇爲目前。在青井穴。閉關閱讀家師所留玉匣仙示。對傳道一節。不許炫耀。而九天元經。本是天府祕籍。一開府。便須拜章繳奉。飛送天上。因此臨時變計。改在大師兄監臨之下。以及各位前輩道友相助。先將元經仙籍。虔心參悟。通曉等將全境改建。關府時辰。已然將至。祇得遵奉師命。認承道統。正了師位。事前因時匆迫。除本門弟子外。各方道友。薦引門人甚多。此時正值閉關之際。內外隔絕。來人師徒。均未見面。如今事竣。備行入門之禮。又覺不甚慎重。幸而家師玉匣中。留有新

舊門弟子名冊。應收錄的。俱寫在內。除青城朱道友引進的紀登以下諸人。因家師仙示青城一派在朱道友與姜道友主持之下。日後門戶。還要發揚光大。不應收錄。未便傳集。有負盛意外。餘者是在名單中人。又經本人師長。有意引進之士。全數命人召集。到太元洞內。更換家師留賜的法衣。同集此殿。與舊同門。同行大禮。傳授初步道法。各賜法寶一二件。並將舊有法寶飛劍。各爲指示用法。仍由大師兄監導。率同長幼三輩門人。將修就的絳牒。附入玉匣之內。焚燎告天。拜表通誠。拜謝師恩。尚幸沒誤。繳還仙籍的時刻。仰叨各位前輩。各位道友。福庇鼎力相助。於極危難中。平安渡過。居然勉成基業。及承寵惠勸勤。無美不備。小弟等及門下諸弟子。永拜嘉惠。感謝何可言喻。此後惟有督率門人。勉力前修。以副厚期。區區愚誠。敬乞垂鑒。還有薦引門人的諸位道友。適才恐誤專機。不揣冒昧。一時權宜。未得面奉清揚。使卽仰體盛意。先自收錄。擅專之罪。同望原恕。衆仙紛說。道友太謙。本來如此。何須客氣。妙一真人未及答話。矮叟朱梅笑道。齊道友你這次大開法門。什人都收。我薦的人。却一個不留。明嫌他們不識造就。却說好聽的話。我和白矮子。都喜清閒。誰耐煩學凌花子。好端端創什門戶。做什教祖。妙一真人道。道兄話不是如此說法。青城峨眉。殊途同歸。貴派自從昔年天都明河兩位長老。爲了一句戲言。互相推讓。各自閉戶精修。不再收徒以後。不久相繼道成飛升。今祇道兄和姜道友二位。延續道統。不容氣說。道友如若獨善其身。姜道友雖然有志光大。未免孤掌難鳴。家師遺示。也言及此。並且轉劫之人。不久便要出世。貴派十九

高足多半投在道友門下。如若置身事外。非但那十九人。多半無所依歸。一個不巧。被異派中人。網羅了去。誤人尚小。造孽事大。還望道兄三思。凌渾接口道。齊道友。朱矮子。口是心非。莫聽他的。他的心事。我全知道。無非他和老姜。知道日後。正教固是昌明。道高魔頭也高。本是相對。妖邪也更猖獗。他把門徒。牽引到你門下。明是畏難。話未說完。朱梅把小眼睛一翻。正要還口。神駝乙休插口道。你兩人。大哥莫說二哥。兩下差不多。誰還不用激誰笑誰。你這教祖。也不怎好當。我駝子。反正閒得沒事。又不想修什天仙。你們各當各的教祖。有人爲難。都由我駝子。和齊道友。出頭如何。白谷逸笑道。你自己泥菩薩過江。來日大難。道家四九重劫。還未應典。又惹下不少麻煩。那一樣都夠你辦的。還要代人拍胸脯。乙休笑道。白矮子。說你也未必信。到時自見分曉。看我擋得住不。妙一真人。知這幾位仙人。交情甚深。又都滑稽成性。每喜互嘲謔笑。但是乙休性情古怪。往往一句戲言。便要認真。恐又激出事來。忙道。諸位道兄。不必說了。未來之事。家師已早留示。道家四九重劫。臨場的共十一人。祇有一人應劫。恐難避免。乙凌二位道友。金身不壞。不必說了。青城派的發揚光大。並不甚須人助力。更是出人意表呢。其實四九天劫。到時應劫的那一位。道行法力。並不在諸位道友以下。祇爲縱容門徒。造孽太重。終於誤在門人手上。那抵禦太陽真火之物。本分邪正兩類。別人都備。他所備的。功力獨次。以致受了點傷。到了最後關頭。終爲魔襲。如非有人替他。修爲不易。幾於轉劫凡人。再去苦修七世。重入玄門。均所不能。說來也甚可憐。他所須之物。今日新收。

女弟子。便有一人無心獲得。他却不知。性又驕狂。不肯俯就。小弟因事關定數。未便公然明告相贈。祇率到時趕去。相機行事吧。乙凌二人。日常憂慮的。便是這件事。天劫不特利害。魔頭神妙。尤其不可思議。一任運用玄功。虔心推算。僅算出應劫時日而止。未來成敗休咎。全算不出。除了多備法寶。和有道力的至友好友相助。一半再憑自己根行功力硬碰外。別無良策。一聽真人指名相告。預洩先機。知道無害。好生忻幸。本都良友。也就不再爭嘲。這旁邊却苦了一個藏靈子。自知門下良莠不齊。平日又愛護短。惟恐所說遭劫的人。應在自己。偏生素來恃強好勝。有意拿話探詢。又恐乙凌白朱諸等人。輕笑譏嘲。祇管和妙一真人結納。以他爲人。到時決不致於袖手。終以事關成敗。微一失足。萬劫不復。心正憂疑。聽真人說。那抵禦太陽真火之物。新收女弟子。便符有心。中微喜。側顧殿外平台之上。衆男女弟子。已將儀仗暨好樂器放置。除岳夔諸葛警我。嚴人英。杯窵。周淳。司徒平。施林。邱林等八人。早入殿內。隨侍外。餘人都在齊靈雲霞兒姊妹二人。指揮之下。正在安排筵宴。將從左元仙府。靈桂館運來的。玉凡玉礫。一一佈置陳設。已將完竣。忙將運用玄功。慧眼朝那面生年幼的女弟子身旁。新賜的法寶囊中查看。這時來賓中。後輩也多齊集平台之上。人數雖多。藏靈子十有八九。不曾見過。但是開府大典。衆男女弟子。各按年紀長幼。祇有兩種裝束。每種俱是一色打扮。新着仙衣。又在做事。極易分辨。祇李英瓊。余英勇。是熟臉。到時先已見過。知是舊有外。祇雲紫綃和向芳淑。年紀最輕。頭一個入眼的。是雲紫綃。棍骨之好。自不必說。法寶

囊中祇有劍氣透射。并無異處。又看了幾個。俱覺不似。正留神查看間。瞥見在最後面閃過一個貌相奇醜。滿頭癩疤的矮胖女子。身後隨定一個美如天仙的少女。看神氣似一同做完了事。抽空去尋同道閒話。心中暗笑。一美一醜。相去天淵。正用慧目查看。忽見醜女向鳩盤婆弟子金銀二妹招手。湊將過去。美的一個。隨由囊中取了一把大如菟豆紫色晶珠出來。與二妹觀看。這二女正是癩姑和向芳淑。芳淑因承極樂真人指教。本想在拜師時節。將所得陰雷。人前顯出。引逗那抵禦四九天劫的前輩諸仙。得點好處。不料教祖遺命。在開府以前。拜師傳道。失了炫露機會。芳淑靈慧。隨衆設置筵席時。正和癩姑一處。便向他請教。並說師長宴客。禮儀尊嚴。勢不能無故現出。問他有何高見。癩姑道。這有何難。這些位老前輩。神目如電。殿又宏敞。一目了然。祇合他用。自會尋你。快把事情做完。你祇裝騷。聽我調度好了。芳淑笑諾。忙將應做的事做完。癩姑悄道。我們未送人。先向行家打聽個行市。免得便宜了人。隨說便拉了二人。遙對殿門走過。一面招呼金銀二妹。令芳淑取出陰雷珠。問此寶有何妙用。二妹驚道。此是黑峯陰雷。利害非常。除家師外。天下祇三人所煉。有此功力。俱非尋常人物。此寶一放便完。無堅不摧。專禦真火神雷。爲魔教中有名法寶。多大神通。也難在他發時收取。外人如在事前盜去。非但不能使用。寶主人心靈一動。炸反爲所害。不怕見怪。就比二位姊姊道力還高。也禁不住。向姊姊由何處得來。癩姑搶口答道。乃是極樂真人。賜向師妹的。已會靈煉過了。話剛說完。便聽殿內。妙一夫人傳呼。向芳淑。芳淑應聲

趕入。夫人笑道。後山佳菓。俱已結實。你另約四五同門。速往採摘。以備少時宴客之用。芳淑領命。自去。藏靈子一見。便認出那是陰雷。正合抵禦天劫之用。又聽妙一真人。口氣分明。示意自行索取。否則早命。門人取贈。必不如此說法。方想設詞出外。暗中跟去。凌渾已先起身說道。後山洞庭。枇杷楊梅。芳腴雋永。遠勝荔枝。我生平最是喜愛。愚夫婦少時宴後。須送靈嶠諸仙一程。暫時無暇再來。意欲暫借一枝。帶回山去。主人肯否。妙一夫人笑道。焉有不肯之理。門人採取。恐違尊意。煩勞親往後山。選取如何。凌渾說聲多謝。便起身走出。一晃追去。藏靈子知凌渾也認出此寶。借故往索。自己一持重。晚了一步。如若全被得去。凌花子爲人。雖可朝他分潤。却非輸口不可。就此趕去。又恐被人看破。和小輩要東西。有失尊嚴。心正難過。忽聽赤杖仙童阮糾。笑道。佳會不常。美景難逢。此時外間。天甫酉初。月還未上。到中天。如以法力。大放光明。使一輪明月。映照碧波。未始不可。終嫌造作。不如天然風景清妙。仙府新境初建。美景尙多。均未遊覽。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繁花。更有平湖清波。飛瀑鳴泉。虹橋臥波。瓊樓交峙。如若候到月上中天。略借法力。由凝碧崖前。將皓月清輝。引將下來。照徹全境。上下天光。豈不又是一番清趣。賢主佳賓。良霄美景。稀有之盛。諸位道友。如無什事。何妨少留鶴馭。暫息雲車。率性多留半日。請主人將盛筵暫緩。先將全境遊遍。歸來正好月上。然後對月開樽。臨波賭酒。豈不倍增佳趣。說完。謝山葉續。岳軀。白谷逸諸仙。首先贊妙。餘人也都附和。這時凌渾已滿面笑容。走同妙一真人。笑道。凝碧崖舊有十八景。今番敢

建之後，祇靈桂仙館一處新設。餘景除經仙師洞園命名外，好些多未定名。本意諸位前輩道友來時，正值閉洞習法，未暇一一陪侍。諸多失禮，欲藉杯酒，先伸款誠，略盡主禮。會後再陪同遊玩，分別錫以佳名。既承先施之惠，敢不應命說罷。立即傳知衆門下弟子，祇留下岳雯、鄧八姑、秦紫玲、齊靈雲男女四弟子，在殿台輪值。餘者無論主客，俱都同行。妙一夫人說：仙府左側一帶，松徑澗谷，適才衆仙同導一子往植幽蘭，已然去過。祇左元仙府不會走到，便請衆仙由殿對面長橋，越過聖泉湖，繞靈翠峯，出紅玉坊，右折轉由右面一帶山徑中通行。到右元仙府少憩，再繞行到少元仙府後面，適才種植花菓的後山一帶賞花。再經後山，繞行東面一帶山徑，經過右元仙府，繞到適才衆仙植蘭的澗谷盡頭，由一通向中路的山徑折回，到中央太元仙府，順廣場正路，由中元仙府後門，歸還原處。這樣差不多可把全境遊遍。青囊仙子華瑤崧道：我們人數太多，同在一起，他們小一輩的師長在前，難免拘泥，不能盡興。我想主人各位道友，老前輩同做一路，衆高足難得聚首，最好由他們自結友伴，不限定人數道路，隨意遊行，願隨侍各人師長的聽便。諸位以爲如何？藏靈子首先說好。衆仙也俱點頭。於是把長幼合作兩起，行時藏靈子用本門心語，對熊血兒傳命。血兒自來仙府，便隨侍師父，不會離開一步。一個知好沒有，勢最孤單，知道峨眉門下這些女弟子都不好說話，身是異派，素不相識，冒昧湊近前，一個誤會，便遭無趣。出殿以後，見長一輩的衆仙，已由主人陪同下了平台，往長橋對岸走去。波光仙影冠裳如雲，小一輩衆仙也三三五五，命



儔嘯侶笑語如珠。各尋途徑。往四外散去。鬢影衣香。雲裳霞裾。個個仙風道骨。丰神絕世。加上眼前景物。百里香光。這一付山仙圖畫。便小李將軍。郭汾陽等。古名畫家復生。也無處着筆。正在呆看。打不起主意。如何下手。忽見諸葛警我。由長橋上走回。警我和司徒平。林寒。莊易。還有三英中的嚴人英。俱極謙飭。雖奉師長之命。隨意遊行。終恐師長。萬一有什使命。身側無人。傳聲相召。固可立至。終不如隨侍在側的好。並且還可長點見識。五人退下來一商量。便跟了去。這時不知何故。忽然折回。過時。朝血兒點首笑道。熊道友。爲何不去遊玩。沒有伴麼。血兒猛想起。來時正是此人接待。引入仙館。師父背後。還說此人功力深。人又謹厚溫柔。不露圭角。異日必成正果。和自己雖然談未多時。却極投機。有問必答。甚是誠懇。不似別的正派中新進門人。多半心存岐視。氣味不投。闕言立即乘機答道。小弟與貴派同門。俱是初見。無多交談。仙府路又不熟。本想追隨各位尊長。無奈先前已然稟告家師。自行遊玩。好在此地。虹橋碧水。花光如海。氣象萬千。一樣可以領略。意欲在此暫憩。還沒想到如何遊法哩。諸葛警我笑道。道友嫌無伴。個個無妨。小弟本隨師長同行。中途想起。有幾句話。忘向輸值的諸同門交待。請在此少候。小弟交代完了。就來奉陪如何。血兒暗喜。忙即謝了。諸葛警我。隨去殿內。和岳雲等。說了幾句走出。便問血兒。願由何處遊行。血兒道。適才種植幽蘭之處。風景旣佳。那些蘭花。都是異種。尤爲可愛。道友適才有事。想必還未去過。我們由那邊走如何。諸葛警我。知道那是往繡雲閣後仙廚去的路徑。衆仙行時。向芳淑等五女同門。

正採了些枇杷楊梅荔枝龍眼檮李醉仙桃等佳菓回來。癩姑迎上前去。告以遊山之訊。商議將菓物送到仙廚。卽由當地起始遊覽。血兒師徒剛巧走出。定被聽去。果然華仙姑料中。不禁暗笑。我就陪你同往。看你遇上時。如何下手。故作不知。答好。血兒心急。因芳淑已去了一會。大家都是步行。不便飛往。欲把腳步加快。諸葛警我。偏存心嘔他。假作玩景。不住指點泉石。領略春光。隨地停留。血兒始而非非常愁急。纔想想。師父說。遇上那穿藕荷短衣。女童打扮。姓向的女子。可以便宜行事。但能明索。或以寶物交換最好。對方情勢。非特長一輩的高人甚多。便這些後輩新進。也都不弱。一個處不好。既誤大事。還要丟人。明奪決不可爲。暗取也極艱難。素昧平生。如何開口。和大商說。又想起蕩妻施龍姑。可恨他如不犯淫邪。前次同了一千妖人。來犯峨眉。今日豈不正好同來。以他資質美貌。言談機智。和對方一拍便合。本身得上好些便宜。交上許多正經同道。還替師父也辦了事。這有多好。偏生天生淫賤。甘居下流。如不爲了師門恩重。忍辱含垢。早已殺却。方自尋思。氣苦發急。人已走到繡雲澗側。一眼瞥見向芳淑。同了四個女伴。由仙廚那面。一路穿花拂柳。說笑走來。逕由斜刺裏走過。轉向對面。許多仙禽翔集的巖腰上而去。恰與植蘭的澗谷相反。過時。祇朝了諸葛警我。一同恭恭敬敬。叫了聲大師兄。正眼也未朝自己看。如無諸葛警我同行。就不能上前答話。也可設法。暗中隱身尾隨。相機行事。這一來。反多了一個大阻礙。正暗中叫不迭的苦。忽聽諸葛警我笑問道。道友有什心事麼。祇管出神照甚。血兒知道。誠中形外。被他看破。暗忖他是

峨眉大弟子。道行法力必高。要想背他行事。決不可能。此人甚是長厚。莫若捨個臉實言相告。也許能代自己手到要來。不向別人傳揚。便向諸葛警我苦笑。道：「明人面前。不便說謊。小弟現有一事。奉求相助。不知可否。」諸葛警我笑道：「你我兩輩同道之交。有話祇管明言。但可爲力。決無推辭。血兒看他意誠。喜道：「道友真個至誠君子。實不相瞞。小弟將來有一大劫難。非得魔教中陰雷。不能解救。這類人物。家師雖認得兩個。一是所煉陰雷。威力不足。對方匿怨相交。他本惡人。近來忽要改行向善。閉門多年。不肯見人。所煉陰雷雖多。却一枚也不捨送人。家師又不喜無故求人。時時爲此愁急。適見貴派有一女同門。得有此寶。不少。意欲求取三粒。由小弟贈他一伴寶物。以當投桃之報。祇爲素昧平生。不便上前。正在殿前。爲難。恰值道友。盛意約遊。屢欲奉託。羞於啓齒。適見那位同道友。同了女伴走過。現時仙府內。覬覦此寶的。尙還有人。此寶貴派并無用處。而小弟却是關係他年成敗。惟恐他人捷足先登。好生憂慮。重承垂問。如蒙鼎力相助。請向道友轉讓。感德菲淺。隨由囊中。取了兩粒大如龍眼。光芒奪目的寶珠出來。正要遞過。往下說時。諸葛警我早受了青囊仙子華瑤崧指教而來。本意祇防藏靈子。不好意思明說。暗令門人相機求取。血兒性急如火。向芳徽又看他不起。萬一情急下手。明奪暗盜。明是兩各有益的一件好事。無心鑄錯。生出嫌怨。豈不是糟。聞言本想點破。繼見血兒滿臉慚惶之狀。想起他師徒學道多年。能有今日。也非容易。既要求人。自身理應向主人明說。偏要好高。願全教祖身份。却令門人鬼祟行事。一個鬧穿。丟人豈不

更大。血兒身世處境。最爲可憐。已然有心成人之美。何必揭穿。使他難堪。便不去說破。接口笑攔道。向師妹年幼。稚氣未脫。不知由何處得來此物。本無用處。奉贈道友應急。再好沒有。既是同道。又非世俗交遊。講什報酬。小弟也決不令他告人。寶珠請即收起。再提投贈便俗。請稍等候。小弟必爲道友取來便了。血兒總以爲雙方道路不同。雖不似別的異派。形如冰炭。不能兩立。終不免貌合神離。就肯應諾。也還有些拿捏。沒想到如此順利。並還守口。不以告人。真是感激萬分。由此運藏靈子。也對峨眉派。有了極好情感。適上事。便出死力相助。對諸葛警我。向芳淑二人。尤爲盡力。雙方遂成至交。互相助益。不提。血兒還在極口稱謝。諸葛警我。已匆匆飛去。不多一會。便持了五粒菴豆大小。晶瑩碧綠的陰雷珠。飛回說道。向師妹此物。得有頗多。說是九烈神君所煉。恐三粒萬一不夠應用。又多贈了兩粒。血兒一聽。是九烈神君之物。越發驚喜交集。暗忖峨眉這些門下。真是奇怪。入門聞卻不久。得道多年的人。本領俱無他大。九烈陰雷不亞軒轅老怪。所煉陰煞之寶。威力極大。尤能與他心靈相通。外人持在手上。他心念一動。立化劫灰。炸成粉碎。再說也無法到手。此女小小年紀。根骨固好。并看不出有何過人之處。竟能收下許多。怎不令人佩服。本門教祖。不禁婚嫁。似這裏許多天仙化人。自己竟無福遇合。却娶了施龍姑這個淫婦。真乃終生大恨。諸葛警我見他口中不住稱謝。面上神情。似喜似怒。笑問道友還有什心事麼。血兒忙答道。心願已了。還有什事。祇道友與向道友大德。無以爲報。又想貴派門下。怎有這多異人。無論各派中人。俱都望塵。

莫及哩。說時。正要轉向東北。去看幽蘭。忽見崑崙門下。小仙童虞孝。鐵鼓吏狄鳴岐。面帶愁容。由後走來。諸葛警我。先在殿內。看過師祖玉匣中的名單。知道二人。不久也是本門中人。轉身迎問。二位道友。意欲何往。如若無事。何妨結伴同遊。血兒也隨聲附和。二人原認得熊血兒。暗忖他乃藏靈子傳衣鉢的愛徒。素忠心於乃師。不與外人交往。怎會背了師父。獨個兒和峨眉門下六弟子。在此無人之處。祕談。並還面有喜色。雙方神情。也甚親密。直似多年知交。決非初見。與他平日爲人。大是不類。看起來。峨眉派真易使人歸向。連他這樣人。也受了引誘。反正閒遊。便想探個所料虛實。互相看了一眼。一同點頭應諾。併在一起。往前走去。一會走完松徑。蘭谷。越過澗上遊的危崖。又經過了十好幾處仙景。便到右元仙府。三人都未到過。先以爲五府同開。右元仙府。必也一樣富麗。喬皇。氣象萬千。左近景物。尚且如此。清麗靈奇。何況本洞。那知到後一看。大出意料。原來那左元仙府。附近景物。祇管優美繁多。正洞祇是一座百十丈高的孤峯危壁。洞在峯腰。約有方丈大小。看去陰森森的。全峯筆立如削。由上到下。闕有一二百個大小洞穴。最大的洞穴。高不過五尺。寬僅二尺。約有二丈來深。至多可以容得一人在內。跌坐。小的大人。直容不下也。祇十二三歲幼童。可以勉強容納。有的淺不過尺。坐處并還向外傾斜。形勢不一。各有難處。環峯四外。俱是松杉之類。古木大都數抱以上。參天蔽日。襯得景物越發陰晦。繞向峯後一看。正對前洞。還有一個後洞。洞門上橫刻着。心門意戶。四個朱書古篆。和些符傷。三人見了。很覺奇怪。料知左元洞內。必有玄妙。

設施。想到洞中探看。小仙童虞孝。剛開口一笑。諸葛警我笑道。此是本府左元洞。十三限入口。平日爲衆弟子修煉入定之所。以後除奉掌教師尊特命外。衆同門自問修煉。到了年限火候。必須先由這心門意戶通行。越過內中十三道大限。經由前洞口飛出。然後去至中元殿內。稟准師尊。始得下山修積。從此往來自如。并可在外。另闢洞府。任意修爲。便是回山。也另有景物享受。無不優美的。清修之所。無庸再來此洞受苦了。如若修煉未到功候。或是自傷。不過。休說遊行自在。便本府這多和這大一片仙景。也休想能夠遊涉。祇在少元洞內。煉到能夠服氣辟穀。或是師恩准其速成。賜了辟穀靈丹。便須來此。常年在這峯壁小洞穴中潛修。除却每日有一定時。可以隨意。在峯側一帶。和峯左青溪坪。古輝閣兩處。與衆同門。互相比劍觀摩外。餘者都成了千仞宮牆。人天界隔。可望而不可卽。不能擅越雷池一步了。至於各位師尊。也祇偶然自來。指點傳授。此外難得見面。本派同門。新進者多。頗有幾個。修道年限功候。全都不到。自告奮勇。下山歷煉。使內功外行。同時并進的。也可稟明師長。甘冒奇險。逕由左元十三限。或是左元洞內。火宅嚴關。硬衝出去。這十幾位同門師兄弟。大都仙緣福澤至厚。定力堅固。又都持有兩件極靈異的法寶。飛劍。憑着以身殉道的勇氣。方始徼倖成功。左元火宅關口。祇有一道。看似沒有左元十三限煩難。但是凶險更大。這兩處地方。到時一個把握不住。輕則走火入魔。和以前百禽道長。鄧八姑等一樣。不能行動。須要多年虔修。受盡苦楚。培養心頭活火。凝煉元神。重生肌骨。復了原體之後。二次重慶難關。稍一不慎。

仍是重蹈前轍。轉不如循序漸進。現時雖然堅苦。年久水到渠成。那重的。不是五官四肢。殘廢一兩處。永難修復。便是壽命轉劫。甚或形神全消。都在意中。雖然師恩深厚。暗中必以極大法力護持。喪生滅神。尚不致於。便是走火入魔。也非人所能堪了。這裏你祇看到孤峯陋洞。還不怎樣。那由少元洞轉來。峯上小洞穴中修煉的。中間尚須繞行左元洞。許多險境。才能到此呢。鐵鼓吏狄鳴岐。問在火宅十三限之外。還有何險。諸葛警我道。左元洞位於地底。上面凡是危峯峭壁。鳥道羊腸。遍佈蛇獸水火。各色各樣的危機險境。入口之處。名爲小人天界。所歷景物甚多。人行其中。祇要心志不純。立時地棘天荆。寸步難行。可以使經歷的人。在那暗無天日。地獄一般的危境中。逃竄上三五個月。走不出來。必須至憑定力靈慧。才可以縱容脫出。這是將來連闖十三限的初基。雖無這裏凶險。早晚終可脫出。那定力不堅的人。走了進去。稍爲疏忽。那苦難也夠受的了。現這兩處仙訣。尚未發動。左元洞那些危峯峭壁。鳥道羊腸。俱是實現。尙可一觀。此洞雖沒有十三層難關大限。全洞長大。不過十餘丈。此時內中空空。有什意思。熊血兒暗忖。以前常覺旁門災難太多。尤其天劫利害。正宗玄門。得天獨厚。今到峨眉赴會。見這些未學新進。爲日不久。竟有好深功力。令人妬羨。那知他還還有這多難處。無一容易得來。人家先難後易。早把根基打好。不畏魔擾。所以天劫。也不去尋他了。方想如何到這兩處洞中見識。祇管仙法不曾發動。也可增長閱歷。虞孝和鐵鼓吏狄鳴岐。已向諸葛警我商情。引入洞中見識。正要在旁邊隨聲附和。諸葛警我已笑對二人道。

位道兄。此時還不是進洞時候。再者兩洞均非延賓之地。洞口已經封禁。來客祇在附近遊玩。無進洞者。既是二位道兄。必欲先往一觀。我略爲担點責成。連熊道友。一齊同往好了。虞狄二人。聽他語氣稱謂。好似含有深意。心方一動。諸葛警我已引三人轉到前峯。說聲請少等待。當先飛身直上。三人見他搶前引導。料知洞中必有一些。現在外面的機密佈置。不欲外人看見。俱作未解。不等招呼。跟蹤飛上。到了洞中一看。由前洞口直望後洞口。空無一物。就這慢得一步的功夫。諸葛警我已不見蹤跡。洞與外觀孤峯一般大小。比起兩邊洞門。却高得多。地也凹下。洞壁彷彿甚薄。看去不似石土凝成。用手微叩。淵淵作金鐵聲。心想後洞門外。壁有符篆。諸葛警我也許故弄狡獪。由此穿去。心中尋思。同往後洞門走去。剛往前走不兩丈。三人相繼回顧洞中。祇剩了自己一個。同行二人。不知何往。喚也不應。心中一驚。方覺奇怪。再看前後洞門。俱已隱去。神智也好似有點迷忽。思潮全集。熊血兇道方較高。覺出情形不妙。知是自己不聽招呼。冒失所致。自身是客。再如特強亂衝。觸動洞中禁制。失陷在此。師門面子難看。趕即寧靜心神。高呼諸葛道友何往。請即現身。脚便停住。不再前進。這一來。果然好些。雖仍進退兩難。尚未現出別的幻象。鐵鼓吏狄鳴岐。人較平和。發覺身側二人。忽然失蹤。現出上述景象。情知落在對方禁制之內。事前原囑少待。不能怪人賣弄神通爲難。心想此洞。既是峨眉門下弟子成敗關頭。定必玄妙莫測。憑自己這點法力。萬衝不出。自是來客。對方不能坐看出醜。久置不問。也不再前進。強攝心神。停在此地。靜候主人解救。和



血兒一樣。均未見什異處。惟獨小仙童虞孝。生性好勝。前在白陽山。妖戶墓穴受挫之後。因恨高山二老。兼及峨眉。心中先存敵意。見狀認作諸葛警我。故弄玄虛。心中大怒。暗忖此洞。共祇三數十丈方圓。洞壁甚薄。眼前無非幻境。估量方向。不會走錯。何不給他一個硬衝。衝出固好。即便破壁飛出。主人自己不在。此接待。有意賣弄家私。隱在一旁。發動埋伏欺人。先失禮貌。也難怪我。怕他何來。心雖這想。畢竟久聞峨眉威名。終是有點內怯。爲防萬一。特意放出飛劍。護住全身。并將身畔法寶。取出備用。駕起遁光。朝前急駛。滿擬飛行迅速。這數十丈之隔。晃眼卽至。否則便該埋伏發動。有了阻擋。那知飛行了一陣。別無跡兆。不特前後洞口。和兩同伴不見。四顧空空。上不見天。下不見地。身在其中。加急飛駛。渺無涯涘。又急又恨之下。一發狠。便將師傳至寶風雷鑿。取將出來。欲將洞壁震破。平日此寶一發。便是一道火光。挾着風雷之聲飛出。無堅不摧。聲勢甚是猛烈。及至這時揚手飛出。僅止一溜火光。朝前飛去。略閃卽隱。聲影皆無。知道不好。趕急收寶。已收不回。心中一驚。猛覺身落實地。定睛一看。護身飛劍。也沒了蹤跡。當時天旋地震。神智漸昏。似要暈倒。正驚急害怕間。猛又覺眼前一花。金霞亂閃。照眼生輝。突現出十餘個朱書古篆。大約徑丈。都是光華四射。飄條如電。一個接一個。連是什字也未認清。一閃卽滅。字盡光影。諸葛警我。忽在面前現身。前面洞內。也自現出。回了原狀。再看熊血兒。和狄鳴岐。也在身側立定。和適才同行情景一樣。回顧前洞。就在身後。直好似做了一場幻夢。根本不會前進。飛劍法寶已失。心中愁急。隨查熊狄二人。

神情却似泰然。若無其事。方自驚疑忿忿。不知如何是好。忽聽諸葛警我笑道。真道友。法寶飛劍。怎不收起。放在地上作什。虞孝趕急隨手指處一看。果然一寶一劍。俱似未用時原形。遺落在身側地上。忙即收起。羞了個面紅過耳。忍不住向狄鳴岐問道。適才狄師兄。可曾見我嗎。熊血兒見他惶愧情景。猜知究竟。笑道。我們自己心急。不聽諸葛道友的招呼。冒失先上。如非主人手下留情。正不知如何獻醜呢。諸葛警我忙道。道友想錯了。小弟因此洞禁制。雖未全設。規模已是初具。自身法力淺薄。惟恐忤犯住客。微侍事。前。隨侍家師。得蒙指點祕奧。意欲先將禁法止住。再請入觀。那知三位道友。心急先上。埋伏一經觸動。收上便稍費事。爲此略爲耽延。也祇蓋茶功夫。掌教師尊。所設禁止。尙無十分之一。入伏人祇心略定。不再作前行敵視之想。立可無事。小弟雖然無狀。焉有忤犯尊容之理。三人自覺被困時久。少說也有半日。一聽祇有蓋茶功夫。又聽所設禁法。不足十一。已有如此奧妙。如是全設。威力可想。好生驚佩。各自拿話。探詢此中玄妙。諸葛警我。祇答此與佛門。殊途同歸。一切境象身受。皆由心念引發。祇能明心見性。神智澄明。不爲七情六欲所擾。便可通行無阻。自己不過適逢其會。隨侍在側。路窺皮毛。如待全設。自顧薄質淺學。本身尙難通行。如何告人。三人料他不肯詳說。祇得罷了。隨同走遍全洞。仍是空無跡象可尋。適見霞光古篆。竟查不出一絲跡兆。不知何來。不知何去。如此利害。端的神妙無方。令人莫測。無可留連。祇得回了下來。虞孝對於峨眉。先是又嫉又畏。經此一來。更知萬不如人。由不得生了敬服之意。狄鳴岐更是早

已心服口服。都祇爲師門厚恩。不肯嚮往外人。捨舊投新罷了。四人下來之後。正商議往右元洞去。觀賞景物。并窺火宅妙用。忽見朱鸞。面容悲憤。同了癡姑。向芳淑。申若蘭。并肩密語。由側走過。四人也未做理會。跟着路上。又遇見東海鮫人。鳥散仙。巫啓明的門人。神風使者。項紀。和血兒。原是熟人。見了血兒。墜至一旁。問可知道。前行三美一醜。四女來歷。姓名與否。血兒答說。內有三個。俱是主人門下。難道你看不出服飾。問他則甚。項紀不知血兒。現時已和乃師一樣。與鹼眉成了一氣。便答那我知道。祇問那穿杏黃裳。肩還有那外來的一個。血兒心性剛直。有德必報。聽他問的是向芳淑。和朱鸞。知他師徒。雖然得道多年。仍是旁門故態。這次來作不速之客。就許受了許飛娘等人德意。未必安什好心。道才未曾出手。定是自覺無力。知難而退。這時打聽二女。不知又想出什花樣。想起向芳淑贈陰雷珠之意。便向他道。這兩個一名向芳淑。一個似是金鐘島主門下。不知姓名。你尾隨他們何意。項紀答道。這是他們自己不好。鬼鬼祟祟。四個賤人。隨在師父身後窺探。一同指着師父呪罵。好似有仇神氣。此時師父。正離了主人。和幾位同道。閒立談說。他們以爲隔遠。可以任性。呪罵。不知師父。早已留心。故意離開主人。便爲暗查他們動靜。剛聽出一點。便被醜女覺查。一同走開。師父疑心。內有仇人之女。命我來探。正要隱身追近。便遇見你。我因那金鐘島來的一個。和穿杏黃裳肩的。長得最美。故此朝你打聽。你往日不也恨他們。何不助我一臂。日後得便。弄他一個快活。豈不是好。血兒知他素來冒失。乃師法力。却着實不弱。惟恐向芳淑吃虧。便先話

誠道。這幾個少女。雖是年青。一個也不好惹。莫要自找無趣。項紀那知血兒心意。笑答。誰還不知此時身在虎穴。祇不過先探一點虛實。到底誰是師父仇人。等離開這裏。再作打算。你這樣胆小。則甚。說罷。自去。諸葛警我。同了虞狄二人。在前緩行相俟。早看出項紀神色不正。血兒話完。追上三人。并不隱瞞。照實一說。諸葛警我。知道向芳淑。乃金姥姥羅紫烟。晚親至戚。幼無父母。懷抱之中。便被渡上衡山白雀洞。去撫養。因他靈慧異常。最得師尊歡愛。欲其深造。不令外出。本人又知勤奮用功。毫不務外。不如何。政崔綺兩師姊。常時離山他出。直到近日。因奉師命。要轉投峨眉門下。欲立功自見。方始下山修積。在外行道。爲日無多。決不會與海外奇門之士結怨。真有大仇在身。乃師金姥姥。先就出頭。何致謀及外人。癩姑雖是後輩。一則自身法力頗高。乃師屠龍師太。生性疾惡。又最護犢。巫啓明。如若有仇。也早不俟今日。申若蘭前在紅花姥門下。向不和外人來往。自投本門。從未離羣。獨行人。又和善。更無仇怨可結。內中祇有朱鸞。較似。但是所居金鐘島。偏在南極。蛟人島。在東海盡頭。雖然同是海外。兩下相去。比起中土。還要遼遠。乃師又向不與同道往還。正邪各派中人。連知道他姓名行藏的人。都無幾個。再看朱鸞來時。神情口氣。分明拜師以來。初次離島他出。乃師和師門至交。謝山楊瑾。俱都在此。如是仇敵。怎會不去稟告。却在背地。約了新交的幾個同道姊妹。去招惹這樣強敵。方自尋思奇怪。忽聽矮叟朱梅。在耳旁說道。朱鸞與妖道巫啓明。有不共戴天之仇。祇爲我和楊道友商談。被那小癩尼聽走。一時好事。不等我們囑付朱鸞。暗中先

去告知。同時自告奮勇。引了朱鸞。向芳淑。申若蘭。想認準妖道師徒面貌。爲日後相助。朱鸞合力報仇之計。不料行蹤未祕。反吃識破。妖道真也胆大。竟敢暗命妖徒尾隨下來。用他那面攝心鏡。先將四女真形攝去。以爲這樣做法。當時四女。毫不覺查。他回島以後。祇須探明四女。一離本山。便可對鏡。行使妖法。將神形一齊攝去。却不知在令師和我們這些人眼底。因他先還安分。遠來是客。任其列席。已是格外寬厚。如何能容妖道猖狂作祟。如此改了初計。意欲等他師徒。一離本山。便給他一個利害。我便暗跟下來。掩在四女身前。妖徒祇攝去了四個幻影。真形并未攝去。我料朱鸞該報親仇。妖道以前積惡。近雖輕易不施故智。假充好人。已難挽蓋。氣數將盡。但他煉就三尸化身之法。又擅靈光道法。人更機警。稍覺不妙。便要遁走。再去尋他。便要費事。朱鸞必須手刃親仇。本身法力。却非其敵。我們日後忙迫。又無多餘閒空。如要除他。斬却三尸化身。祇用紅慾袋。以毒攻心。較爲省事。血兒和妖徒相識。并無深交。却極感向芳淑。他師父陰雷之德。我已囑付四女。乘著會後。兩輩主人。同出送客。可以各按私交。隨意遠近。這半日之暇。先去姑婆嶺。埋伏相候。由朱鸞當先。明報父仇。三女在旁相助。妖道必被激怒。意欲就勢攝走。你到時可借送血兒爲名。同往姑婆嶺。作爲無心相遇。他見向芳淑有難。必要上前勸解。妖道也必持強不聽。等到雙方破臉。血兒勢成騎虎。不能與妖道并立。我和楊葉二道友。也相繼出現。妖道和今日心蓄詭謀。臨場胆怯。假作來客。不管動手的一些妖孽。便可一網打淨。免得日後又去爲害世人了。說罷寂然。血兒等三

人不知有人用千里傳聲。向諸葛警我耳邊。說這一大套。見他從容緩步。一言不發。笑問道友。有什心事。諸葛警我。乘機試探血兒道。向芳淑師妹。性情和善。根基甚厚。最得師長鍾愛。祇是年青好強。容易樹敵。適才見他。眉間煞氣。頗有晦色。日內必有災厄。那項紀之師巫啓明。十分利害。以前積惡如山。近數十年。雖聞業已改行。仍免不了故態復萌。既與爲仇。實是可慮。道友與他師徒。可交厚麼。血兒道。項紀爲人。心粗性暴。祇仗師傅法寶。自身法力不高。前在東海採藥。偶遊鮫人島。是他無故持強欺人。打將起來。適值他師父不在。他敵我不過。逃往宮內。妄用乃師所煉鎮山之寶。被我用玄功變作。強奪了去。因奉師命。不許在外。傷人樹敵。原是迫而威敵。沒想傷他。見已力絀技窮。本欲帶了寶物走去。這廝也真臉老。看出我無什惡意。知道至寶已失。師父利害。回山便是死數。竟向我求饒。說了許多好話。因已服低。未與計較。假將法寶還他。由此相識。他島上種有不少靈芝。以後又去過一次。承他款待甚殷。我却看他不起。乃師也祇聞名。未曾見過。後來家師聞說此事。不令與他師徒親近。便沒再去。可是他每一見我。必要周旋。我不願使人難堪。虛相酬對。實則無什深交。他偏當是打出來的交情。幾次要引我見他師父。我均婉拒。適才他奉師命。在仙府長老羣仙之前鬧鬼。何等機密的事。竟會當着道友。將我喚向一旁。吐露真情。心粗淺陋。可想而知。聽說乃師。祇是法力高強。心性也和他差不多。真可謂難師難弟了。至於向道友。與他師父。結仇一層。他師徒雖是一向冒失。但是貴派各位前輩仙師。道妙通玄。決不容他猖狂。何必多慮。少時

得便。我再向這廝探詢真情。究爲何事結仇。意欲如何。就便警告他幾句。能夠無事最好。如真生心害人。與向道友尋仇。小弟雖然道力淺薄。獨對他師徒。却有制他之策。或是先期預防。或是探明時地。到時往援。定當略效棉力。以報適才贈珠之德便了。諸葛警我。見他抗爽熱誠。甚是忻慰。隨口謝了。且談且行。沿途又見了好些美景。遙望長老羣仙。同了衆仙賓。正由靈桂仙館一帶。全仙府景最清麗之區遊賞。不便逆去。便由中段改道。繞行捷徑。經由中元仙府之後。去至右元仙府。諸葛警我爲想暗中點化。虞狄二人。特地引向右元仙府前面。新入門弟子。必須通行的入口之處走進。以便周歷全景。那入口是一條極深險的峽谷。上有小人天界。四個題額。四人正往裏走。血兒忽接乃師靈靈子。傳音相喚。命即前往靈桂仙館相見。血兒祇料是師父。見已久未覆命。關心向芳淑的陰雷珠。不知到手也未。喚往相詢。便向三人告辭。說家師傳音相喚。不知何事。未暇奉陪。說罷自去。虞狄二人。初進谷口時。見谷逕狹小。全崖祇有數十丈高下。危壁之上。滿佈羊腸仄徑。內中景物。分別看去。雖似奇險。彷彿和人家園林中盆景假山一樣。層巒疊障。幽谷危崖。名色雖多。但無一樣不是具體而微。不切實用。心中暗笑。這類佈置。祇管鬼斧神工。窮極工巧。曲折盤旋。形勢生動。無如地勢不廣。共祇數里方圓。不過比人工佈置的假山大些。還不如一座小山。景又太繁。幾步一換。最高最險之處。高遠相隔。不過三丈。休說道術之士。使尋常稍習武藝輕功的人。都能隨意攀援上下。來時曾見有一個樵燒小人。如說爲他們而設。遠差不多。偏說得那等難法。并還

是無論什人入門均非經此不可。即便暗藏五行生剋如八陣圖般佈置可使身入其中的人視聽冷爲滄海。培塿爲山岳。那也祇能混凡人耳目。以峨眉今日的勢派。那道行法力俱有根底。聞風嚮往。自行投到的人。以後想必不在少數。這點障眼法兒。決瞞不過。明明可以隨意通行。却仍要使其由此經歷。豈非兒戲。真要藏有法術禁制。那從未學道。祇根骨特厚。初次入門。連武功都未練過。又萬過不去。已有火宅嚴關。和左元十三限。爲出山行道的試金石。何須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二人心思差不多。而虞孝輕視譏笑之念最甚。正各尋思。諸葛警我見二人自入小人天界。一路飄望。互拿眼睛相看。嘴角帶笑。知有輕視之意。故意笑道。家師曾說火宅十三限。爲有法力道力門人而設。尙不爲難。獨這小人天界。因爲來人初次入門。功力不齊。甚或是個連武功都沒有的文弱幼童。却要使那身入其中的人。都是一般難易。不問他本身功力。祇是根骨深厚。有緣之士。便可通行。否則任是多大神通。也通不過。卽或有了緣福。應是本門弟子。而心意不堅。或是上來看太容易。不甚誠信者。雖然末了省悟。仍可脫出。所受苦難却多。故此頗費一番心力呢。虞孝暗忖。如說峨眉各長老法力。照近來所聞所見。確是高出別派之上。便門下弟子也無一庸流。至於這小人天界之說。分明想使新進門人。如增本門信仰。使不會法術的人。容易通過。等那道術之士。通過。却在暗中作法作梗。以示神奇。反正可以推說我二人是外客。不便請試。或是推說師長所設。未到用時。故可通行無阻。我偏給你點破。看你如何說法。故意問道。少時客去。新進門人。便須由此



通行。聽道友口氣。令仙師既費如許心力。想已設備齊全了。諸葛警我道。那個自然。虞孝又道。怎我等也能附驥遊行。其中並無阻滯。除却澗谷幽奇。景物險阻。有似人家假山盆景。想見昨晚陶冶邱壑。匠心神工。法力無邊外。並未覺出如何艱難。莫非因有道友引導。方故爾不顯。或是外人不堪造就。就而任其通行麼。諸葛警我暗笑。我如不教你少嚐滋味。你也不知本門威力。便笑答道。這裏新入門的。通行難易。視各人心志定力如何。至於外人。更是休想妄入一步呢。這裏地勢雖小。一切佈置。有類人家園林。假山盆景。內中實具無限妙用。如換別位師弟。也不敢引客入遊。祇爲小弟不才。入門年久。昨奉師命。忝爲門人之長。而這小人天界。便歸小弟掌管。頗知內中門徑。而二位道友。此時以外客來遊。入門便走的是應行之路。雖不免沿着兩崖上下的鳥道羊腸。峯崖澗谷。攀援繞越。多費一點跋涉升降。却和尋常遊覽一樣。毫無異狀。生人到此。如若心志堅純。具大定力智慧。也可履險如夷。從容通過。如無人引。或是中道自行退出。誤入歧途。立即被困在內。非到末了省誤。恐難脫出呢。虞孝心終不信。便向狄鳴岐道。此間如此精微神妙。反正地方不大。時間尙早。我和師兄何不勉爲其難。試看配入峨眉門牆。以博諸葛道友一笑呢。狄鳴岐聽諸葛警我口氣。也誤認作八陣圖之類。這類五行生剋。九宮八卦。禁制之術。原是崑崙派專長。祇爲近日聞見經歷。深知對方法力無邊。神妙莫測。向雖不甚信服。猶存戒心。不敢輕舉妄動。但因虞孝生死至交。知他性強。說了必做。自己不聽。便要獨行。攔勸無用。心想對方是主。爲人又好。決不致使客過。

於難堪。一人勢孤。二人合力。到底好些。爲留少時地步。笑答道。乘此千載一時。增長識見。自是佳事。但我二人法力淺薄。如真失陷陣內。無法脫出。還在其次。如因時久。誤了盛會。豈不可惜。到時還望諸葛道友格外留情呢。諸葛警我聽他先打招呼。便答道。話須言明在先。此間陣法。乃家師所設。小弟祇奉命掌管。引入入內。略加誥誡。一切妙用。早經設定。到時祇把門戶開放。任其通行。并不中途行法變幻顛倒。向來人作梗。一切聽之。人陷在內。除却家師。看他不堪造就。親來送他出門。也無法去援引相助。全仗本人志定力如何。二位道友到時。必能通過。決不致錯過夜間盛宴。却可斷言。小弟現由應行之路繞出去。至那邊出口相候。此外何途。皆可通行。祇是不易而已。二位道友如能記準。小弟所行途徑。也可就此走出。雖易全在自己。說起玄妙。實則又無什奇異呢。虞孝早已不耐。答說。既是皆可通行。道友請便。弟等勉爲其難好了。諸葛警我微笑。道聲前途相候。往前飛馳。不四五丈。忽又飛升危崖上面的羊腸小道。折轉回來。再往前進。似這樣。忽上忽下。忽進忽退。祇見道光飛馳。往復盤旋於危峯峭壁鳥道懸巖之間。宛如孤星跳擲。晃眼不見。狄鳴岐比較謹慎。慮後先。頗留意觀看。想作萬一打算。因吃虞孝一攔。不令詳看。示法對方飛馳既速。所經上下途徑。又是錯綜反覆。曲折交岔。宛如蛛網。稍失一瞬。便難認出。記也委實艱難。總想主人。不會使客過於難堪。祇得罷了。虞孝雖不令狄鳴岐。記認對方所行途徑。却極留意。對方有無動作。嗣見諸葛警我。一晃飛出。并無行法之跡。行前又說。設施早定。來人有無法力。一樣身經。決不在中。

途行法。向人作梗。越認定是八陣圖之類。二人商量。偏不照對方所行途徑。因爲負氣。要由谷中通行。初上來并未過於驕敵。先把五行生剋。八卦方位。生門死戶。一一辨明。自覺觀查所得。與所料不差。對方所設。無不與己所學符合。然後并肩前行。始而貼着地皮。上下底飛了一陣。漸覺兩邊危崖。高聳參天。一切景物。均長大高深了不知多少倍。迺與入谷時。形似假山。具體而微。大不相同。心方一動。忽然悲風四起。蛇蝎載途。猛禽惡獸。怒吼馳逐。俱都凶睛睽睽。紅信烙烙。磨牙吮舌。似要攫人而噬。谷中本就陰氣森森。天光早看不見。這一來。更襯得景物。越發淒厲。先還自恃法力。以爲這類蛇獸。主人所設。不好意思殺他。已是留情。未足爲害。又飛行了一陣。見前途茫茫。山重水複。直似置身大山之中。狄鳴岐首先警覺。情形不妙。喚住虞孝。說其總多遠的路。怎會飛行了半日。仍未走出。而山勢却加大高深了無數倍。莫非真個中了道兒。那知不提醒還好。這一提醒。虞孝立時發急。略爲計議。便同往空飛起。又往上飛了好一陣。那兩邊危崖。也沒見纔長增高。祇是一任向上高飛。老過不去。二人枉急了一身冷汗。終飛不過。祇得降下。重又細查門戶方位。另覓生門出路。不知怎的。這一落地。等到二次上路。法術竟全失去效用。二人也忘了御劍飛行。祇見山嶺匝迤。道路崎嶇。不是危峯峭壁。便是懸崖絕澗。再不就是森林插天。荆榛遍地。瞻前顧後。無可通行。就有途徑。也是鳥道羊腸。橫空孤寄。背倚危巖。下臨無地。加以毒蟒當前。惡獸在後。步步皆成奇險。由不得使人目眩心驚。震悸失次。似這樣辛苦跋涉。上下攀援。約計過了兩三天。連經過好

些難關。中間有十幾次。極凶險的。都是性命呼吸。死生係於一髮。二人合力抵禦。費盡心力。才得僅免於死。人已累到精疲力竭。遍體創傷。因神智早昏。竟不知此來何事。怎會到這暗無天日的險惡之地。祇是一味前行。尋覓出山之路。直到最後。由一奇險之境。勉強掙扎脫出。一同委頓在地。那地方是亂山頂上。一片突出的危崖。下是無底深壑。來路蛇獸成羣。本是毒口餘生。逃到當地。前進偏是無路。加以飢渴交加。滴水難求。而身後蛇影虎吼。又越迫越近。二人自分必死。不禁抱頭痛哭起來。哭了一陣。心想與其死於蛇虎爪牙。還不如墜崖一死。保得全尸。正嗚咽計議間。狄鳴岐忽然悔恨道。我弟兄二人。怎會死在這等所在。話一出口。漸漸想起以前投師學道之事。忙把心神。強行安定。追憶過去。虞孝見前面不遠。已有兩條成圍毒蟒。遍體文繡。鱗光閃閃。張開血盆大口。吐着火一般的信子。往崖上遊來。見狄鳴岐還在沈吟。當他怕死。心意未決。便拉他道。生有處。死有地。我二人今已到了絕路。再不滾將下去自盡。莫非臨死。還要受那毒蛇咀嚼之慘麼。狄鳴岐自從心念一動。神智漸復。忙搖手道。死在蛇口。也是定數。此事奇怪。先不要忙死。等我仔細想想。我二人爲了何事到此。以前也會學道煉劍。怎適才連隻老虎。都鬪不過。虞孝聞言。也漸明白過來。急切間。仍未想起。怎麼來的。終是狄鳴岐發覺較早。想起自己原是道術之士。不應如此。反正寸步難移。一切命定。便把死生置之度外。索性閉了二目。澄神定慮。追溯本原。苦思了一陣。居然想到。隨師峨眉赴會之事。當時警覺。把前事一起想到。猛然大悟。絕處逢生。精神爲之一振。剛剛靜

眼大叫。此乃凝碧仙府。小人天界幻境。我們自己狂妄無知。受此活罪。還不省悟。服低。早些脫困出去。話未說完。那兩條毒蛇。本在危崖來路邊際。盤旋欲上。倏地雙雙身子一躬一伸。長虹飛射般。一前一後。對面衝來。二人生死至交。連日遇到凶險。都是合力同心。各重義氣。相扶相依。爭先銳身急難。這時虞孝也正想到。開府觀禮之事。祇還沒想到。恃強輕敵。妄欲通行。小人天界一節。聞言心方警悟。二毒蟒已衝到身前。二人同坐地上。雖想到身有飛劍。可以迎禦。却忘了四肢疲乏不堪。二蛇來勢迅速若電。狄鳴岐見前蛇直撲虞孝。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孽畜。左手把虞孝一拉。待要縱起飛劍出去。猛覺彩光耀眼。奇腥撲鼻。身子棉軟。竟縱不起來。一時驚遽情急之下。又忘了身後絕壑。和鬆去左手。慌不迭就地一滾。竟連虞孝拖着同往崖下墜去。初墜落時。二人一般心思。以爲這樣緩過來勢。可駕遁光飛起。或升或降。均可無事。那知身在仙障之內。精神早已耗散。劍遁也早失去效用。一任奮力施爲。竟飛不起。祇管眼花撩亂。身如彈丸。飛墜不測之淵。崖壁上怪石潮水一般。一層迎面往上飛起。斜視下面。無數大小石爭森列。宛如劍林矛樹。銳鋒根根向上。落將下去。便是洞腹穿胸。死於非命。才想起此中幻境。竟是真的。而自己的飛劍法寶。到此却在不知不覺中。受了禁制。一無用處。小仙童虞孝首覺。祇有服低告饒。或許還有生路。急喊弟子狂妄知罪。教祖原宥。狄鳴岐早對峨眉嚮往。祇爲師門恩重。不忍二心。近來更知峨眉派道法高深。願不以虞孝此舉爲然。一則同門交厚。知他性剛。如若勸阻。必要獨行。與其結局更糟。暫不如同任其

難。到時或有轉圜。又以對方和易。自身是客。至多找個沒趣。絕無大凶。才與同行。適才省悟之後。心已服輸。祇未出口。聽虞孝一告饒。也在心裏默默求告。說時遲。那時快。本來落處。相去下面還遠。二人求告未終。忽墮勢暫速。眼看地底。千百成羣。劍鋒一般的石笋。迎面向上湧來。斷頭折胸。萬難閃躲。心寒胆慄。剛各把二目一閉。祇等身受。隔了一會。尙未落到亂石叢中。頭既不似初墜時昏暈。身子也似在實地上。不會往下翻墮。心疑降至中途。被竹東西接住。睜眼一看。身竟坐在地上。面前景物。忽然變小。仍是初入小人天界時景象。空中所見石笋林。也在身側不遠。和益景相似。每根最高不過尺許。上面危崖削壁。遇險時。所經景物。無不歷歷可數。祇是一切俱都具體而微。由下到上。高才丈許。你說二人便一個尋常人。足墜落。也不致於就會送命。再看坐處。比起原發脚處。祇前行了丈許。說是幻境。周身又復酸痛疲乏。不能起立。算計全境。未行百之一二。竟鬧得出死入生。精方交敵。技窮智竭。法術無功。如非省悟服輸。還不知再受多少罪孽。到頭是真是幻。尙是莫測。再如前行。休說力竭難行。便能行。也無此胆勇。後退也成了驚弓之鳥。不知能否。最可惜是在谷中。白受了三天大罪。開府盛會。必已過去。師父當已回山。丟此大人。見面還要責罰。正在相對愧悔。愁思無計。莫決進退。忽見前面危峯削壁之間。有一人影。順着上下縱橫。數不清的羊腸鳥道。飛馳而來。定睛一看。正是主人諸葛警我。二人大喜。急喊道兄快來接引。我二人知過了。

### 第三回

彈指悟夙因。普渡金輪釋寶相。

銅鐘參妙諦。一泓寒月證禪心。

諸葛警我。也似看見二人。答道。道兄受驚。筵宴將設。左元洞全景。暫時已難遍遊。祇好等二位舊地重遊了。聽去聲音極細。彷彿相隔甚遠。二人一聽。盛筵未開。才知三日光陰。僅止片時。所遇險難。却不止百數。不由驚佩交集。喜出望外。一會。諸葛警我馳近。見面先抱拳道。適才因知二兄。如欲通行全境。由後山口走出。尚須時刻。值有一事。未向家師覆命。抽暇前往。又和熊道友相見。談了片刻。二兄尚未走出。料是途中行法飛行。致觸禁制。被困在此。終局二兄。雖仍可由此中走出。終非待客之道。而小弟奉命掌管。因家師禁法神妙。可真可幻。一切均早設就。身入其中。除了心嚮本門。而資稟緣福太淺。定力不堅。強由外人接引來此。微伴一試的。到時。悔心一生。不願再入本門。始得中途被攝脫險。攝向山外。否則。便須家師自行停止禁制。此外便是小弟。也須循着一定門戶途向出入。不能飛越。此間看似具體而微。實則景物繁多。包羅萬有。可大可小。與佛家須彌芥子之喻。殊途同歸。別時匆匆未及回視。不知二兄觸犯那禁制。誤入何門。仙法微妙。景中人。雖不知滄海藏珠。那等微細。如不知一定地方。却也千頭萬緒。找起來。甚是艱難。偏偏又有幾位貴客降臨。中有兩位神僧。帶來一個幼童李洪。說與掌教師尊。頗有多世因緣。他又。是九世修爲。該爲佛門弟子。更有巨大善緣。未了。非有帶修師父不可。聖僧功行。不。圓滿。不再收徒。滾。

巧謝真人和金鐘島主葉仙姑。也同受了聖僧點化。皈依佛門。掌教師尊和家師。正把李洪引進到謝真人門下。賓主商談正密。未敢瀆請。方自爲難。意欲親來一試。走到路上。忽接家師傳音相告。說二位誤入震宮。因已自己省悟。而能進出小人天界者。均是本門弟子。此時不便任其通行。已在暗中撤禁。使二位仍返原地。連忙趕來。二兄已果然在此。家師已怪小弟行事冒失。難再引路通行。爲時無久。聖僧一去。便須開宴。此時長幼仙賓。均返中元前殿。右元火宅之遊。祇好俟之異日。稽往太元洞一帶遊覽。也到時候了。二人已心服口服。自然無不唯命。諸葛警我。便向前引路。這時二人。雖然勉強起立。身上疲苦仍在。又不好意思出口。心正發愁。此時受了禁制。所以如此。出去不知如何。諸葛警我。已是覺查。便向二人道。三兄適才想多勞頓。這個無妨。小弟身帶家師所煉靈丹。服後立可復原。至於飛劍法力。也是如初。祇不過元氣稍耗。暫緩片時。出谷之後。始可隨意施爲罷了。隨取兩丸靈丹遞過。二人方知此中。并不全是幻境。那火宅乾焙。想必更是玄妙莫測。隨將丹藥接過。稱謝服下。仍由原路退出。諸葛警我笑道。異日通行小人天界的。雖不免因定力信心不堅。不能走完。便被逐出的。畢竟十不逢一。既能來此。終是有緣。照二兄後來情景。并非不可通行。祇爲盛筵將開。不得不引二兄退出。日後如有機緣。或是暇時想起。何妨再續前遊呢。以二兄之道力根骨。再來便舉重若輕。從容通行。不致阻滯橫生了。二人聞言。想起諸葛警我幾次所說。俱似含有深意。暗忖峨嵋派近奉長盾遺命。光大門戶。到處網羅有根器的門人。正邪各派。新投



入門者。日有增加。對方之言。明是有爲而發。峨眉玄開正宗。法力高深。開府以後。益發隆盛。能投到他們門下。仙業容易成就。自是幸事。無如師門恩重。萬無捨此就彼之理。并且所學。也是殊途同歸。雖然比較艱難。成就遲緩。祇要自己努力虔修。內外功行。也不患不能求得正果。不是一定非遭兵解。此時見異思遷。非但背師負義。便是峨眉諸長老。見了這樣人。也決不會看中。弄巧還許摒諸門外。明是不行的事。對方偏三番兩次。示意引誘。是何原故。俱覺不解。虔孝最是日直心快。心想莫教旁人看輕。便答道。貴派玄門正宗。又當最盛之際。光焰萬丈。能得列入門牆。神仙位業。指顧可期。委實令人欽仰健羨。祇惜愚師兄弟二人。從小便蒙家師。渡上山去。撫養傳授。以至今日。師恩深厚。而敝派修爲。又是循序漸進。不比貴派易於成就。近年奉命下山行道。內外功同時并進。更無暇晷。日後對此無邊仙景。雖有賢主人懇勤延款。無此福緣享受。舊地重遊。料已無望。祇有空自神往罷了。諸葛警我。明白二人心意。又知他不久大難將臨。笑答道。我也明知二兄。師門恩重。爲副師長厚期。勤於修爲。無暇重求。但是未來之事難料。便諸位法力高深。長於前知的前輩。臨到自身頭上。也常不免有千慮之失。此中消長。實關定數。適才所說。并非想二兄卽日來遊。祇想二兄到了機緣湊巧。或有什事見教之時。勿忘今日之言。俾得良友重逢。再續今日之遊而已。二人聞言。心又一動。當時也未往下深說。已同走出谷口。遙望中元殿前。平湖上空。已現出一片晴天。皓月已被引來。照得全景清徹如畫。各地仙館。明燈齊放。光華燦若繁星。靈翠峯。仙籟頂。兩處飛

瀑流泉。一個激射起數十百丈擎天水柱。一個玉龍飛舞。天神倒掛。吃那十里虹橋。與仙府前面紅玉牌坊。所發出來的寶光一映。千尋水霧。齊化冰統。映月流輝。那凝碧崖前。和遠近山巒上。那些參天矗立。合抱不交的松杉喬木。杉羅寶樹。映着寶光月華。格外精神。蒼潤欲流之中。更浮着一層寶光。并有鸚鵡。鶴。五色鸚鵡之類。翔舞其上。猿虎麋鹿。以及各種異獸。往來遊行。出沒不絕。而兩崖上下的。萬行花樹。百里香光。競芳吐豔。燦若雲霞。湖中青白蓮花。芳叢疎整。並不佔滿全湖。共祇十來片。每片二三畝不等。疎密相間。各依地勢。無不攸宜。亭亭靜植。在平勻如鏡的碧波之中。碧莖翠葉。花大如斗。香遠益清。沁人心脾。神志爲旺。偶然一陣微風過處。湖面上。閃動起千萬片金鱗。花影離披。已散還圓。倍益精妙。加上數百仙侶。徘徊其中。天空澄霽。更無纖雲。當頭明月。格外光明。與這些花光寶氣。瑤島仙真。上下輝映。越覺景物清麗。境域靈奇。使天上仙宮。也不過如斯。虞狄二人。先雖見仙府景物之勝。已是暗中叫絕。驚奇。想不到星燈上後。明月引來。更增出無限風光。又是一番景象。極欲前往觀賞。那還捨得往別處走。狄鳴岐所說。盛筵將開。道兄恐還有事。仙府後面。不去也罷。諸葛警我。人最長厚。因來時玄真子。曾說起二人未來之事。二人異日對頭。現在前面。此去難免遇上。恰好自己職司已完。未來同門師弟。能助他免去一難。豈不是好。本意思引二人到後山閒遊。等聽奏樂。再去入席。人多席衆。兩下宗派各殊。不在一起。席散自去。無什交接。兩不留意。日後相遇。或可無事。一晃二人。爲前殿平瀟奇景所動。極欲趕往。知道師父所說。定

數難免。祇得聽之。暗中留神。師父說他所遇之人是誰。以便再爲打算。這時祇有掌教妙一真人夫婦。和謝山葉續。還有三五長老。陪着新來的。這幾位仙賓。在殿中坐談。餘下衆仙賓。也祇剛由各處遊玩回頭。由白朱乙凌。以及本門兩輩師徒。三三五五。分別陪伴。在虹橋水閣。玉坊平湖之間。閒遊觀景。虞狄二人。想往飛虹橋上。賞玩湖中青蓮。對諸葛警我道。我二人此時已漸復原。這裏各方道友甚多。自會找伴。道兄是貴派同門之長。必還有事。請自便罷。諸葛警我。口裏答應。分手之後。見岳雯。巖人英。林寒。莊易。司徒平等十來人。俱在平台之上。恁欄望月。低聲談笑。齊朝自己招手。到了上面。不願和衆人說話。回頭一看。見虞狄二人。走到橋上。迎頭先遇見熊血兒。同一新交道侶。知道不是。嗣見四人會合說笑。旁有二人走過。面有怒容。朝四人身後。惡狠狠看了一眼。沿湖走去。認出那便是朱鸞的仇人。巫啓明師徒。因四人語聲甚低。隔遠不曾聽見。看神氣。並未覺查有人懷恨。不知因何成仇。便暗記在心裏。岳雯笑問。師兄看什麼。那兩未來同門。心意如何。諸葛警我道。這兩人不肯忘本。堪與我輩爲伍。此時祇是敬服。尙無入門之意呢。隨問起謝葉二仙客。歸入佛門之事。岳雯道。林師弟在側隨侍。比我知道詳細。林寒接口道。小弟也祇知道前半。現在如何。因師命退出。就不知道了。諸葛警我道。神僧來時。我正要事離開。秦師妹語音不詳。我祇問天蒙老禪師。和謝真人。葉島主。到底是何因果。可曾聽說麼。林寒道。這到聽說。隨說前事。原來妙一真人夫婦。玄真子等。峨眉派長老。以及乙依。凌潭。白朱二老。陪同海內外仙賓。往遊仙府。全景。兼爲

新設諸仙景題名。除却左元右元二洞。因是門人修煉之所。祇在附近。轉了轉。沒有進去外。餘者仙府全景。俱都遊覽殆遍。未了衆仙賓。因仙府前殿。虹橋平湖。玉坊飛閣。氣象萬千。自不必說。此外以靈桂仙館一帶。最爲清麗。尤其那數百株桂樹。都是月殿靈根。千年桂實。經用仙法靈泉。每株大都數抱以下。佔地畝許。茂枝密葉。繁花盛開。奇香馥郁。宛如金粟世界。令人心醉神怡。徘徊花下。不捨離去。盛會不常。日後難得再來。見時尙早。多想遊完全景。再往小坐。留連片時。候到月上中天。始去前殿赴宴。妙一夫人笑道。本來定在靈桂仙館外。金粟坪桂花樹下。佈筵款客。因在閭府以前。羣魔合力來犯。意欲施展邪法。崩山壞岳。倒反峨眉全山。使此間全洞。齊化劫灰。多蒙白眉禪師。芬陀大施。請來方今第一位神僧。天蒙老禪師。去至雪山頂上。施展無邊佛法。大顯神通。遙遙坐鎮。方得消患於無形。將曉月師兄。勾引來的魔頭。苗疆長狄洞。老怪哈哈老祖的元神化身驚走。妖法無功。曉月師兄。本可倖免。他偏復仇心甚。不知自量。恰巧軒轅老怪。有一妖徒。前與謝道友的義女。仙都二姊妹結怨。意欲乘他姊妹來此。途中加害。不料又被小寒山。神尼忍大師。以佛法暗助脫險。妖徒追到此後洞。輪值諸弟子。自不容他猖狂。又用瑛姆大師。所賜修羅刀。予以重創。妖徒遁回山去。尙師訴苦。老怪平日自尊自大已久。心雖內怯。不敢便來。終覺墮了他的威望。大爲憤恨。自身不敢輕於嘗試。表面罵罵門人。整他咎由自取。不爲作主。暗中點醒。使其另尋一利害妖人。合力來犯。另外故意把他幾件利害法寶。顯露出來。使妖徒來乘隙偷去。應用所約妖人。便

問不出。禪師得道千餘年。每次轉世。法力祇有精進。與白眉和尚齊名。爲方今二位有道神僧。法力之高。不可思議。這次居然肯爲峨眉出力。豈非異數。第一芬陀大師。羣魔已非對手。况又加上這兩位神僧。暗以絕大法力相助。自然舉重若輕。羣邪風靡了。那和峨眉交厚。早知細底的。還不怎樣。那外來諸客。大出意料之外。一聽三位神僧神尼。還要親降。並還擒了曉月禪師同來。皆欲瞻仰。更不再作靈桂仙館之遊。齊願去至前殿相候。玄真子徵選玄功推算。向妙一真人道。三位神僧神尼。已將恩師遺旨所說的嬰兒。渡引同來。留宴大約無望。專完卽同飛錫。現已快由李善人家起身。我們速率衆弟子。出自凝翠崖上空。迎候罷。妙一真人隨傳法旨。命衆弟子奏樂。手捧香花。排班出迎。一面轉請百禽道人。公冶黃。極樂真人。李靜虛。青囊仙子。華瑤崧。瑛姆師徒。暫時代作主人。陪伴男女仙賓。在座來賓。是佛門中人。如神尼優曇。屠龍師太。南川金佛寺。知非禪師。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無名禪師師徒等。或與三位神僧神尼。同道相觀。或是末學後輩。中心敬仰。連同外道中高僧。如虎頭禪師之類。俱都隨出迎接。那各派仙賓。以及海外散仙。雖不隨同出遊。也多齊集殿前平台之上。恭候禪駕。謝山葉續在旁。忽然靈機一動。見楊瑾正要隨衆飛起。葉續首先趕過。說道。來時令師對我會示玄機。替乎我是鈍根。未能領悟。我想隨同主人出迎。不知可否。楊瑾笑道。這個有何不可。說時。衆門人已香花奏樂先行。妙一真人夫婦回了玄真子等。一子長老。正由殿中步出。謝山見葉續。已和楊瑾商定。同出迎接。正想開口。妙一真人已先笑道。謝道友也願同去。

慶。謝山笑應。白眉老禪師。原本見過。這位天蒙老禪師。却是聞名已久。想求他指點迷津。因見諸位道友。俱在殿台恭候。所以躊躇。同往迎接。正是心願。妙一真人。低聲笑道。天蒙老禪師。不爲道友。今日還未必肯臨降呢。一同去吧。謝山聞言。心中又是一動。見妙一真人。說完這句話。便和本派前輩羣仙。以及嵩山二老等。與白眉芬陀交厚的仙師。相次由平台上起身。各駕遁光。越過虹橋。平湖。往紅玉坊外。懸碧崖前。上空飛去。楊瑋葉續二人。並立一處。也長隨後起身。趕忙過去。笑道。日前李道友。同我往見白眉。曾示禪機。並有不日再見之言。難得老禪師同降。意欲往遊。就假請教。主人已走。和二位道友。做一路吧。楊葉二人。含笑點頭。三人隨同飛起。到了懸碧崖上空。斜陽初沈。明月未升。半天紅霞。燦如絢綺。正是黃昏以前。光景。妙一真人。率領兩輩同門弟子。各駕雲光。雁行排列。停空恭候。遙望前面神僧來降。荷無動靜。俯視峨眉。就在腳底。滿山雲霧。迷茫。遠近峯巒。浮沈在雲霧之中。和海中島嶼一般。僅僅露出一點角尖。再看雲層以下。各廟宇人家。已上燈光。宛如疎星羅列。梵唄之聲。隱隱交作。不時傳來幾杵疎鐘。數聲清磬。越顯山容幽靜。佛地莊嚴。令人意遠。知道此時。半山以下。正下大雨。天色陰晦。所以月還未出。便上燈光。本山爲佛門聖地。普賢曾現化身。靈巖寺。古剎。立不替。想起佛家法力。不可思議。一經覺迷回頭。大徹大悟。立可超凡入聖。自己根骨本厚。從小便喜聽經拜廟。時有出家之想。記得當時。還遇一位高僧點化。祇爲夙世情緣。割捨不下。後經變故。三生情侶。化作勞燕分飛。一時生離。竟成死別。心灰厭世之餘。幸蒙

恩師接引。始入玄門。微倖修到散仙地位。因愛妻也是夙根深厚。祇要尋到再生蹤跡。便可引渡。同修仙業。道成以後。也會費盡心力。適尋字。竟是一點根腳。枉費數百年。隨時都在留心。直到日前。才發現他。早已皈依佛門。得證上乘正果。比起成就。要高得多。不似自己。每隔數百年。便要預防一次。道家重劫。稍一不慎。便墮凡業。這多年來。占算尋訪。俱無下落。分明法力高深。惟恐情孽相尋。隱跡潛形。不令知聞。近日功行將完。方始略露行藏。令往一面。想不到苦修多年。成就反不如他幼時所遇高僧。也會說過。自己前生。原是佛門弟子。自入玄門。修煉多年。每值靜中參悟。不是不能推算過去未來。惟獨對於過去諸生。祇是依稀彷彿。做過和尚。也做過道流。詳情因果。竟是茫然。以自己的法力玄機。直是萬無此理之專。每一想起。便覺奇怪。以爲必是前生。犯了教規。逐出佛門。一經墮劫。便昧夙因。忘却本來。所以別的都能前知。獨此不能。事隔多年。忽於武夷山中。石洞以內。發掘到古高僧鑄發偈語。方若有悟。同時好友葉續。恰在海底珊瑚林內。水穴之中。發現了一具坐化千年的枯佛。得到一古燈檠。與鑄發偈語。諸多吻合。事後虔心參詳。那海底枯佛。分明是自己。漢時遺體。爲魏仇家。和保持那古燈檠。留待今生。遇合。物歸原主。但今生偏又是玄門中人。殊覺離奇。新近爲了此事。特請極樂真人李靜虛。引見白眉禪師。初意自己已成散仙。不會再皈依佛門。祇不消請其指示前因。到底爲了何事。墮劫。捨釋入道。如說過去生中。有什罪惡。見葉佛門。仙佛一體。殊途同歸。一樣都是根深福厚。始能成就。能爲仙。卽能爲佛。何況

前生又是佛門弟子。本有夙世因緣。豈非難於索解。此外還想講教的。便是海底佛火心燈的用途。以及和葉續的夙世淵源。那知白眉禪師。祇將心燈。來應用法指示。對於所問各節。祇示機鋒。語甚簡略。枉自學道多年。智慧靈明。當時祇覺他日成就。決不止此。急切之儲。仍難參悟。因有峨眉再見。回首卽是歸路之言。料定必有深意存焉。時遠未至。便不多說。今日一聽說。天蒙禪師將臨。忽然靈機連動。現在峨眉上。空耳聽下方僧寺。疎鐘清磬。禪唱梵音。又似有竹警覺。此爲近三百年未有之境象。甚是奇怪。莫非將來。仍要皈依佛門。還我本來面目不成。念頭一轉。側顧葉續。站在近側。也在低眉沈思。容甚莊肅。居中站在衆門人前面的。妙一真人。和玄真子。正在對談。因人數衆多。隨同迎候的外客。不肯潛越主人。多立在左右兩側。相隔較遠。語聲甚低。彷彿聽玄真子道。此子居然如此道心堅定。轉劫多生。一靈不昧。却也難得。人都羨慕師弟。今日成就。那知福緣善因。早在千年以前種下呢。白雲大師元敬。在旁搖口道。此子旣不應在我門中。年紀偏又是個三歲童嬰。禪門中幾位至交。不是衣鉢。早有傳人。便是功行。將要圓滿。不能待他成就。此子發願又宏。將來外道強敵。不知多少。如不得一法力高強的禪師爲門。任他生有自來根器多厚。也難應付。師弟你這前慈父。作何打算呢。妙一真人道。這一層。我早想好了。少時自知分曉。鑿霞大師問道。此子之師。可是謝道師麼。妙一真人點了點頭。白雲大師笑道。這個果然再好沒有。我真非善知識。已然拜讀玉匣仙示。祇差把話寫明。竟未想到。豈非可笑。先前衆仙所談。謝葉二人。俱未留意。後



頭這一段問答。全聽得畢真。尤其謝山聞言。驚喜交集。照此說法。分明長眉玉匣仙示。早已註明。自己果然還要返本歸原。重入佛門。方自推辭。忽聽白谷逸道。佛光現了。本來是在金頂。怎會如此高法。必是三位神僧神尼。要顯神通渡人吧。峨眉金頂。每值雲霧一起。常有佛光隱現。現時。祇是一圈彩虹。將人影映入其中。與畫上菩薩。腦後圓圈相似。並無什強烈光芒。亘古迄今。遊山人往往見此奇景。信的人說是菩薩顯靈。不信的人。多說山高多雲。日華迴光。由雲層中反射所致。但是字內。儘多高山。任是雲霧稀密。均無此現象。尤奇是身經其境的。那輪佛光。總是環在人影的腦後。和佛像一般無二。絕不偏倚。此與夜中神燈。同是寶景奇蹟。千百年來。信與不信。聚訟紛紛。始終各是其是。並無一人說出一個之理。這在衆仙眼裏。原無足奇。可是當夜所見佛光。却與往常大不相同。衆仙停處。本在奇雲霧迷茫。上面却是碧霄萬里。澄淨如洗。並無纖雲。那佛光比衆仙立處。還要奇。

突然出現。先也和峨眉頂佛光相仿。祇大得多。七色彩光。也較強些。宛如一團隔頗遠。及至衆仙紛運慧目注視。晃眼之間。彩光忽射金光。化作一個金。近在咫尺之間。可是光中空空。並無人影。衆正驚顧。忽聽身側不遠。知非方普渡金輪。忽宣寶相。定有我佛門中弟子。却後皈依。重返本來。如非累以身試險。施展這等無邊法力。此時局中人。應早明白。還不上前領受。

當中迎候的衆仙。自妙一真人。玄真子以次。全都肅立恭身。神態異常。覺。福至心靈。不謀而合。更不暇再看旁人動作。雙雙搶向前頭。剛剛合掌。那輪佛光已將全身罩住。智慧倏地空靈。宛如甘露沃頂。心地清涼。所有雙頭一瞥而過。一切前因後果。全都了了。當時大澈大悟。一同祇高呼了一聲。後。二人也仍立原處未動。祇是彈指之間。各自換了一付面目。從此皈依佛。神妙不可思議。這些情景。由謝藥二人動念起。直到悟徹前因。重返佛門。在場衆。優曇。餐霞。白雲等。十餘位僧人。以及外客中。知非禪師。俠僧軼凡。屠龍師太。無名禪師等。三十人。深知此中微妙。此外餘人祇見佛光。略現即隱。既未看見罩向誰的身上。也未看出有緣了。渡化。便有道行較高的十來位。也祇知道佛家普渡神光的來歷。專爲接引夙根深厚的有緣。能運用這等佛法的。已參上乘功果。行與菩薩羅漢一流。這類佛法。關係自身成敗。輕易不肯施爲。那金輪乃行法人的元靈慧珠。行法之時。必須覓地入定。功力稍爲不到火候。固易爲魔侵擾。這類佛法接引。又無異捨身渡人。事前須發宏願。而所接引的人。如非孽重魔高。前生早已成道。也決不致於轉劫。尤其是根骨越厚。前生道行越高的人。今生的陷溺。也越更深。甚或背佛叛道。往往最難回頭。即或不然。仗着前生善根。未怎爲惡。並還知道擺脫世緣。出家修道。有了成就。但也是個外教中人。決非佛門弟子。已然。

棄佛歸道。身在玄門。將成仙業。對於佛家。縱不誦誦。令他捨舊從新。也是難事。而這類事。又須全出自願。進退取捨。係於一念。絲毫不能勉強。一個不淨。好意。或是到時。只因早昧。視如無關。不肯動念。飯後。修行。人雖不爲此敗道。也要爲此。多修積數百年功果。卷出許多煩惱。末了還須隨定此人。終於將他引渡入門。完了願心。方得功行圓滿。飛升極樂。中間祇管千方百計。費盡心力。仍須對方自己回頭。不特依舊不能勉強。連畫面明言。告以前因果。剖陳得失利害。使早省悟。均所不能。所以如非交厚緣深。誓願在先。便是佛門廣大。佛法慈悲。也無人敢輕於嘗試。主人既出接三位神僧。神尼。行法人。當然是其中之一。雖斷定衆中。必有有緣人。在等接引渡化。看佛光隱得這等法法。被引渡入。十九飯依。暫時却看不出來是誰。這些人方自相互懸揣。謝葉二人。經此佛光一照。已是心神警激。一粒智珠。活潑潑地。安然間立。一念不生。佛光隱後。隨聽遙空中。隱隱幾聲佛號。聽到人到。緊急着一股檀檀異香。自空吹墮。衆仙知道神僧將降。妙一真人方令奏樂禮拜。面前人影一閃。一個龐眉僧者。懷抱嬰兒的。怯瘦長身。巽巽。一個白眉白鬚。身材高大的和尚。一個貌相清奇的中年比丘。身後還隨定一個貌相古拙。面帶忍愧之色的老和尚。已在當前出現。四位僧尼之來。也未見有遁光雲氣。祇是凌虛而立。衆仙十九等。第二人起。是白眉和尚。芬陀神尼。和曉月禪師。那領頭一個。自是久已聞名的千歲神僧。天蒙禪師。無髮。卽一同頂禮下拜不迭。三位神僧尼。也各合掌答謝道。貧僧貧尼等。有勞諸位道友遠迎。罪過罪過。妙一真人道。弟子等恭

奉師命。開關洞府。發揚正教。德薄才鮮。道淺魔高。羣邪見嫉。欲以毒計。顛覆全山。如彼凶謀得售。不特弟子等有負恩師大命。罪不可逭。便這千百里內生靈。也同嬰浩劫。齊化劫灰。多蒙二位老禪師。與芬陀大師。大發慈悲。以無邊法力。暗中相助。遍戮邪魔。淨掃妖氛。轉危爲安。使滔天禍劫。消弭無形。功德無量。而弟子等實身受之。感德未已。復荷蓮座飛降。彌增光寵。大德何敢言報。敬隨玄真子大師兄。率領同門師兄弟。以及門下衆弟子。謹以香花禮樂。恭迎臨脫。伏乞指示迷津。加以教誨。俾克無負師命。免於隕越。不勝幸甚。天蒙禪師微笑答道。真人太謙。今日之來。原是貧僧自了心願。你我所爲。同是分內之事。說他則甚。且去仙府說話。妙一真人等。躬聲應諾。隨向側立。恭讓先行。三位僧尼。道聲有僧。便自前行。凌虛徐降。往下面凝碧崖前。雲層中落去。衆仙和衆仙賓。各縛遁光。緊隨在後。一時鐘聲悠揚。仙韻齊奏。祥氛散漫。香烟繚繞。甚是莊嚴。衆仙飛降極速。倏然三僧尼先到一步。平尊上早有多人仰候。見了三位僧尼。也都紛紛禮拜。瑛姆和極樂真人李靜虛。靈瞻諸仙。也相繼出見。妙一真人。隨請殿中落坐。衆仙因這三位僧尼。行輩甚尊。道行法力之高。不可思議。尤以天蒙禪師爲最。此次先在雪山頂上。爲關府護法。掃蕩邪魔。事後又生擒曉月禪師。一同降臨。還有機密語說。得見一面。已是緣法。不使冒昧陪列。外客除却靈瞻。女四仙。屠龍師太。李寧。楊蓮。神尼優曇。半邊老尼。瑛姆師徒。采薇僧衆。由穆極樂真人李靜虛。百禽道人。公治黃。謝山。葉續。半邊大師。鄭顯仙。知非禪師。易周。欽僧。執凡。無名師徒。和乙修凌潭。嵩山二老等。二十

餘位。餘者多自知分際。見兩爲首主人。不會指名相讓。反到分出人來陪客。料知有事。俱都不會隨入。便是主人這面。也祇玄真子妙一真人夫婦。白雲大師。元元大師。和四個隨侍輪值的弟子在內。餘人俱在殿外陪客。不會同進。那曉月禪師。却始終垂頭喪氣。如醉如癡。隨在芬陀大師身側。行止坐立。無不由人指點。直似元神已喪。心靈已失。主馭之狀。你說知非禪師見了嚮嘆。便玄真子妙一真人等。一千舊日同門。也都代他惋惜不置。寰主就坐。隨侍四弟子。獻上玉乳瓊漿。天蒙禪師等。合掌謝領之後。玄真子因妙一真人適迎神僧時。曾向曉月禪師行禮。不會理睬。看出他屢遭挫敗。不特估過不悛。故智依然。反到因此羞惱成怒。益發變本加厲。心蘊怨毒。誓不兩立。故意借受佛法禁制。假裝癡呆。似此叛道忘本。執迷不悟的敗類。師命尊嚴。終念同門之情。也是愛莫能救。不便再與多言。見天蒙白眉就坐。略爲接談。各自低眉端坐。寶相莊嚴。意若有事。便向芬陀大師。請問經過。大師答道。此人真不可救藥。叛師背道。罪已難道。近在苗疆。爲報前仇。竟煉了極惡毒的邪法。並勾結苗僧哈哈。和一些邪魔外道。來與諸位道友爲仇。被白眉師兄佛法所制。我因念在以前曾有數面之緣。後他到令師門下。苦心修爲。能有今日。也非容易。以爲他也有道之士。怎便爲了一念貪曠。甘趨下流。不知顛逆利害。到了力竭勢窮。行遭慘劫之際。還不知頭覺醒。於是力向白眉師兄緩頰。他這樣欠。還用細說。略加勸誡。便即放走。他剛一走。天蒙師兄。使用佛法。隱晦神光。移形幻相。我問何故。二位師兄齊說。此人近來入邪日深。爲魔所制。爲逞一己之私。多行不

義。已是喪心病狂。無法挽救。行卽反恩爲仇。不久仍要約了利害妖邪。前來報復爲祟。依他本意。頗覆峨眉以後。我們三人中。祇我似乎好欺。適我放他。免被白眉禪兄。押送此間。多受一場屈辱。並還免受那玉匣飛刀斬首之劫。他不但不知感恩。反想仗着邪魔之力。乘我門人不在。孤身入定之時。突然發難。前往暗算。事成固是稱心。如若被我發覺。來的妖徒。自難免於誅戮。正好就此激引軒轅老怪。諸爲首邪魔。合力尋我三人作對。我聽二位師兄之言。還以爲他縱然悖謬。還不致如此胆大昏愚。及至默運玄機。細一參詳。居然半點不差。到了今日傍午。他果約了幾個比較伎倆多一點的妖邪回來。因爲佛法所迷。虛實兩皆誤認。自投羅網。同來妖黨。祇兩個數限未到的。竟擬遁走。餘者均被我除去。他受了佛法禁制。被我擒來。此乃是白眉師兄。爲踐昔年對令師的前約。有意假手於我。至於處治如何。乃是貴派家法。與令師遺命。悉隨尊便。不與我三人相干。了話剛說完。忽聽瑤然鳴玉之聲。那藏飛刀的玉匣。本奉長眉真人遺命。在開府以後。藏在中元殿頂。一個壁凹以內。這時突自開裂。飛出一柄飛刀。那刀祇有尺許長。一道光華。寒光閃閃。冷氣森森。耀眼侵肌。先由殿頂飛出。疾逾電掣。繞殿一週之後。略停了停。然後如沈如浮。緩緩往曉月禪師立處飛去。曉月禪師。本是面帶愧色。垂首底眉。經妙一真人揖讓。坐在三位僧尼左側。雖爲佛法所禁。不能自脫。到底在正邪兩派。俱都修煉多年。有了極深造詣。法力高強。本派中人。善行頭陀。已然成道。深知天蒙白眉二位神僧。決不肯親手殺他。芬陀大師。也祇將人交到爲止。諒必不肯加害。

此外能制自己死命的。祇玄真子和妙一真人二人。餘者連白朱乙凌諸仙賓。都算不上。不是勢均力敵。難分高下。便是至多法力較高。要惹傷害自己形神。仍是極難。這些仇敵。都有聲望。自視甚高。不肯衆人合力。對付一人。這兩個憎當教主的仇人。即便不念以前同門之誼。當着開府盛典。各方仙賓雲集之際。也必要假仁假義。決不肯於當衆加害。祇偏心薄情的前師。所留玉匣飛刀。利害無比。但是抵擋此寶的。前古兵工氏。用太乙元補。和萬年寒晶。融和淬煉的斷玉鉤。現在身上。隨心動念。便可飛出迎禦。仇人既不肯當衆下手。芬陀又祇將已禁住。不令逃遁。法力仍在。來時白眉口氣。好似自己。死有後文。不致便遭劫數之意。便照形勢情理來斷。這些新舊仇敵。萬不致於因見飛刀無效。重又合力下手。致已於死之理。斷定此來。不過受些屈辱。並無凶險。本來早遭劫兵解。憑自己道行法力。轉世修爲。一樣速成。並還可以不必再轉人牛。當時尋一好廬舍。立可重生修煉。不過仇敵。法力功候太高。再如轉劫。功力相差。更難追步。此仇越發難報。再者本身修爲。終非容易。現已脫胎換骨。煉就元嬰。祇爲一朝之忿。誤入歧途。因前在苗疆。與哈哈老祖。圖法不勝。妄以爲可以害他。報仇淺恨。自爲教祖。償那平日心願。拜在他的門下。一步走錯。便以錯就錯到底。漸至仇怨日深。江河日下。無法再反本來。如若當年。不虧貪瞋。獨自虔修。本可煉到天仙地位。就是現在。忘本趨邪。祇不過不能飛升靈空仙界。又多了道家。一次四九重劫。仙業仍然有望。這原來肉體。怎捨棄去。爲此祇好忍辱含垢。等自己脫身以後。準備再用多年薪胆之功。一拚死活。心雖

如此想法。對前師法力。素所深知。便自己的悖逆顛倒。多行不義。也不是不知其非。祇管受了哈哈妖師。魔法暗制。當此緊要關頭。知道本門。法令尊嚴。言必應點。也是有點心驚胆怯。不敢十分自信。昔年長眉真人。所留玉匣飛刀家法。以及另外一些簡篋遺示。多半俱當衆弟子的面。封存收藏。祇管到時。始得出現拜觀。不知內容。形勢全都見過。入廳落坐。暗中留神觀看。俱無影跡。玄真子祇向芬陀大師。問詢前情。好似事前。尚不知悉。否則玉匣。早已請出。陳列殿中相待。那有如此從容暇逸。照此神情。分明因爲吉日靈辰。盛會當前。不願以舊日同門。來鬧殺戒。樂得假充好人。並還想到。叛教的人。被外人擒送到此。如不經過處置。任其從容而去。決無此理。至少也要經過一番做作。才是。也許仇敵心很狡詐。既不便當衆下手。爲盛會殺風景。好容易擒到。又不捨放脫。爲後來大患。表面假仁假義。已將玉匣取出。假作顧念前情。仗着外人。法力禁制。不能脫身。留此解勸。或是稍爲拘禁。便自悔悟。等到會後人去。再將玉匣飛刀請出。能殺便推在師父遺留的家法威力。不能再行合力加害。必欲殺己爲快。以免飛刀爲斷玉鈎所破。有損長眉威嚴。並還放走仇敵。留下未來心腹之患。主意真個再毒沒有。轉不如拿話給他叫破。免中暗算。心正胡思亂想。忽見飛刀。突在殿頂出現。曉月自是識貨。覺出以前。親見封刀入匣時。雖覺神物靈異。並無如此威力。枉自費盡心力。煉成一柄斷玉鈎。自信十分能敵。這時兩兩相較。分明僅能勉強阻擋。不勝結局。祇能緩死須臾。並非敵手。弄巧連元神嬰兒。也爲所斬。無能倖免。心胆立寒。不禁悔恨交集。一見飛刀。



電掣轉了一圈。對已飛來。尺許長一道銀光。精芒四射。直似一盪秋水。懸在空中。前面若有極大阻力。其行絕緩。憂懼危疑中。一眼瞥見妙一真人夫婦。目注飛刀。面有笑容。大有得意快心之狀。中座天蒙禪師。正在低眉入定。連那所抱三歲童嬰。也在他懷中。閉目合睛。端容危坐。相隨入定。迥不似初入仙府。青臚灼灼。東張西望。活潑天真之狀。怨毒之極。無從發洩。在座諸人。個個法力高強。一擊不中。徒自取辱。因來時天蒙白眉。中途忽然離去了好一會。回來便抱有這個嬰兒。聽他三人對談。此子竟是仇人。前九世的親生之子。與天蒙有極深淵源。劫世便在佛門。因受父母三十九年鍾愛。父母年已八十。忽遇天蒙禪師。渡化出家。後來功行精進。萬緣皆空。祇有親恩難報。不能斷念。爲此誓發宏願。欲憑自己多生修積。助父母修成仙佛。方成佛門正果。由此苦行八世。俱是從小出家。那前生父母。便是仇人夫婦。因是本身好善。積德累功。終於歸入玄門。成就今日仙業。此子雖算完了心願。但是過去諸生。除頭一世。在天蒙禪師門下外。餘均苦行修持。壽終圓寂。並無多高法力。又以時緣未至。終未見到父母一面。直到現今九世。投在一個多子的善人家中。名叫李洪。天蒙禪師。才去那家。暗地度化了來。一爲使他父子重逢。二爲自己功行圓滿。幾椿心願已了。不日飛升。而此子此生。須將以前諸生。所發宏願。一齊修積完滿。並還隨時助他父母。光大門戶。直到飛升靈空仙界。始能證果。當此異派雲起之際。非有一位法力高強的佛家師父。不可。故此帶了同來。看這時入定神氣。誤以爲天蒙禪師。正用佛法。度化嬰兒。使他元神堅凝。日後易於成

道。暗忖仇人。真個陰毒可惡。本是同門至交。因奪了我教主之位。才致今日慘狀。現我狼狽至此。毫無動念。反以速死爲快。聽老禿驢說。此子日後。於他發揚光大。大有助益。反正難免兵解。如不趁此時機。將此子殺死。就勢拚着原法。身不要。再去投生轉世。一面用斷玉鉤。敵住飛力。不等刀光照頂。先用飛劍。自行兵解。好歹出一點怨氣。仇敵雖多高明。此舉突然發念。又當自己勢迫危臨之際。人所不防。祇要下手神速。未必便想得到。卽或無效。仍是兵解。也無別的危害。想到這裏。惡念頓生。說時遲。那時快。曉月念頭一轉。默運玄功。心念所向。身旁斷玉鉤。變化成兩鉤。金紅色。耀發烈的光華。互相交尾飛出。直朝嬰兒飛去。其勢比電還疾。法寶又極利害。相隔這近。似此突然發難。便有大法力的人遇上。多半驚惶失措。拚着受傷。難於抵禦。在座諸仙賓。多不知此中細底。俱覺此舉太狠。激於義憤。知道救已無及。好幾位都在腐聲呼叱。待要下手。口剛一開。忽見鉤光閃處。嬰兒頂門上。突升起一朵金蓮花。竟將鉤光托住。嬰兒一雙漆黑有光的炯炯雙瞳。也自睜開。一點也不害怕。反伸出一雙賽雪似霜的小胖手。不住向上作勢連招。似想將鉤取下。又在不敢之狀。天葵禪師隨睜眼喝道。洪兒。你將來防身禦魔。尙無利器。適才憐你年幼。已將你多生修積功力。還與你。並賜你我佛門中。大金剛願力。既想在證果以前。借用此寶。便卽取下。何必遲疑。嬰兒答應。弟子遵命。敬謝恩師。隨說。小手向上一抓。寶光立化爲一柄非金非玉。形製奇古。長約二尺的連柄雙鉤。落到手裏。嬰兒這時。已經天葵禪師點化。洞澈風因。鉤取到手以後。立卽縱身下地。直朝

妙一真人夫婦奔去。眼繙淚珠。喜孜孜跪在地上。叩頭不止。真人夫婦。早知來因。隨命起立。等到事完。再向諸道長禮拜。妙一夫人。隨手便抱了起來。且不提多生再遇的母子親愛。那曉月禪師。一見嬰兒。頂湧金蓮。法寶無功。大吃一驚。忙運玄功收回。已被天蒙禪師。施展無邊佛法。相助嬰兒收去。再也收他不同。本就難於倖免。此舉殘忍。更犯衆怒。如怨仇人。不早自打點。就許形神皆滅。再轉人生。俱都無望。萬分惶急中。欲放飛刀。自行兵解時。那知天蒙禪師。話還未和嬰兒說完。就這一睜眼的功夫。那柄飛刀。本是飛來極緩。這時竟比初現時。飛得還快。連放飛劍自殺。都來不及。這裏斷玉鉤。沒收回來。剛試得一試。飛刀已電掣而至。到了離頭丈許。倏地展開。化爲一片三丈方圓光幕。將全身罩住。外圍漸有下垂之勢。知道利害。刀光祇往下一圍。不特通體立卽粉碎。化爲一股白烟消滅。連血肉都不會有殘餘。便自身嬰兒元神。也同時化爲烏有。想要自裁兵解。勢已不能。曉月禪師。枉自修煉功深。饒有神通變化。平日妄自尊傲。不肯低首下心向人。到此存亡絕續。危機瞬息的境地。也是心寒體戰。六神皆震。情知長眉真人。仙法神奇。在座諸人。誰也解救不得。便是乞憐求饒。也無用處。情急之下。頓生悔心。這時祇恨孽由己作。用盡心機。先期百計防範。到頭來。依然難逃顯戮。料定不免於難。便把雙目閉上。暗運玄功。打算死中求活。將元神縮小。靜俟飛刀上身時。乘隙將元神遁走。作那萬一之想。一面默禱師父。恩施格外。特賜原宥。祇使身受誅戮。不要傷及元神。便是萬幸。本心元神。不敢卽出。戰戰兢兢。潛伏待機。滿擬刀光四外。一合便卽了。

帳。但有絲毫空隙。無論何處。均可變化逃走。正在憂驚忡忡。不知如何是好。等了一會。不見飛刀近身。耳聽衆仙求情之聲。雖然自覺。許有生機。惟恐一時疎神。刀光突然合攏。元神不及遁逃。形神皆滅。心存戒懼。認作一髮千鈞。仍持前念。不敢驟然睜目。分了心神。並遭仇敵輕笑。暗將飛劍緊護元神。潛伏左臂腋下。準備刀光透體時。奮力一擋。略爲衝盪。開一絲縫隙。飛劍雖未必能保。元神或可倖免。準備停當。仍無動靜。方始略爲分心靜聽。果是玄真子妙一真人諸舊同門師兄弟。在那裏代向長眉真人求恩原恕。大意是說他叛道背師。投身邪教。忘恩反噬。多行不義。該正家法。予以顯戮。但他當初。祇是一念之差。並未爲惡。後受邪魔誘迫。迷途不返。日趨墮落。不能自拔。並非出自本心。二則嗔念太重。屢受挫折。有激而發。雖彼執迷不悟。一半也由於弟子等德薄能鮮。不知善處。感化無方。以致今日。爲此引咎。情願分任其責。敬乞恩師。大發鴻慈。並看在三位老禪師大師面上。念他相隨多年。能到今日。大非容易。前在本門。實無大過。特降殊恩。姑且原宥。暫免刑誅。予以最後一條自新之路。等語。曉月禪師聽出語氣純誠。並非實好做作。又知此刀。乃師留本門家法。便幾個道行最高的舊同門。如玄真子妙一真人等。三數人犯了教規。一樣受刑。無力避免。先還當前古至寶斷玉劍。專破飛劍飛刀。以及太白精英煉成之寶。可以抵禦。誰知師父。法力仙機。神妙莫測。一經相對。仍是相形見絀。萬非其敵。照飛刀神異。以及威力。誰也阻他不住。有這一念。早已應劫上身。怎會虛懸。祇覺寒氣森森。逼人肌髮。尙未下合。不是數限未到。便是師父。允了衆

人求恩原宥之請。卽或不然。也好趁這將落未落之際。查看一條生路。似此閉目等死。豈非胆小太過。弄巧反到誤事。更是冤枉。念頭一轉。忙卽睜眼一看。一千舊同門。俱朝飛刀跪下。求告將終。隨侍四弟子。俱未在側。在座一二十位仙賓。除天蒙。白眉。芬陀。瑛姆。優曇。李靜虛外。俱都迴避旁立。這六人也都就坐位前起立。祇天蒙禪師一人。仍坐原位。右手外向。五指上各放出一道粗如人臂的金光。將飛刀化成的光罩。似提一口鐘般。凌空抓住。不令再往下落。面容甚莊。等妙一真人等。求告完畢。忽朝自己微笑道。可惜可惜。一誤何堪再誤。長眉真人。已允門下諸道友之請。緩却今日懲處。你自去吧。說時。奮臂一提。刀光便似一窩絲般。應手而起。吃那五道金光握住。絞揉了幾下。金光銀光。同時歛去。禪師手上。却多了一把長約七寸。銀光如電的匕首。同時玄真子等。也紛紛叩謝師恩起立。走到禪師面前。由妙一真人。恭身將那飛刀接過。恭恭敬敬。捧至殿的中心。雙手捧着。往上一舉。仍化一道銀光。飛向殿頂。原出現處。又是一聲鳴玉。便自回匣。不見一點痕跡。曉月禪師。死中得活。想不到如此容易。一時心情。竟是恍惚。也不知是喜是憂。是愧是悔。呆在那裏。瑛姆喝道。你已幸逃頸戮。還不洗心革面。自去二次爲人。呆在這裏。有什麼處。曉月禪師。這才想起。震悸過甚。逃生出於意外。竟忘了叩謝師恩。還有對方道才此舉。不能說是無德於己。側顧座中。唯一舊友好。知非禪師。正朝自己搖頭嘆息。頗似關切。授意自己。此是剷復之機。休再執拗。無如對方。俱是仇敵。平日勢不兩立。忽然靦顏向仇人致謝。未免難堪。尤其瑛姆。和屠龍師太。尚在怒目。

相視狀甚鄙夷。師恩自是應謝。別的仇人。責下不了這個顏面。暗忖。今祇幸免一時。將來如何。仍視自己。行逕如何而定。也不在此幾句虛言。此時方寸已亂。心志未決。受制前師。與受制仇人不同。何必多此一舉。留人話柄。匆匆一想。便朝殿外禮拜。謝了師父不殺之恩。隨又起立。也沒向衆說話。祇朝中坐天蒙禪師。合掌說道。多蒙老禪師佛法相救。免我大劫。但我罪深孽重。勢已至此。或是從此銷聲隱退。閉門思過。或是重蹈前轍。再犯刑誅。此時尙還難說。敬謝大德。貧僧去也。屠龍師太。最是疾惡。前在峨眉門下。便與曉月不和。見他已是日暮途窮。一千舊同門。對他如此恩厚。依然不能感化。剛愎偏強。不肯回頭。聽那行時口氣。仍要捲土重來。爲仇到底。不禁憤怒。大罵無知叛師孽徒。慢走。你以爲祇有師父家法。始能制你。限你三日之內。如無悔過誓言。我便尋你。作個了斷。曉月禪師見他攔阻發話。不禁惱羞成怒。連道才愧悔之念也。一掃而光。便厲聲喝道。無恥潑尼。你也被逐之徒。靦顏來此。也配口發狂言。仗勢欺人。逞什麼威風。話未說完。忽聽天蒙禪師道。屠龍休得多此曠念。他自有個去處。管他則甚。曉月。你還不到地頭。何不快走。聽到走字。好似聲如巨雷。震悸心魄。大吃一驚。又好似着了當頭棒喝。心中有些省悟。身不由己。駕起遁光。便往殿外飛去。祇是飛遁迅速。殿外長橋臥波。玉坊耀彩。靈峯聳秀。飛瀑鳴玉。到處祥氛瑞氣。花花嵐影。仙府麗景。已是二次跌入眼底。由不得魔頭暗制。妬羨交集。貪曠之念重生。仇恨倍切。當時沒有停留。逕自飛去。屠龍師太聽他辱罵。並未怎在意。一經禪師喚住。便卽歸座。白眉禪師嘆道。此人根骨。

原是不差。否則當初長眉真人怎肯收錄。祇爲過去生中。風孽太重。以致一念之差。誤投邪教。爲魔力所暗制。他在黃山紫金灌隱居時。雖已入了旁門。仍然常時警惕。並未常與妖師親近。不合妄用機智。自信道力過深。欲巧借妖師之力。覬覦教祖之位。並還想俟妖師數盡以後。將他門下妖黨。一齊渡到峨眉門下。使其改邪歸正。自爲教祖。光大門戶。爲千秋萬世。玄門宗祖。起念雖由貪瞋。用心設想。也未始沒有他的道理。便對現今峨眉諸道友。也不過想到時。迫令降伏。屈居其下。並無傷害之心。却不知哈哈老妖。得道七八百年。爲苗疆邪教宗祖。祇管走火入魔。暫時身同木石。元神仍能飛行變化。運用自如。並自入魔不久。苦心虔修。所煉害人害己的陰魔。重又被他以法力智慧降伏。曉月初遇。與之鬪法。尙且不勝。如何能落在他的算中。又不合爲一尊徒。妄信妖婦許飛娘的蠱惑。慈雲寺鬪法時。誤用妖師祕傳。十二都天神煞。爲苦行道友。佛法所破。害人未成。陰魔反制。由甯川金佛寺。回醒以後。心中憤激太甚。竟不聽良友箴規。不辭而別。趕往苗疆。從妖師習煉妖法。由此越爲陰魔暗制。倒行逆施。日趨墮落。實則靈性早迷。明知是害。不計滅亡。平日法力。祇能用以濟惡。對於本身。全無補益。適我三人。帶他到來。爲踐我昔年與長眉真人之約。在他大劫未臨以前。先給他一個儆戒。就便由天蒙師兄。用佛法試爲其難。看他能否及早回頭。以免毀去那數百年修煉之功。飛刀爲長眉真人。昔年初成道時。降魔鎮山之寶。早已通靈變化。神妙無方。除我外。諸位道友。現祇一兩位。見他用過。本來繞殿一週之後。他便遭了劫數。因被天蒙師兄。

用佛法阻住。來勢甚緩。他如真能悔悟。一聲祝告。刀便飛回。他偏昏昧無知。見難洩忿。意欲暗算嬰兒。下手既毒。那斷玉鈎。前古異寶。也非常物。天蒙師兄。爲了嬰兒。尙無合用防身之寶。此寶又與曉月心靈融會。非以無邊法力。難於收取。又想借此警戒。那刀無了阻擋。立即如電飛來。本是難免。因他當時已生悔心。刀未下合。略爲一緩。天蒙師兄。又以佛家金剛手。將刀抓住。後經諸道友求情。方免於難。如非入魔太深。我等三人。不願強施佛法。逆數而行。致生別的枝節。祇再費點心力。便可強他醒悟。好在他道基頗厚。數應遭此一切。再經一世修爲。始能成就。孽滿劫臨。自能醒悟。祇好略盡心力。稍爲警惕。成敗禍福。仍然視他一念轉移。且由他去。屠龍道友。近已功行精進。此中消長。不應不知。爲何也要與他計較。屠龍師太。笑答道。弟子生性疾惡。見不得這等忘恩背德。狂悖乖謬的行徑。意欲加以誥誡。聽二位老師父法諭。現在想起。也覺多事。妙一夫人見雙方話完。便把嬰兒李洪放下。引朝衆仙賓。分別拜見。略說前生因緣。衆仙見李洪。生得面如冠玉。唇紅齒白。目如朗星。根骨特異。稟賦尤厚。適又經過天蒙禪師佛法啓迪。使其神完氣旺。髓固骨堅。小小童嬰。頓悟夙因。具大智慧。貌相又是那等俊美。宛如明珠寶玉。內蘊外宣。精神自然流照。無不稱奇愛贊。靈醮三仙。更極喜愛。等過來拜見時。甘碧梧首先攬至膝前。獎勉了幾句。由身畔取出一塊古玉辟邪。給他佩在頸間。說道。適聞諸道友說。你再有六七年。便須出外行道。目前諸邪猖獗。你又將曉月禪師的斷玉鈎。強借了來。異日保不狹路相逢。此寶雖無多大威力。却能防禦左道中的。



陰雷魔火諸邪不侵。用以防身。不無小助。客邊無以爲贈。微物淺。聊以將意。異日有暇。望在便中。過我靈嶠荒居。或能有所補益呢。李洪此時。已然回復前生靈智。迥非來時之比。聞言忙卽合掌拜倒。領謝起身。赤杖仙童阮糾。同了丁媼。已各取了一件寶物相贈。一是碧犀球。用以行水。能使萬丈洪波。化爲坦途。一是三枚如意金連環。也是專破左道。白骨箭類。陰毒邪法之寶。李洪一一拜謝受領。學了用法。去至下首。妙一真人面前侍立。妙一真人。這才手指李洪。轉對謝山道。日前拜讀家師養匣留示。此子本是佛門弟子。現今幾位前輩神僧。功行俱將圓滿。不及攜帶。而此子以前諸生。發願甚宏。須歷年時。始得圓滿。方今羣邪披猖。此子冲年在。外積修善功。不免到處。都有左道妖邪。與他爲仇。非得一位具有極大法力的禪門師父。傳以降魔本領。隨時照護。不可。道友適才。皈依佛門。也須有番修積。門下又無弟子。雖有二位令愛。不久便去。小寒山忍大師門下清修。不得隨侍在側。將來衣鉢。也無傳人。如令此子。拜在道友門下。實是一舉兩得。不知道友。心意如何。謝山一聽。自己的事。妙一真人竟早先知。好生佩服。便笑答道。小弟爲了一些世緣。轉劫多生。終無成就。今生枉自修煉了多年。對於過去生中。一切因果。竟是茫然。適才出迎三位禪師大師。幸蒙老禪師。大發慈悲。宏宣寶相。金輪普渡。佛法無邊。方始如夢初醒。悟澈夙因。現雖立志。皈依佛門。尋求正果。但是自來所學不純。法力淺薄。賢郎多生智慧。根骨深厚。現雖年幼。不消數年。必能精進。不可思議。小弟初入佛門。尙在學步。如何配做他的師父呢。芬陀大師。接口笑道。道友過於擔

謙休說此子。本你前生師姪。夙有因緣。謝道友又何嘗不是多生修積。釋道兩門。殊途同歸。無異一體。我佛門中法。說難便難。說易便易。道友新近皈依。僅自澈悟。還未修爲。心存客氣。自然患爲人師。謝山原極愛重李洪。祇爲初悟夙因。匆匆與前世師兄相晤。有些好話。尙未請問。自身尙無師承。如何便收弟子。爲此謙辭。及聽芬陀大師這等說法。妙一真人。祇是含笑不語。情知異人。言不虛發。事已定局。便起身答。謹謝大師教益。但後輩自身。尙無師父。如何收徒。齊道兄大囑。不敢不遵。祇請暫緩。容我拜師受戒之後。如何。邊說邊往天蒙禪師座前走去。本意近前。跪倒拜師。請求收爲弟子。那知剛一跪將下去。天蒙禪師本在低眉默坐。忽然伸手。向謝山頂上一拍。喝道。你適已明白。怎又糊塗。本有師父。不去問你自己。却來尋我。作什原故。謝山先吃普渡佛光一照。僅只悟澈夙因。以佛法素重傳授。未來如何修爲。尙須禪師指示。况又是前世師兄。爲了自己。遲却千年證果。受恩深重。覺着拜師。萬無不允。偏生對付曉月。好些耽擱。不便越衆前請。此念橫亘於胸。祇管智慧靈明。竟未往深處推求。及被天蒙禪師。拍頂一喝。猛的吃了一驚。當時驚醒。神智益發空靈。立即膜拜在地道。多謝師兄。慈悲普渡。指點迷津。禪師微笑道。怎見得謝山起身。手朝殿外一指。衆人隨手指處一看。原來靈嶺三仙。適在禪師等。未降以先。施展仙法。所引的明月已應時而至。照將下來。凝碧崖前。七層雲霧。連向由平湖後半。直連正殿平台。那麼寬大高深的洞頂。也被用移山法。縮向後去。這時殿外。正是萬花笑。齊吐香光。祥氛瀲灩。彩影繽紛。當空碧天澄霽。更無纖

雲虹橋兩邊湖中。明波如鏡。全湖數叢青。蓮花。蕩蒼全舒。花大如斗。亭亭靜植。妙香微透。那一輪寒月。正照波心。紅玉坊前。迎接神僧的百零八杵鐘聲。正是尾音。清景難繪。幽絕個凡。衆仙方自暗中贊美。瞻顧間。忽又聽天蒙禪師問謝山道。你且說來。謝山恭答。彼心寒月。池上青蓮。還我真如。觀大自在。禪師喝道。咄。本來真如。作什還你。寒月是你。理會得麼。謝山道。寒月是我。理會得來。禪師笑道。好好。且去。莫在灑我。謝山也含笑合掌道。你去。好好。白眉禪師。芬陀大師。隨即起立。同向妙一真人道。天蒙師兄。與寒月師弟。因緣已了。我三人尙有一事未辦。還須先行。要告辭了。葉續也和謝山一樣。有許多話。要請教。拜拜芬陀禪師。一見要走。忙即趕前跪下。吃芬陀大師含笑拉起道。道友心意。我已盡知。貧尼與你緣分止此。行得匆忙。無暇多談。你和謝道友一樣。從此禮佛虔修。自能解脫。前因適才想已知悉。何庸多說。葉續原已悟道。便笑答道。弟子也知無緣。祇請和老禪師一樣。略示禪機。賜一法名如何。說時。殿外雲幢上。鐘聲正打到末一杵上。大師笑向道。你既虛心下問。可知殿外鐘聲。共是多少聲音。葉續恭身答道。鐘聲百零八杵。祇有一音。大師笑道。鐘已停撞。此音仍還在否。葉續又答道。本未停歇。爲何不在。如是不在。撞他則甚。大師笑道。你既明白。爲何還來問我。小寒山有人相待。問他去吧。葉續會意大悟。含笑恭立於側。不再發問。李寧和采薇僧。朱由穆。楊瑾三人。見師父將行。各自趨前請命。白眉芬陀笑道。自照你們心意。做去。隨時襄助齊道友。登揚光大。行止歸去。均由於你。有事自會傳諭。留示。助已助人。勉力前修好了。

說罷。三位神僧神尼。便往外走。妙一真人等。知難挽留。祇得恭送出去。衆弟子香花禮樂。早已準備天蒙禪師笑道。何須如此。三人各自合掌當胸。向衆略一和南。便自平地上升。仍和來時一樣。祇是易下爲上。沒有來時雲層洞頂。阻擋曲折。去勢更是神速。妙一真人等。忙率兩輩同門。和先前出接諸仙賓。飛身恭送時。三人身已直上雲霄。祇見祥光路閃。微聞旛檀異香。便不見蹤影。衆仙禮送回來。又向謝葉二仙分別稱賀。由此二人。便入了佛門。一個改名寒月。一個改名一音。祇等小寒山一行。便各回山。虔修不提。衆仙到了殿內。妙一真人。便令新來嬰童李洪。行那拜師之禮。謝山自然不再推辭。行禮之後。見曉月禪師所煉斷玉鈎。由妙一夫人。連同靈嶠三仙。所賜三寶。分別佩戴。鈎插左肩之上。那鈎形製古茂。上面滿鏤奇書古篆。符引之類。寶光內蘊。靈異非凡。便對李洪。講靈嶠三位仙長。所說務須留意。此鈎不特前古異寶。並經現時寶主人。費了若干心血祭煉。原意用以抵禦長眉師祖。玉匣飛刀。可知利害。如非天蒙老禪師。佛法無邊。祇恐誰也用他不了。即便到手。也早晚必被原主奪回。看來曉月。對於此寶。必定珍惜非常。一旦受制佛法。爲一幼童所得。必不甘心。雖然老禪師。佛法高深。既肯取以轉授。又將他靈性隔斷。使爲你用。不致被他收回。便將來也不致有什危害。到底須要小心才好。你初拜我爲師。本應傳授一兩件防身禦魔之寶。一則我本玄門中人。剛悟前因。還我初服。尙未十分修爲。二則我所有法寶。除一心燈外。無什奇處。好在你已有此神物。更蒙靈嶠三仙。贈你三寶。此時到底年紀太輕。尙須隨我小寒山一行。回山。

修煉。且等我將法寶。重用佛法祭煉。到你他年下山之時。再行傳授吧。李洪拜謝。領命起立。仍去妙一真人身前立侍。甚是依戀。妙一真人笑道。癡兒。你已轉劫九世。前後千年修爲。怎還如此依戀難捨。李洪跪稟道。兒子自蒙恩師佛法警悟。想起以前諸生之事。父母慈恩深厚。好容易違顏千載。今始重逢。少時又要隨師還山。怎教兒子能捨。謝山道。你與令尊。千年父子。今始重逢。煞非容易。我爲全你孝思。並得多受賢父母教誨。此後許你每年一次歸省便了。李洪聞言。自是忻慰。妙一夫人道。今日開府。各位仙賓。所贈法寶珍物甚多。前又得了紫雲宮幻波池許多法寶。本可賜你兩件。也爲年紀太輕。尙非用時。且等將來省親時。我擇那佛門弟子。合用之寶。賜你好了。殿外衆仙。聞知謝山收徒。又是妙一真人夫婦前九世的愛子。紛紛入賀。諸葛警我等來時。正值神僧神尼去後。李洪在殿中拜師行禮。略聽完了經過。見齊靈雲周輕雲。秦紫玲。在殿台一角聚談。知三人奉命設置筵筵。正想過去詢問。衆仙席次。齊霞兒已點手相招。近前一問。霞兒笑道。大師父奉命引渡那兩人。怎麼樣了。諸葛警我道。師父原說。他二人師父。劫運未到。入我門中。尙非其時。不過二人不久便有難。此時先給他稍爲點醒便了。這兩人資質心性都好。我看他已有了警覺。祇爲師門恩重。不肯棄彼就此。到了時機。必求無疑。我爲奉命。代熊血兒問向芳淑師妹。索取陰雷珠。並點化虞狄二人。竟偷了懶。三位師妹。安排筵宴。想已齊備了。齊霞兒道。起初本是不論交情親疎。所有筵席。齊設這平台之上。遊園時。靈嶠三仙。公冶道長。和家師諸位尊長相繼提說。殿前仙景。

各有妙處。而到會仙賓。各有友好。門弟子也多偕來。行輩不齊。如在一處。盛會固較莊嚴。一則有等位。不免拘束。難求盡歡。二則席次也。費安排。最好除平台上。原設的五席外。餘者擇那風景佳處。分別設筵。聽憑到會長幼仙賓。自約同道友好。各任心喜。隨意入座。諸葛警我。爲衆門人之長。久與機密。知道此事。早在掌教師算中。爲免一些不相干的外客。和旁門中人。挑剔厚薄。故令一體設宴。却由別位仙賓。以觀景盡歡爲名。除主要五席外。餘者分設各處。不論上下各處。俱可隨意入座。實則功行深薄。行輩高低。以及道路。各有不同。絕不肯攪和一起。經此一來。既免魚龍混雜。又免因此生出別的枝節。齊霞兒當然也知此中深意。彼此相視一笑。更不再說。那殿台上的五席。俱是一律。兩丈四長。一丈二寬的青玉案。仙家筵宴。不同俗世。又值開府盛典。當中列是主位。做一字橫列向外。到時。玄真子與妙一真人四位。餘均本派同輩。每席共坐十二人。兩旁作八字形。各有兩席相聯。祇席坐均比主席高出半桌。以示尊敬。每邊各有二十四位。列坐的。俱是瑛媿。優曇。極樂真人李靜虛。百禽道人公治黃。靈嶠三仙。易周白朱二老。乙休。凌渾等。本派至交。以及半邊老尼。藏靈子。少陽神君。無名禪師。知非禪師。俠僧軼凡等仙賓。不是前輩真仙。便是各派宗生。神僧神尼之類。那些不速之客。以及旁門中人。見此盛況。主人祇管一體揖讓。也都自然自慚形穢。不敢與之并列了。五席之外。如湖堤。橋亭。靈峯。水閣。各處所設筵席。俱和殿台一樣。形式陳設。祇地方不同。人數不寡也。各聽隨意邀約。外來一干後輩。席設水閣之內。本門弟子。祇諸葛警我。

岳髮黃玄極。悟修齊霞兒。易靜瀨姑。鄧八姑。男女八弟子。在湖心水閣以內。作主人陪諸後輩。得以與宴。餘者有的司樂。有的司廚。有的在側侍宴。各有執司。祇等會後。仙賓散去。師長賜宴之後。經過二次傳授。或是奉有專命。或是自行呈請。分別由左元十三限。或由右元火宅玄關。通行一次。能通過的。三四日內。拜命下山行道。自信功行不濟。志在虔修的。也不勉強。在仙府內。與去留諸同門。歡聚暢遊三日。便去右元洞壁崖穴之中。苦修到了火候。再行請命。有那本身功力不夠。並未奉有特命。准予先積外功。隨時在外修爲。而又忘想一試的。徼倖通過這兩處難關之一。自可如願。如通不過。在師恩羽翼之下。雖還不致有敗道傷生。走火入魔的凶險。但也元氣大傷。去至右元洞窟。日夕熬煉。多受好些苦難。始得復原。自從妙一真人。按照長眉玉勅遺命。訂下規條功課。門下弟子。雖居住在這仙山福地。將來也必能成就仙業。但是成道以前。修爲至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功力根骨所限。分毫也勉強不得。如非真個道心堅定。精誠不渝。休想得列門牆。上來根基。先自紮穩。所學又是玄門正宗。上乘功果。所以後來峨眉派。日益發揚光大。爲各派北斗宗盟。門下弟子。到頭咸列仙班。卽或向道心堅。修爲勤奮。福緣不夠。強請入門。或是夙孽太重。無可解脫。劫數臨身之時。此生雖不免於兵解。而轉世以後。因有前生修爲。道基已固。再有師長同門。垂憐接引。成就自速。至不濟也是地仙散仙一流。至於中道爲邪魔所誘。叛師背教。或犯嚴規。誤入歧途。以致墜落的。祇得一人。那還是爲一二長老。難却引進人的情面。又見他夙孽雖是極重。資稟尙佳。

意欲勉爲其難。爲他挽回運數。那人也並非不知自愛。祇爲夙世冤孽太重。心又極於建立不到功候。便強隨下山。仗着靈警智慧。雖然通行火宅。走向前殿。偏生教祖他出。代掌仙府的。正是本身所拜師父。髻仙李元化。見他竟能如此精進。通行火宅。以爲可以無慮。未加誥誡。反予獎勵。以致下山不久。便遇夙孽糾纏。對方恰是一個極利害的邪魔之女。雙方苦鬪三日。終於受了誘迫。墮了色戒。壞去道基。不敢回山。又迷戀上妖女美色。迫不得已。與之同流合污。做了邪魔愛婿。由此惡行日多。終爲李英瓊飛劍所殺。連轉劫重修。俱屬無望。以後取材愈嚴。門人出處。越發慎重。更無一人再步前轍。此是後話不提。

#### 第四回

勝會集冠裳無限清光。爲有仙姬延月姊。同仇消茶蒂難忘。故劍還將駭史關。猿翁

隔不片刻。一輪皓月。已列中天。因有仙法排雲。碧天萬里。澄霽如洗。更無纖翳。顯得月華皎潔。分外清明。大殿中李洪業。已行完拜師之禮。待不一會。先聽殿中傳呼開宴。紅玉坊前。兩雲幢上的金蟬石生二人。重又鳴鐘擊鼓。跟着司樂衆弟子。鼓瑟吹笙。簫韶交奏。仙樂聲中。殿中衆仙。款步而出。玄真子。妙一真人。等主人。先趨平台前側恭立。重又向衆仙賓。致謝臨臨。厚意。肅客入席。衆仙賓早已各自約好同道伴侶。相待。紛向主人。謙謝幾句。另有知賓及諸弟子。陪同各人選中的席次。分別入坐。那在平台入席的諸仙賓。十九都是主人飛柬專使。專誠恭請而來的。前輩仙尊。各派宗主。或是同道至交。自有玄真子。妙一真



人等肅客就坐。主人一例揖讓。雖無世俗客套。都各知分際行輩。得道先後。除兩邊首坐。略互謙讓外。也自就坐。序列適合。無稍差池。衆仙賓中。赤杖童童。阮糾。甘碧梧。丁嬋。已得道千餘年。又是初次相見。自然推居東席上座。第四位以次。便是易厨。楊姑婆。一真大師。寧一子。少陽神君。天乾山小男。藏靈子。半邊老尼。無名禪師。知非禪師。鍾先生。鐵鑄道人。遊龍子。章少少。靈靈子。玉洞真人。岳韞。梅花仙子。林素娥。俠僧軼凡。此外還有隨靈嶠三仙同來的四位。男女媯仙。尹松雲。陳文璣。管青衣。趙蕙。雖是三仙弟子。但是得道年久。已成地仙。如論功行。便長一輩的羣仙。也多不如。自不應去至水閣。與一班後輩新進門人同列。經妙一真人夫婦。向三仙力請。同在平台入宴。本來席次尙高。爲有師長在前。祇得屈諸末座。算起來。恰好一列。兩席相連。共是二十四位仙賓。西席這面。首座極樂真人。李靜虛。以次晁瑛姆。神尼。優曇。神駝。乙休。百禽道人。公冶黃。追雲。叟。白谷逸。矮叟。朱梅。西藏派教祖凌淨。屠龍師太。金娉姥。羅紫烟。雷囊。仙子。華瑤崧。步虛。仙子。蕭十九妹。伏魔真人。姜庶。大熊嶺。苦竹庵。鄭顛仙。寒月禪師。一音大師。楊瑾。采薇。僧。朱由穆。李寧。姜雪君。林明淑。林芳淑。玉清大師。素因大師。也是二十四位。當中主座。是玄真子。妙一真人夫婦。髯仙。李元化。萬里飛虹。佟元奇。餐霞大師。元覺禪師。元元大師。坎離師人。許元。蒲頑石。大師。因峨眉。長一輩的。十三同門。苦行頭陀。已證佛門正果。飛升極樂。風火道人。吳元智。前在慈雲寺。遇難兵解。轉劫再生。年尙幼小。未曾引渡佛門。主座十二。却祇坐十一人。餘下雖奉請來。或是情深。或以道行淺薄。自謙。又不

似姜雪君。朱由穆。李寧。楊瑾。玉清。秦因等。與主人同道至交。淵源深厚。不敢與諸位前輩仙真并列。俱去別處入席的。如崑崙派中。後進劍仙。小髻客向善等。以及長沙谷王峯。鐵叢道人。新近歸正的。異派散仙。麻冠道人。司太虛。恆山雲樞窟。獅僧普化。滇池伏波崖。上元宮。天鐵大師。黃腫道人。凌虛子。崔海客。太行山。絕層崖。明夷子。大呆山人。北海冰洋島。五散仙。仇生明。夏寅。吉永。衛寒樵。令狐毓蘭。岷山。白馬坡。妙音等。一處禪師。浙江諸暨。五洩山。龍湫山。樵柴伯。恭。岷山。飛虹澗。女仙董天孫。蘇州。天平山。玉泉洞。女仙靈霜。鬢。湖北荆門山。女仙潘芳。陝西秦嶺。石仙王關臨。跛師。稽一鷗。小南極。不夜城主。錢康。苗山。紅菱燈。銀鬚叟。宜興善卷洞。長生。修士。路平遙。連同輩分。介乎長幼之間的。如北海陷空島。大弟子。靈威。叟。黑蠻山。鐵花塢。清波上人。南派散仙。騎鯨客。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無名禪師。座下。天鷹。西來。滙浮。天還。無明。度厄。六子。以及釋道兩家的。神僧劍仙等。尙有二三百位。因多與本書無關。祇此一會。日後無什事蹟可紀。那些聞風而來的。不速之客。也有海外散仙。也有旁門煉士。也有受了許飛娘等。妖人蠱惑。仗着以前。尙未破臉。假名觀光。心存巨測。到後震於仙府威勢。怯敵隱忍。終息詭謀的。異派中有名人物。至於衆仙。隨帶來的。門人弟子。更是不在少數。連主和客。全體統計。不下八百餘衆。從記名字。無什意思。好在後文。是在本書見過的。多有交代。無什相干。或是前已見過的。爲省篇幅。并使讀者早閱下文起見。這裏祇可從略了。當下兩輩侍宴的。本門弟子。捧上仙酒。肴菓。八百餘人。對月開樽。臨波把酒。祇見仙樂悠揚。萬花怒

放。香光如海。霞彩繽紛。端的仙景無邊。令人五官。應接不暇。神領佳話。千古流傳。決非尋常。所能夢見。飲到中閒。妙一真人。命隨侍男女弟子。嚴人英。司徒平。徐祥。鵝。施林。郁芳。衡。李文。衍。吳文。琪。周輕。雲。將先備就。賜給隨衆仙賓。赴會。諸後輩的錦囊取來。卽席頒賜。囊中之物。也有法寶。也有珍玩。也有靈藥。仙菓。品類不一。俱裝在妙一夫人。用東海鮫綃織成的大錦囊內。外用旒檀木爲架。懸在席前。由上述男女八弟子。隨手探與。各憑福緣厚薄得取。凡在水閣入席的。俱都有分。衆後輩仙賓。一一領收拜謝。無不忭喜非常。一會頒贈完畢。靈嶠三仙中。丁嫦笑指雲幢上面。金蟬石生二人道。今日主人。開府盛典。仙賓又極衆多。門下高弟。俱極勞苦。尤以雲幢上。司鐘磬的兩仙童爲最。資質又都極好。貴派規法至嚴。未便喚他下來。且借主人。仙廚美醞。略嘗慰勞。不知可否。妙一真人。知有用意。當着衆人。不便明言。便笑答道。小徒祇在上面司樂。并無微勞。旣承道友憐愛。敢不拜命。喚他下來。拜受好了。丁嫦道。那到無須。一則當此大典盛會。原定儀禮。豈容率易更張。二則此時。玉坊虹橋。碧樹銀燈。花光霞彩。月明星輝。多此兩幢撐空采雲。也生色不少。爲此一杯酒。何須升降周折。飛觴贈飲好了。說時。金石二人。司樂之餘。閒中無事。本在隨時留意。下面仙賓。言談動作。丁嫦又是借題送禮。語聲雖是不宏。金石二人。却聽了個畢真。不等妙一真人招呼。便在雲上行禮拜謝。心想靈嶠三仙。道行法力。何等高深。人又極好。這酒是主人的。豈不知客去以後。我二人便可享受。何必多此一舉。况又有慰勞的話。方疑此舉。藏有別的美意。一轉念間。丁嫦已要過

甘碧梧面前杯子。連同自己杯子。持在手內。往上一擲。便有尺許方圓。兩朵祥雲。托着兩隻玉杯。分向二人雲轡上飛到。二人連忙跪接過去。酒祇半杯。方要舉飲。猛覺杯底有物。落到手上。抵頭一看。金蟬所得。乃是一隻玉虎。大才兩寸。通體紅如丹砂。一對藍睛閃閃。隱射奇光。玉虎口內。青烟隱隱的似要噴出。神態生動。宛然如活。石生所得。乃是一塊三角形的金牌。也祇三寸大小。上面符篆。重疊交錯。竟分不清。有多少層數。二人原本一樣機智心靈。知非凡物。必是當着多人。不便明賜。假作賜酒爲名。暗中賜與。偷竊平台之上。玉清大師和姜雪君。正朝自己。注視微笑。在座諸仙。除了乙凌白朱。和峨眉交深情厚的幾位。祇朝上看了一眼。便各和隣坐言笑。彷彿明知。故作不解。餘人多似不曾覺查。心中歡喜會意。悄悄藏起。如無其事。見那祥雲尚在。祇朝了嫦。隨爲跪謝。便把酒杯。仍放雲上。任其托了。往下飛去。了嫦接過放下。笑道。藥不可極。廣寒仙子。何能久羈。我們已然飽飲仙廚。應該告行了吧。說罷。靈嶠三仙。首起謝別。跟着衆仙也紛紛告辭。當下除神駝乙休。白朱二老。玉清大師等五六位。有事暫留外。所有在會長幼羣仙。俱都起身。玄真子。妙一真人。仍率衆弟子。香花禮樂恭送。仙法一撤。明月隱去。凝碧崖前。仍是七層雲霧。封蔽。回復原狀。由靈嶠三仙。極樂真人。以次相繼。由平台虹橋等地。各駕祥雲遁光。向空飛起。到了凝碧崖上。空。紛向主人。舉手作別飛去。這時。月影沉西。天已快亮。祇見千百道金光霞彩。祥雲紫氣。挾着破空之聲。在峨眉後山。絕頂上空。四下飛舞。電閃星馳。晃眼全都飛去。不知去向。玄真子。妙一真人等。回到正殿。

收去兩朵雲。命衆弟子。自去擇地飲宴。歡聚三日。再看各人功力深淺。下山行道。或是留守修煉。隨與乙休白朱玉清諸仙。商談未來之事。因而談起李洪。將來成就。雖是遠大。但是道高。魔頭也高。照着長眉真人。玉勅遺命。李洪年甫十歲。便須下山修爲。開頭便遇到二個極利害的強敵。非有一件旁門至寶。不能收功。還有李英瓊。再往幻波池取寶。也有不少周折。事在李洪之先。不久便到。務請衆仙。隨時相助。白谷逸笑道。齊道友日來。開府事忙。我和朱矮子。替你辦了一件。事還沒對諸位道友說。此寶雖不是玉勅所說異寶。功效却也差不多。有了此寶。將來英瓊李洪。可以省事多了。說罷。手中遞過一物。妙一真人接過。和衆仙同看。乃是一個形如穿山甲。前面有一風車的鐵梭。長僅尺許。遍體俱是活鱗密鱗。藍光閃閃。發霞大師驚道。此乃當年紅花鬼母。七寶之一。名爲碧燐衝。威力不在玄龜殿。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之下。祇是不能和神梭一樣。載人用時。長約丈許。前面七葉風車。電轉靈飛。密鱗一起展動。宛如一條綠色火龍。發出數十丈碧焰寒燐。專一穿山行地。無論石土金鐵。被這碧焰陰火挨着。無不熔化成漿。陷成十丈以內的陷洞。寶主人便隨在後面前進。暗中侵害人家。尤妙是在走起來。一點聲息全無。不似神梭。還挾有風雷之音。老遠便能聽出。端的陰毒非常。我昔年初戒道時。鬼母尙未遭劫。偶因采藥。誤入滇南番境。曾經親見此寶妙用。微伴鬼母。以大劫將臨。不願無故。與本派結仇。又知我又是無心深入。看出他門人的行跡詭秘。一時好奇。暗中尾隨窺伺。因而發現。非有心作對。祇在我發現此寶之時。突然出現。好言勸

我離去并未加害。反送了好些靈藥。我自知不敵。也未再去。聞說鬼母遭劫之時。說門下七弟子。俱非善類。他在還能強制。他死以後。定必造孽無窮。爲他再生。添上許多孽累。本欲一齊迫令兵解。隨他轉世。再同修爲。六人都已當面兵解。祇第二弟子何煥。奉命有事在外。人更機警。早聽出乃師平日語氣。算計劫障。定必不免。乃師法令如山。難於抗拒。時刻都在留心。回山時。借故延遲。落在諸同門後面。隔老遠窺探前行。這時鬼母。已然中了極樂真人飛劍。祇爲想迫門人同行。免貽後患。而手下七弟子。恰有一半在外。勉強行法。忍苦強挨。不過運用元神。強支軀殼。祇可緩死須臾。不能持久。內中又有三個。桀驁不肯奉命。反與對敵的。經他手刃處死。益發耗了心神。等何煥到時。說完話。人已不支。何煥知他力已不能再殺自己。跪在地下。哀聲哭求。說自己從此閉洞清修。決不出外爲惡。鬼母一則此時已制他不了。又見他平日心性較爲和善。便要他立。永不爲惡的重誓。然後說道。我雖邪教。祇是天性乖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更知警惕。向不輕易爲惡。所以這次大劫。雖然不免。還得對頭容讓。不將我元神斬去。使我仍得再行轉世修爲。以求正果。不合以前一時偏見。收下你師兄弟七人。心性無一善良。我去以後。定必造孽多端。自遭天劫。結局還要累我。因此才想。將你七人。一齊帶走。使爲再世師徒。既免後患。還可再生。同求正果。內有三個。心存巨測。意欲叛我的。已爲我除去。連這世也都無望。你雖較他們。心性好些。到底仍易受人引誘。自取滅亡。本意令你同行。你偏昧於輕重。再四苦求。不願兵解。我門下七人。一個不留。你們不知究竟。

顯我太無師徒情分。所不放心者。祇恐你日後。以我所傳法術。害人而已。現既立下重誓。我也不強迫。但那本門七寶。暫時却不能授與。須守我誠。閉洞清修四十九年。到時七寶自會出現。到手以後。必須善用。須知誓願已發。祇一背反。稍存惡念。或受同道蠱惑。去與正人爲難。立即應報。遭那殺身之禍。務要謹謹遵守。說罷。便去洞內。久等不出。入內一看。已是化去。何煥葬師以後。正遍向同道朋友辭別。說他奉命閉洞參修。不再出與各事。特此辭別。以後便未再聽說起。此寶既然出現。必是這廝。靜極思動。受人慫恿。弄欲借此寶。由地底衝入仙府擾害。致爲白朱二位道友奪來。可是麼。白谷逸道。照此說法。定是這廝無疑。我二人先并不知有外賊。由地底來犯。乃是朱矮子。以前熟入麻冠道人司太虛。近年忽然覺悟。改邪歸正。因知四九重劫將臨。祇有齊道友。許能助他脫難。無如道路不對。無法干求。本意乘着慶賀開府。來此結納。不料走到路上。又遇上許飛娘。這個妖狐。與一妖人。在崖後密談。他早欲立功自見。仗着隱形神妙。老遠發現妖狐遁光。便尾隨下去。暗中查探。聞妖狐目前在黃山中。勾結了一個向不出山的異人。欲用此寶。暗入峨眉。先盜取了肉芝。再用邪法。乘機擾害自己。也知非敵。略爲得手。仍由地下逃去。說得甚是利害。祇未提說那人是誰。司太虛因聽人已由黃山起身。當夜便到本山。立即趕來送信。與我二人見面一說。立即商妥。將機就計。起初祇想誅敵。并無奪取此寶之意。因來的妖人。精於地遁。我們三人到了上面。又用千里傳音。命岳爨將甄良甄兌喚去。許飛娘明知我們防備森嚴。還敢令妖人由地底入犯。必

有幾分自信。司太虛匆匆一聽。對方姓名來歷。一點不知。又是個多年不曾出山的人。時機已迫。無暇度心推算。當年苗蠻四凶。本有兩個。在極樂童子飛劍之下逃生的。此後便沒有下落。恐是漏網二凶之一。憑我三人。雖然可操勝算。到底這兩邪法高強。比別的妖人不同。加以匿跡多年。忽然出現。知他這些年。潛居苦煉。鬧什花樣。惟防萬一擋他不住。除將上洞。離地千丈以下。用法術禁制。使其堅逾精鋼。并用移形迷蹤之法。顛倒途向。免被衝破禁制。闖入仙府。爲外人所笑。一面又令甄良甄兌。持我三人法寶。在底埋伏相候。起初料他。必是到了上洞左近。再行入土。我三人遠出數十里。分成三面。隱身空中相待。準備堵截。能在未到正洞以前。將他打發。豈不更妙。那知這斷行事。十分謹祕。仗着法寶神妙。竟不嫌費事。人在相隔峨眉二百里以外。便入了土。如換道行稍差一點的人相對。地底再沒有甄良甄兌。這兩個精通地道的人埋伏。單靠那喝土成鋼的禁制。非被衝進不可。祇管仙府能手甚多。他一露面。也必送死。決討不了好去。我和朱矮子混了這多年。事前還有人報信。如被這樣一個後輩妖人瞞過。衝入重地。這人怎丟得起。那斷也真有點伎倆。運用妖法。穿山裂石。通行數百里。竟沒一點聲息異狀。我們人在上面。留神查看。竟會看他不出。後來我們見所說時候已到。杳無蹤影。空中時有各方道友飛過。俱是由後山飛雷徑。來此赴會的外。試運玄機推詳。才知敵人。已到前山。正和甄氏弟兄。在地底苦鬪。本來不是妖人敵手。幸我先設禁制。那斷來路。深在地底。幾達百丈以下。一到便被禁制擋住。前面堅如精鋼。因未發現敵



人和別的異狀。甄氏弟兄埋伏之處在上。不知妖人已在下面。又未發動移形之法。自恃法寶能破禁制。便運用妖法。熔化那比鐵還堅的石土。打算祇穿通一條容人之徑。便可入內。這一來。未免耽誤了些時候。事有湊巧。周雲從。商風子。日前來投時。在路上。無心中得了一面寶鏡。乃上古禹王治水。按除水土中。潛伏邪魔的至寶。鏡光到處。地底三百六十五丈以上。明如觀水。纖微畢現。我命岳妻喚他二人上來時。正與商風子在一齊。商周二人。因不知鏡名來歷用法。到後。又聽諸仙同說。衆弟子自己所得法寶。須在開府傳授法術法寶時。一齊呈獻。聽命指點應用。初來覺着師戒尊嚴。不敢冒昧求請。祇不時向衆詞門私下打聽。甄良一想。同門中飛劍法寶。比他睡的頗多。我二人既指名喚他。蹤跡又要隱秘。須到指定之處相見。料是要用地遁之術。一時心靈。隨手借來。帶在身旁。以備萬一之需。先在地底埋伏。已然照看過。了兩次。覺着在地底。用鏡觀看。格外清晰。看得也較這些。妖人祇一近前。在三四百丈以內。萬無不見之理。便留了心。先沒料到。妖人由遠道而來。入土又是這樣。後來久等不見到來。便向禁地一帶。環繞巡視。不時取鏡查看。巡視時。由左而右。起脚正在妖人頭上。當時忽略過去。等到由右側繞將回來。算計時候將過。格外仔細。寶鏡不會離手。一到原處。果然發現妖人已到。正用此寶。發出百十丈的陰火碧焰。飄輪電轉。朝向猛鑽。那硬硬的。地底。居然被他穿通了好幾丈。如非全土皆堅。祇是一層鐵壁。定被破土而入了。有此兩層耽延。雙方動手較晚。甄氏弟兄。又長於地遁。如魚行水。不似妖人。不用法寶。祇用地遁。行

動便緩不能隨意通行。剛現危機。待要發動移形之法。乘機遁走。分出一人上來求援。我三人已自警覺。趕到。合力下手。才昧爲妖人所傷。妖人見勢不佳。趕忙運用法寶。返身遁去。我三人看出此寶有用。便分開來。由朱矮子駕遁光和甄良一起。在地底窮追。我和甄兌司太虛持了寶鏡。在上空追逐。原準備追出本山。到了聚花崖一帶。無有寺觀人跡的荒山。然後攔在妖人前面。用寶鏡照準他的來路。用太乙神雷裂開一個大地穴。等他一到。再用紫雲宮所得神砂。困住了他取寶。朱矮子又在地底連發太乙神雷。一路亂打。妖人本另有護身法寶。急切間。神雷也傷他不了。又長於隱形飛遁之法。逃也容易。祇敵不住而已。此時情勢。收了法寶。再捨地底死路。由上空遁走。并非沒有指望。不知爲何那樣胆小。除盡方防身外。身邊還帶有好幾件利害法寶。竟是一件未取出來還手。一味驚惶。循着原來途徑逃竄。追着追着。快要到了上下夾攻之處。忽然哀號道。諸位仙長。容我獻寶贖命。邊說。邊由身畔取出十件法寶。捨了這件。用以穿行地底之寶不要。任其照舊朝前猛衝。候的連寶帶人。發動陰雷。將所衝之處。百十丈厚的地面。爆裂一個大洞。化爲一條細如遊絲的碧光。破土上升。直射雲空。一閃不見。上下三人。事出倉卒。同時朱矮子。見此寶雖無人駕馭。仍在前駛。又急於收取。我尚在前。祇遠遠看見地裂雷震。人化碧光隱形遁走。不及追擒。正想罷手。因見下面此寶。仍發碧火飛駛。已由脚底過去。司太虛也說此寶難得。異日大有用處。我們雖不知用法。也可體會得出。或是重煉再用。均無不可。便由上空遁去。其行絕迅。如用禁制。竟來不

及。又追出百餘里。仍用前法。以太乙神雷破土神紗阻擋。才制住。費了好些手脚。幾乎將他毀去。才勉強收下。雖已強制縮小。陰火碧焰。依然強烈不斂。祇一疎忽鬆手。仍要飛去。但又不似原寶。主在暗中。行法收回。乃是此寶靈異。不知收用之法。便是如此。任其入土。無論投向何方。也是一味前衝。永無止境。非到穿入地肺。被元磁真氣吸住。年久化煉。成爲灰燼不可。自來收取旁門法寶。無此難法。正好笑我二人。枉自修煉多年。得一旁門之寶。還須回來向諸位高明之士請教。那地方原是棗花崖的前山陰。就在妖婦的巢穴隣近。司太虛前遇妖婦。和一妖人對談。便在左側危崖之下。並會見有一高大石洞。那妖人也是一個。向未見過的生臉。估量妖婦妖黨。也許還有詭謀。見爲時尚早。先在空中瞭望。前山幾個妖人。欲用那前已破去的攝心鈴搗鬼。已爲元元大師。辟道友。與諸位道友所斬。另一妖人。正與天狐寶相苦鬪。也吃諸位道友。專完趕去。誅戮。反正歸來。還有餘暇。樂得順便查看。相隔祇五六里。便同隱身前往。沿途查看。飛得甚低。走到路上。忽見山坡下。有一貌相醜怪的道姑。旁有一男一女。三個徒弟侍立。適追妖人。便跪在道姑面前。祇聽他對妖人說。以前你欺我已遭劫兵解。假意求恩免死。實則心存叛念。此時我如堅持。你必反抗。我想你既不知好歹。現既無力強制。念在多年師徒情分。姑使你立下重誓。允你之請。免去兵解。日後如能遵守。到了年份。你取得了法寶。不背師言犯誓。那時我已轉劫修成。再重歸我門下。也無不可。我門下弟子。如有叛師之行。已被我殺死三個。你雖存巨測。叛跡尚未昭著。人情到了急時。保不

誕而走險。總算你和我。臉還未抓破。人孰無過。祇能洗心革命。不忘我的訓誓。多年師徒情分。樂得成全。也使你們知道。前殺三徒。不是爲師父的情薄心毒。這多年來。我時常都在暗中查着你的行跡。本來早要見你。也許沒有今日。祇爲我兵解之後。你雖不曾爲惡。但是心實喜幸。以爲可以承受我的法寶。此後重與邪教。所以遍辭同道。說要閉關修煉。不出見人。再晤須在四十九年以後。你這些同道交往。無一善類。如聽爲師臨終訓戒。如冥去惡向善。避之惟恐不及。再見則甚。此等居心。已不可問。及至四十九年期滿。我禁制失效。法寶出現。你這長歲月。一心祇在盤算。將來如何廣收門人。創立教宗。始終沒有追念師恩。我那埋骨之處。你從未前往憑弔留戀。寶物一到手。立即遍訪舊日同黨。意欲重行結納。以增聲勢。及至連訪了好幾處。這些同黨。就在這四十九年之中。已爲各正教中人。誅戮迨盡。這才知道一點畏懼。掃興回山。可是你祇知身是旁門。須照旁門行逕去做。却不知旁門中人。如不以邪術濟惡。不論轉劫與否。一樣可以求得正果。便是我當初。雖不免做過兩件惡事。終因知道善惡是非。有能補過之處。祇管任性偏激。人如犯我。我必不容。但是人不犯我。我也決不犯人。祇到處與人方便。更能約束門人。不稍縱容姑息。直到兵解身死。仍決不肯留一遺孽。爲害人間。算起來。還是功浮於過。你看當時不違我命。甘心從死的這三人。是否今日都隨我改邪歸正。有了成就。你偏執迷不悟。雖不時常妄出爲惡。却未照你誓言行事。平日魚肉各洞苗蠻。祇遇在左道中人。便行結納。因此可見你當時叛我之念。發諸天性。並非畏死所

這此已罪無可追。故此我祇暗中留意。不想與你再見。靜候你犯大惡念。違背前誓。與正教中爲敵。意圖大舉之時。再行處置。使你應誓。收回我的法寶。果然你終日畏首畏尾。一旦遇見妖婦。用一淫女。向你蠱惑。便爲所動。竟敢仗持我這幾件法寶。欲入峨眉。盜取肉芝。忘翼仙業。也不尋思。既有這等好事。妖婦也非庸凡之輩。怎不自取。却送便宜與你。此你自尋死路。更無話說。速照當初所立誓言。自殺。身死雖慘。你曾修煉多年。祇元靈未耗。此去轉世。如能不昧夙因。謹記今日之事。時刻驚心。未始不可投入正教門下。尋求正果。卽或不然。再入旁門修煉。未亦禍福。也是難料。此是你昔年反跡未彰。我已轉世。故此寬容。如照我前生性行。祇合斬去元靈。能投人身。已是萬幸。求饒無用。再如遷延。祇有大害。妖人自知無幸。祇得滿面悲憤。將身畔法寶囊。取下遞過。并說此寶。已在來路失去。料爲敵人所得。弟子今日悔已無及。望乞師父。不念前惡。特賜宏恩。再世仍賜接引。免又遭劫墮落。那妖婦許飛娘。遣來蠱惑弟子的淫女。已被弟子來時識破。祇爲貪心。欲得肉芝。仍照所言行事。爲了信他。不過已將他元神。暗中禁制。弟子爲他而死。決不容他獨生。道姑忙說。此事萬不可行。話未說完。妖人說到末句。已用邪教中尸解之法。臉朝上。平空橫躍丈許。落在地上。手足四肢。立卽脫體。自行斷落。死於非命。我三人隱行在側。見道姑人願正派。祇聽說話。未見施爲。正查看他的道力深淺。是什路道。道姑一面命隨侍門人。掩埋尸首。忽然側顧笑道。孽徒失寶。忽在近側隱藏。不知何方道友在此。何不請現法身。便領教益。我們才知他。自煉之寶。不易隱藏。被

他看出。所以如此說法。我便搖手示意。叫朱矮子他們。仍自隱身。祇我一人持寶出去。看他還能覺查也未。果然他並不知人數。及至互問姓名。他却知道我的來歷。對於自己已往姓名行跡。竟不肯說。祇說前生之事。不願再提。今世入道。不滿百年。姓苗名楚芳。生自荆門世家。前因未昧法力。尚在年甫十二。便拜別父母出家。尋到一同轉劫的三個徒弟。就在荆門山中出家。前生的事。從未向人說過。便今日到會的。荆門女散仙潘芳。和他交好。也不知他細底。多少年來。祇在人世上。積修外功。以補前過。貌相醜。又隨時更換名姓。所行善功。向不使局外人知。對身受者。又力誠洩露。行藏最隱。向不與外人交往。潘芳也祇近四五年相交。爲此無人知他來歷。適才處置孽徒。發覺此寶。知有人隱身在側。料是正派中高明之士。故請一見。寶爲惡徒失去。本心不想索還。再見是我。率性傲人情。將收用之法。以及寶的本質。一齊告知。免我又去費事。這一大方。我反不好意思要人東西。還他又堅辭不收。祇得說暫借。將朱矮子等喚出。相見。他本因寶及人。如無此寶在手。我二人的隱身法。並看不出。他見朱矮子等現身。忽然嘆道。我祇說今生。又苦煉了多年。已具不小神通。兼有正邪兩派之長。不料見了二位道友。仍是小巫大巫。相差尙遠。經此一會。我又警悟不少。此後心願完滿。便須另覓名山。閉戶虔修。永不再以法術與人爭長了。我三人勸他師徒。來此赴會。他再三辭謝。說與我們交遊。現尙自漸往跡。不堪強附朋友之列。我們所尋妖人。他也知道。乃軒轅老怪門人。此時並無來犯的胆子。連雪山之行。俱未敢參與。旣和妖婦交好。早晚也必落他

套中。此時雖恨我們。却不敢來。人也不往當地。石洞污穢。也無人居。說罷。便自分別。苗山四凶。我祇見過一個。所以不知細底。沒想到他爲極樂童子所斬。竟會回頭。可見上天與人爲善。休說他爲人有善。有惡。瑕瑜互見。如非偏激任氣。傷了李真人好友。照他的前生爲人。我們也不會尋他晦氣。便是真有過惡。祇要勇於遷善。在大劫將臨以前覺悟。一樣回頭。是岸。轉禍爲福。令高足們。個個根骨至厚。緣福深巨。所以仙緣隨時遇合。所得法寶最多。比起別派門下。修煉多年。想求一口好劍。而不可得的。相去直有天淵之別。此寶既有不少用處。適才席上。我見靈驕三仙中。丁道友。又借賜酒爲名。暗中賜與金蟬石生。每人一件東西。他們得道年久。所煉法寶。樣樣靈奇。先賜賢郎之寶。已見一般。既然出手相賜。快非常物。况且幻波池。還有不少異寶待取。以後無論遇見何等妖邪。那還有難辦的事麼。妙一真人笑謝道。衆弟子有何德能。還不是諸位前輩。和諸至交好友。福庇玉成。始能有此。因見他們成道。一切無不得之太易。惟恐不知惜福自愛。不知艱難。故此嚴定規章。稟承家師勅命。設下左右兩洞。火宅十三限等難關。並在左元洞壁之上。闢下洞穴。爲留居弟子苦修之所。以考驗他們功行。堅其心志。紮穩根基。免致失墜。爲師門羞。且負諸位前輩諸良友成全的苦心。乙休方要插口。忽見楊瑾去而復轉。直降殿前。妙一真人迎問。道友有何見教。楊瑾入殿時。乙休道。我因和葉道友友好。他和謝道友。帶了仙都二女。和新收弟子李洪。前往小寒山。去訪忍大師。值我有事。雪山。便道相送。歸途遇見韓仙子和乙老前輩的兩位女弟子。畢真真花奇。

滿面憂惶。在空中徘徊。似在等人。見我路過。忙迎上來。約同降到下面。忽然跪地。哭求相助。問是何故。才知畢真真。生相太美。心却極冷。他在這裏赴會時。遇見白萍鳥散仙。凌虛子。崔海客的大弟子。虞重。想見他美貌。不知這位姑娘。有名的美魔女。辣手仙娘。專一含笑殺人。妄思親近。照花奇說。也并非有什邪念。許是前世冤孽。該遭此劫。入席時。本是衆弟子隨意落坐。不知怎的。虞重後進來。對桌有三空位。不坐。恰巧畢真真身右。虛了一席。他不和相熟。知交同坐。却繞過來。坐在畢真真的身旁。席間虞重。并無什輕薄言動。對於畢真真。祇是贊佩了幾句。畢真真却多了心。其實虞重。自知法力功行。不如在座諸人。又見他師弟揚鯉。自投到峨眉門下。功力大進。歆羨異常。聽那口氣。對誰都願傾心相結。畢真真當時。如不理他。也就罷了。祇爲誤解對方。不是玄門正宗。居心不正。意欲懲處。明明恨惡。却故意假以辭色。花奇知他師姊妹性情。看出不妙。連拿話點醒。虞重一點也不警覺。反到受寵若驚。誤把殺星。當作福神。以爲從此可以訂交來往。聞畢花二女。是否也在白犀潭居住。還是另有洞府。并說日後。專誠拜訪。畢真真祇對他說。白犀潭。外人不能涉足。自己也不在彼。住在岷山天音峽裏。雖未許其前往。也未拒絕。本定日後。虞重如真前往訪他。再行懲治。羞辱他一頓便罷。也是虞重死星照命。他和南海散仙。騎鯨客的弟子。勾顯。崔樹。從拜師起。便相識交好。往還極密。時常笑謔。無話不談。這時適巧同席。恰被勾崔二人。看在眼裏。三人的師規。都不禁婚嫁。崔海客便是夫妻同修。乃妻兵解轉劫。才十餘年。騎鯨客更是成道以後。才娶一



女散仙爲妻。在他們這一類的散仙。不似我們。除却嫁娶在先。以後同勘世緣。合巹雙修。成道以後。便不會再有婚嫁。神仙眷屬。認爲常事。祇不過在成道以後。遇有夙緣。情投意合。雙方結爲仙侶。在一處修煉。如劉奕合籍。互相扶持。同注長生。不似左道妖邪。以淫慾爲事罷了。勾崔二人。見畢真真貌既美。豔人又酒脫不羈。對於虞重。好似格外垂青。以爲雙方有緣。心中默契。當時恐當衆人取笑。女的羞惱。壞了朋友好事。還自裝駭。一言未發。等衆仙賓辭散各去。三人都是隨師多年。行動自如。祇和乃師稟說。別處訪友。便可不必隨同回山。虞重本想對方沒有叫去。尙欲自重。日後得便。再行登門往訪。暫時先且回山。勾崔二人。却想爲他促成良緣。以爲機不可失。尾隨在虞重身後。才離本山。便說有事相煩。各和師長一說。便朝岷山趕去。如趕不上。也許不致遭那殺身之禍。恰巧畢花二女。和荆門女散仙潘芳。一見投緣。宛如宿契。行時不捨。執意送他還山。因此反是三人先到。尋到岷山天音峽。二女未回。守洞神獸了零。甚是猛惡。幾爲所傷。掃興之餘。見當地風景甚好。便一路留覽回走。我想這時。韓仙子定必神遊在外。否則早已傳音警戒。何致出這亂子。偏是般般湊巧。却教臨身。無由避免。三人剛把岷山走完。到了江邊。快要飛起。二女也是趕回。爲在空中下望。見一白木船。過灘過灘失事。動了善念。下來由水中。將人救起。正遇三人走來。畢真真越認對方。有心輕薄。妄欲勾引。當者所救船家。不便發作。那地方。離白犀潭師父又近。便令三人仍返原路。在姑婆嶺山中。覓一僻靜之處相候。以作長談。這一來。休說勾崔二人。便虞重也不免動了

豈非分之想。喜出望外。一同依言。去住等死。一會功夫。二女趕來。先是花奇。看出師姊要動殺機。對方師父。既是峨眉東請而來。必非妖邪一流。苦勸不聽。柔着畢真良。救人之際。意欲搶在頭裏。警戒三人。休存妄念。找死一面。又裡查聽背後之言。究竟對方。是否輕薄淫邪之士。到時。正值虞重在和勾崔二人等辨。力說自往峨眉。見了開府盛況。和各派高弟。便自慚形穢。此番回山。決意立志清修。不再時出閒遊。致荒功業。對於這位畢道友。雖是前緣。承他垂青。假以辭色。一則他法力道行。均比己高。自問不堪匹配。二則雖然對他十分敬愛。終嫌遇合太易。他卒日人品。尙不深知。韓仙子道術雖高。也合我們一樣。不是玄門正宗。自問一無所長。此女忽然垂青。何取於我。既欲作一千秋佳侶。同注長生。又非世俗兒女。室家之好。不能不慎之於始。我先在江岸相遇。承他約來這裏密談。未始不作神仙眷屬之想。此時忽然心跳神驚。覺非佳兆。前念已是冰消。我們都是修道之士。少時二女如來。務須自重。暫時祇可結一忘形之交。等到日久。看明他心地爲人。是否可以長處。還須互出自願。然後再作打算。絲毫不可相強。我們交厚。當着二女。切不可和平日你我三人相對時。那麼隨便笑謔。勾崔二人均笑他迂而不情。這等天仙化人。能夠垂青。豈非夙世緣福。還要如此矯情。他如無心到你。必早見拒。也不會約地相會了。花奇聽出虞重。人品不惡。忙卽現身警告時。畢真真已忿怒飛來。見面不容分說。開口大罵。無知妖孽。瞠眼看人。自尋死路。三人俱都好勝。覺着是你先示好意。如何出爾反爾。這等辱罵不堪。欺人太甚。立卽反唇相譏。報以惡聲。雙方

便動起手來。既成仇敵。華真又迫人太甚。雙方自不會有好話說。虞重不合說他。自先冷谷勾引賈弄風情。這時却來侵犯正。以你這等無恥賤賤。便辱我一世緣我。也必不要。話既難聽。三人本也不是弱手。又想合力。將對方擒住。羞辱一場。於是益發激動殺機。見一人敵三。難於取勝。竟將師傅遇急始用。不許妄發的防身至寶。火月槍。西神劍。同時施為。猛下毒手。三人見勢不佳。想娶逃時。已是無及。虞重首先遇害。勾崔二人。仗着精於分身代替之法。各斷一條手臂。以作替身。借道逃走。當動手時。花奇在旁。大聲疾呼。力說三人。俱非妖邪。尤其虞重。是個龍人。詎耐華真。認定花奇怕事。一句不信。直到三人一死兩傷。花奇急得和他起誓。才自相信。雖覺事錯。以為師父素愛自己。又喜護徒。以前常犯殺戒。不過說幾句。至多受點小責。如有強敵尋來。師父越代出頭作主。無付相干。聽花奇埋怨絮聒。還在怪他胆小。先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正想回去。忽遇乃師近年唯一不時往還的好友楊姑婆。由這裏回山。已快到島。因為發現一事。折回來。往白面潭去。和乃師商談。中途正遇勾崔二人。因受了西神劍傷。雖得化身逃走。元氣損耗太甚。已難往前飛行。快要不支降營。楊姑婆原與三人之師相識。喚落救治。問起前情。楊姑婆人緣和善。最惡強橫。平日見華真。動發殺機。便嫌他心狠手辣。已向仙韓子。說過兩次。令其嚴加管誡。不可如此。今又作出此事。而凌虛子崔海客。曾以百年之功。費盡心力。採取三千七百餘種靈藥。和萬年靈玉精髓。煉成亘古神仙未有的靈藥。九轉大還金丹。和六陽換骨瓊漿。凡是修道。人無論兵解尸解。

元神鍊到年限。祇要法體仍在。便可用以復體重生。崔海客對此二藥。極爲珍祕。向不輕以示人。楊姑婆和韓仙子交厚。知此二藥。於他將來。有極大用處。可少去六甲子苦修。還是本來法體。乃子易晟。和崔海客。恰是莫逆之交。曾令往來。居然概允相贈。如何將他愛徒。無辜殺死。好生氣忿。虞重元神爲火。且撞所傷。也是損耗太甚。竟不能自飛。勉強附在崔樹身上。欲待回山哭訴。求師報仇。不料勾崔二人。也幾難自保。眼看危殆。幸遇救星。楊姑婆一面行法。醫好二人的傷。令其回山。一面護住虞重元神。趕來見了二女。便是一頓大罵。說畢真真。這等行爲。使你師父謬贖偏心。能恕你罪。我也不容。不久三人師父。便來向你師父要人。看你何以自解。說罷。拂袖飛去。二女知道師父患難至交。祇此一人。每年必往白犀潭看望。一兩次。每來師父必有益處。情分既深。又極敬服。他如爲對方作主。已是不了。何況又於師父脫劫成道。有極大關係的人。起初聽楊姑婆和師父說。元神祇管凝鍊。到了時候。終不如肉身成聖的好。原有仙骨法體。修鍊多年。棄去可惜。并還要多費好幾百年苦功。才能修成地仙。長子易晟。有一至交散仙。鍊有靈藥。已囑求贈。祇能得到時。至便可以原體成道。當時未聽說起名姓。不料竟是適才誤殺人的師長。再一細想。自己行爲。委實也有許多過處。仗着師父平素鍾愛。法令却是極嚴。前爲自己好殺。已曾加誥誡。再如不悛。便處嚴刑。所殺的人。十九還是罪有應得。似此以機心誘人爲惡。妄肆殺戮。并還不是情真罪當。又不聽花奇勸告。不管善惡是非。任性孤行。如何還能容恕。想起師父翻臉時情景。不寒而慄。人去以後。嚇

得面目失色。無計可施。見我路過。迎住。求我繞道來此。告知乙老前輩。和妙一夫人。急速設法救他。此時二人也不敢回白犀潭。須去成都朋友處暫避。等乙老前輩與妙一夫人。爲他轉圜。免去墮劫之慘。再行見師請罪等語。行時。并說楊姑婆。和乃師商量的事。乃是天癡上人。因上次乙真人。銅榔島救他兩個孫兒。致天癡當衆丟臉。面子難堪。彼時又曾和天癡。訂有白犀潭再見的話。爲此恨毒。他知白犀潭之行。多半佔不了便宜。特意先期趕往赴約。一面又在島上。設下極利害的埋伏。準備此來不利。轉激乙老前輩。自投羅網。已定日內島上陣法。佈置完竣。命門人往白犀潭。投柬定約。跟着便率領門人前往。與乙老前輩鬪法了。乙休笑道。癡老兒要尋我報復。銅榔島火焚磁峯。強救易氏兄弟之厄。早已在我算中。他平生從沒吃過人虧。所以把上次的事。認作奇恥大辱。這次向我磨纏。非教他丟個大臉。挫挫他的氣焰不可。本來這裏會後。就應該走。祇爲齊道友。三日後要考驗門下高足功行。以定去留。那左元十三限。右元火宅。兩處難關。尋常修煉多年。有道之士。尙且難過。他偏拿來考驗這些新進門人。固然法良意美。門下諸弟子。美質良材甚多。修爲日淺。而道心堅定。不慮無人通過。終覺出題太難。再者此番。如通不過。不特將來更難。非下十分苦功。朝夕勤修。不能有望。并遠要在左元崖穴中。受上多年活罪。別人與我無關。司徒平。秦寒萼二人。當初因我不願失信。臧矮子。令他夫妻。往紫玲谷赴約。雖明知二人。該有這場劫數。但我以爲一切算就。照此行事。便可免難。那知陰錯陽差。仍爲臧矮子所算。雖是二人道心。不似秦紫玲堅定。

又以行時負氣。諸多自誤。總是我當老前輩的。預謀不臧所致。我才答應他們。始終維護。必使成道而後已。這初次出山。修積外功。關係將來成就非小。如憑二人本身。真元已失。要想這次通行火宅十三限。十九通不過去。弄巧還許白吃一場大虧。多受許多年艱苦。更不必說。爲此暫留數日。欲助他二人。渡過難關再走。偏生天癡老兒。尋我麻煩也在日內。他雖沒奈我何。到底來者不善。也須先爲之備。才能穩占勝着。我和齊道友。雖是患難至交。貴派正當開山鼎盛之時。其勢不能爲我一人。有所偏私。便請齊道友。徇情壞法。走祇好走。我既心許他夫妻。終要成全。好在白朱二道友在此。請齊道友看我薄面。對他二人格外加恩矜全。雖仍照教規。使其通行。不令獨異。但請令二人。由火宅通行。不經左元十三限。一面并請白朱二道友。暗中鼎力相助。我少時再賜二人。兩道靈符。以作守護心神。防身之用。這樣衝過。固然勉強。但我既請齊道友。法外矜全。此後他二人的事。便和我的事一樣。如遇奇險。無論亂子多大。相隔多遠。我必趕往相助。決不能使他爲了功力不夠。貽羞師門。以免別的弟子。援此惡例。不知三位道友。肯酌情推愛。予以成全否。妙一真人笑道。日前開讀家師玉勅。門弟子功力不夠。而此時必須下山行道的。何止他二人。這些內外功行。同時修積。都由火宅通行。司徒平。秦寒。羣原在其內。祇不過各有各的福緣。遇合如無大力相助。憑諸弟子功力。仍難通行罷了。道友道法高深。法力無邊。每喜人定勝天。實則道友之助二人。也早在數中。此時衆弟子。正在歡聚。道友又是起身在卽。所賜靈符。請交小弟。到時轉授好了。乙休隨將

靈符取出。交與妙一真人。笑道。天下事。各有因緣。不能勉強。令高足司徒平。自從初見。我便心喜。近見他向道。既極堅誠。修爲又復精進。心地爲人。無不醇厚。越發期重。我雖喜逆數而行。究無把握。他遲早成道。自不必說。祇不知他將來能否因我之助。免去他夫妻這一場兵解麼。朱梅接口。笑道。駝子你總是放有好好神仙歲月。不過終日無事找事。既肯爲外人操。這許多閒事。你那兩女高足。誤殺了崔海客弟子虞重。又把騎鯨客勾崔二弟子。手臂斷去。雖說事出誤會。到底說不過去。令正夫人。那樣皮氣。定必嚴處無疑。二女資質既高。又在令正夫人門下。修煉多年。尋常海外那些散仙。都未必及得上他。萬一令正夫人盛怒之下。將他殺以抵命。豈不可惜。他二人知你恩寬慈愛。求楊道友。前來乞恩。怎才給他設法轉圜。一字不提。置若罔聞。是何原故。乙你笑道。你那知道。我那山荆。素來謹饋。較我尤甚。醜女花奇。爲人忠厚。尙可。惟獨畢真。真這個孽徒。被山荆憤得。簡直不成話說。你聽他那外號。豈是修道人的稱謂。如在峨眉門下。就此七字。也早逐出門牆了吧。以前因他所殺。多是左道旁門中人。雖不免於偏激。有的罪不致此。也還有個說詞。似此口蜜腹劍。深機誘殺。焉有姑息之理。你看山荆平日縱容。一旦犯了大過。祇一變臉。毫不留情。誰也勸說不來。這孽徒太以疾惡好殺。昔遊終南。與華山派。幾個小妖孽鬪法。一日之間。連用山荆所傳法寶。殺了十一人。中有兩個。并非邪惡。因與妖徒爲友。偶然同坐。也遭了波及。全數殺光。一個未留。那兩人師長。恰是山荆舊交。查出根由。前往白屨潭訴苦。他本已該受責罰。偏是胆大妄爲。惟恐來人

告發。竟敢乘山荆神遊之際。欺那二人。自從山荆遭難。從不登門。交情泛常。妄自發動潭底埋伏。將來生狀的人擒住。凌辱強迫人家罷休。永遠不許登門。并立重誓爲信。才行放走。那來人也是成道二三百年的散仙。當時吃他制得。死活皆難。沒奈何。終於屈伏回去。連愧忿帶冤氣。幾欲自裁。最終仍是恨極。因孽徒會說。如有本領。可自尋我報仇之言。自知此仇難報。竟不惜辛苦艱危。欲費百年苦功。祭鍊法寶。來尋山荆孽徒。報仇洩恨。由此樹下兩個強敵。不久被山荆聞知。盛怒之下。便欲追去魂魄。使受九年寒潭浸骨之苦。祇爲他修鍊功深。一面哀告乞恩。一面守住心神。拚命相抗。山荆又不忍使真個墮劫。下那毒手。才得苟延殘喘。已然吊打了三日夜。花奇拚命犯險逃出。向我哭求解免。上次我遣司徒平。白犀潭投簡。一半因爲我夫妻。將來之事。一半也是爲了這個孽徒。此事可一而不可再。此去勸自然勸。山荆知我。能不惜費事。使虞重再生。早日成道。或是另尋一好廬舍。另把左道中人的臂膀。尋兩條來。再向陷空島。討些萬年續斷。與勾崔二人。接續還原。聽我一說人情。也必以此要挾。我也自然答應。但是孽障罪大。處罰仍照預定。決不因我而免。祇不過山荆借此收科。說因我勸。方免廢却他多年功行。誅魂戮魄。永世洗滌之苦罷了。追雲叟白谷逸笑道。諸位道友。休聽他自壯門面的話。駝子和他夫人。先也和齊道友一樣。累劫近千年的患難夫妻。祇是不能歷久。最後一劫。他竟忘前好。不講情義。以致韓道友飲恨至今。平日非但不與見面。連送封信去。都須轉託外人。上次駝子命司徒平白犀潭投簡。便是想他夫人。是否年久恨



消。回心轉意。不料這一試探。果有一線轉機。覺着司徒平不惜艱危。幸完使命。大是有功於他。所以對他夫妻情分獨厚。跟着得尺進步。知他夫人素來好勝。駝子多麼薄情。名分上總是丈夫。決不容外人上門欺凌。借着銅椰島救人放火之事。把癡老兒引上門去。以圖與他夫人言歸於好。我想韓道友出頭。夫妻合力。使癡老兒吃點苦頭。自是無疑。可是韓道友心中。仍未必無所介介。再似昔日夫妻同心。誰說的話。都能算數。怎能辦到。祇恐駝子不開口。講這人情還好。如若開口。弄巧人情不准。還要加重處罰。那才糟呢。乙休正要答話。朱梅也插口道。這話并不盡然。多不好總是夫妻。畢花二女。日侍韓道友身側。乃師近年心意。必已窺知。如見不行。必不肯苦求楊道友。請駝子爲他設法。開府時。二女我都見過。資質果是不差。似此好殺。固應儆戒。萬一韓仙子。自覺動了真怒。毀去他的道力。迫使轉劫。可太可惜。虞重死得雖冤。物腐蟲生。并非無因。座中同輩甚多。爲何單對此女慇懃。本身也有不對之處。不能專怪一人。此事明是夙孽。駝子既有起死回生之力。正好施爲一體成全。對此女也略加懲處。儆其將來。庶幾情法兩盡。韓道友決不忘情。故劍。駝子所說。罰已前定的話。極爲有理。但是此罰必重。非所能堪。最妙能得妙一夫人。再爲從旁關說。就不致有大罪受了。乙休笑道。當初山荊。如不應前誓。遭那劫數。在白犀潭寒泉眼裏。受這些年苦處。那有今日成就。怨連這次道家四九重劫。都等不到。就墮輪迴了吧。他因劫難已過。不特四九重劫。可以無慮。而他多年苦修結果。現在已成地仙。何況不欠。仍要原體復生呢。因禍得福。早已明白過。

來。祇是昔年忿激之下。話太堅決。當初我也實在疾惡太甚。不爲他少徇情面。恰值癡老兒。自我無趣。正好借此引他出來。祇一見面。便無事了。孽徒自恃山荆所傳末技。妄肆殺戮。本應從重責罰。追去法寶道力。逐出門牆。才是正理。祇爲念他平日。功浮於過。心品尚端。除性情剛激外。并無大過。在愚夫妻門下。修爲這多年。也煞非容易。又重楊道友情面。不爲己甚罷了。假使山荆。真個護短。便我也容他不得。焉有輕易赦免之理。你祇顧孽徒將來。可以爲你門人之助。便阿私所好。知道山荆。敬佩妙一夫人。必能一言九鼎。却不想我們修道人。最易爲門徒所誤。我因生性好勝護短。現決不肯收徒。便是爲此。齊道友梁孟。爲一派宗主。羣倫仰鏡。自己立法。尙恐不嚴。如何別人孽徒。犯了大過。反到強他。前往說情。日後他衆高足。如若有過。見有前例。勢必也去求了師門至交。前來求情。那時何以自解。現在峨眉門下諸弟子。如有似孽徒這等行徑。嚴刑酷罰。雖未必使其身受。追還法寶。飛劍斬首。永不收錄。定而不移。似愚夫妻這等愛才姑息。祇受些磨折。仍留門下。必遺以爲其罰太輕。如何還肯譁這人情。爲日後門人犯罪張目。你不是白說麼。朱梅吃他搶白。笑道。駝子說得有理。想不到你近來。居然改了皮氣。可喜可賀。反正是你夫妻愛徒。與我們外人何干。且由你夫妻。一個好人。一個惡人。去做過場吧。妙一真人道。乙道友既說預爲戒備。怎還不走。早到岷山。與尊夫人先見。商談應對。豈不省事一些。乙体道。山荆自上。次我令司徒平投簡。曉以利害。并把這友助我脫困時。所說的話告知。雖已省悟。但他因我殺他家人。不稍留情。終是有點

介介如外見面不免爭論。我素厭人絮聒。答話不免切直。過傷他心。未免有違初意。他已苦難多年。祇有等到癡老兒登門。他耐不住出來。同仇禦侮之時。再行相見。他自先出頭。便不致再有違言。彼此默契。我再拿話一點。從此不提前事。豈不省去多少嘈囂。至於我所說的準備。自從銅椰島回來。早已備就。極爲容易。我算計癡老兒。還有三日才到。再停片時起身。沿途埋伏了去。他一意孤行。必不知我設伏相待。我等他由頭上飛過。已與山荆交手。我才趕到。時候足有餘裕。祇不能在此等候。諸位道友。傳授衆弟子道法。派遣下山行道罷了。妙一真人道。天癡道友修鍊多年。雖然夜郎自大。教規甚嚴。師徒多人。并無過惡。道友此去。保不予以難堪。偏是小弟等。暫時無暇分身。爲雙方化解。最好還是請賢梁孟。適可而止。勿爲已甚吧。乙休笑道。他今來意。大是不良。我不傷他。他必傷我。管他銅椰島天羅地網。我先僭估一點。上風日後再說。妙一夫人道。好在二仙。誰也不能致誰死命。不過他隨來門徒。俱極忠心。如有忤犯。却不可與計較。乙休道。那是當然。誰耐煩與這些無知小輩。一般見識。玄真子道。道友修道多年。道行法力。無不高出吾輩。祇是微嫌尙氣。天癡道友一敗。必以言語相激。最好期以異日。大家從長計議。并非說道友前往失陷。所可慮者。不是道友不濟。反是道友法力太強。萬一不幸。雙方操切偏激。各走極端。惹出滔天大禍。亘古不遇的浩劫。休說二位道友。便我等已早慮到。不能醫救預防的。也造孽無限。百劫難贖了。乙休笑道。諸位道友放心。此事決不致於我。我一時走也好。白朱二老道。癡老兒對我二人。也早存有敵意。如

往觀場解勸。適足逢彼之怒。祇好靜聽捷音。暫且失陪了。乙休笑道。我和山荆已是兩人。他帶得人多。總是些無用後輩。你兩個如去。更當我倚衆凌寡。欺負他了。到是此時。我不能先往岷山。那裏也須有個部署。峨眉諸弟子。待命將發。也在日內。不便遣往。此時最好能得一人。代我前往。我還須另外物色呢。說罷。便即起身。衆人送出平台。乙休力阻勿送。道聲再見。滿地紅光照耀。便自飛走。玄真子道。此人真有通天澈地之能。如非天生特性。便是天仙。何嘗無望。白谷逸道。此人可愛。也在他這性情上。他和天癡老兒。俱是鍊就不死之身。便道家四九天劫。也祇不過使他略知戒愼。仍奈何他不得。如此雙方仇怨相尋。不知何時是了。妙一真人道。此事已和大師兄熟計。此時誰也不肯聽勸。且等到了不可開交之日。再想法吧。朱梅見楊瑾含笑不語。便問道。駝子適才明向道友。助他先往岷山一行。他素不肯求人。居然示意。可知重要。道友爲何祇做不解。楊瑾道。此來原奉家師之命。有事於此。就便爲凌雲鳳。少效棉力。畢花二女所託。乃是附帶。大方真人。將天癡上人師徒。因禁白犀潭寒泉眼裏七日夜。再行放他回島。家師已先囑咐。如何可以助他。朱由穆姜雪君素喜三位道友。還要回來。也是爲了大方天癡二位。這場爭鬪。須在途中等待一人。不然也早來了。正說到此。忽聞旂檀異香。楊瑾玉清大師。齊說三位道友來了。話言未了。隨着香風。一片祥光。飛墮殿台之上。果是白眉門下弟子。采薇僧。朱由穆。李寧。同了瑛姆。唯一愛徒姜雪君。互相略爲禮談。便說起師弟乙休。和天癡上人圍法之事。下文便是天癡上人。與乙休講箇子白犀潭開去。

圍易靜李英瓊。三上依還嶺開府。波清。七小闕顛師另闢小仙府。齊靈雲。長。重返紫雲宮等熱鬧情節。至爲繁多。不及備述。均俟下集分解。

不准 有 作 翻印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再版

蜀山劍俠傳 廿六集

每集實售國幣

著者 環 珠 樓 主

出版者 兩 利 書 局

總發行 正 氣 書 局

五滬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杭州 敦 仁 街

特約發行 正 氣 書 局

各書局均有代售

Handwritten numbers and symbols on a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a ledger or notebook page.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columns by vertical lines. The leftmost column contains a list of numbers, some of which are crossed out. The middle and right columns contain larger, stylized numbers and symbols,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large 'Z' or '2' and a large '14'.

1025	1040		
1084	1100		
1727	1750		
360	380		
352			
4427			
779			
639			
1494			
1627			
189			

Large stylized numbers and symbols:

- Large 'Z' or '2'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 Large '14' in the middle right quadrant.
- Large 'Z' or '2'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